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绿山墙的安妮

LvShan Qiang De AnNi

[加]露西·蒙哥马利

李菲/编译



美绘

MEIHUI QINGSHAOBAN

青少版

不朽的作品，经典的译本，

青少年完美心灵的必读书！

一部最甜蜜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

一本让家长、老师和孩子都能从中获得感悟的心灵读物。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绿山墙的安妮》小说文字清新流畅，语言生动幽默，处处洋溢着迎合儿童心理的生活情趣。作者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用幽默的语言临摹童趣盎然的生活，巧妙、缜密的构思使得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马修和玛丽拉兄妹对安妮发自肺腑的疼爱和无私的付出，感人至深，而安妮纯真善良、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形象更让人掩卷难忘。






翰林学校(小学部)
1051874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蒙哥马利／著　李菲／编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蒙哥马利（Montgomery,L.M.）著；李菲编译.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7

ISBN 978-7-5521-0079-2

Ⅰ. ①绿… Ⅱ. ①蒙… ②李… Ⅲ.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加拿大 – 现代 Ⅳ. ① 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643 号



绿山墙的安妮

（加）露西·蒙哥马利（Montgomery,L.M.）著

出 版 人：铁 山

出版发行：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邮　　编：021008

印　　刷：三河市宏凯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白 鹭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0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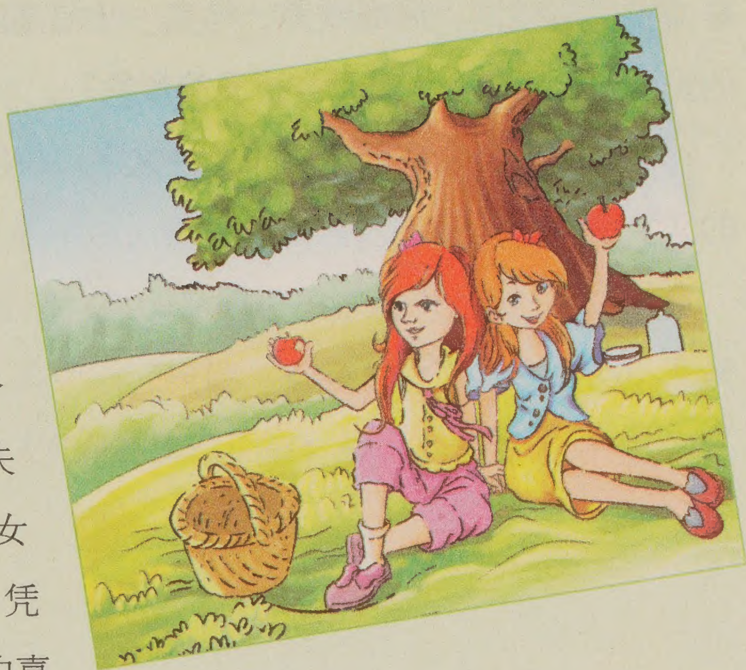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521-0079-2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阅读说明书

内容简介



《绿山墙的安妮》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它是曾让两位英国首相都为之着迷的美妙故事。

《绿山墙的安妮》主人公是一个叫安妮·雪莉的小女孩。安妮自幼失去父母，十一岁时被人领养。小孤女个性鲜明，善于幻想。她自尊自强，凭自己的刻苦勤奋，不但得到领养人的喜爱，也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敬重和友谊。



马修与玛瑞拉兄妹俩在绿山墙过着平淡从容的生活。为了给患有心脏病的马修找个帮手，他们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不料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的竟是一个满头红发、喋喋不休的十一岁女孩安妮。

小安妮天真热情，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象。由于酷爱想象以及“爱美之心”，安妮给自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她不断地闯祸，也不断改正错误。在朋友、家人和老师的关爱中，小孤女安妮渐渐变成了绿山墙里快乐成长的小主人。

《绿山墙的安妮》这部加拿大儿童文学名著自1908年问世以来，已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达几千万册，并在加、美、英、法、德等国相继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剧，风靡欧美。马克·吐温高度评价这部小说，称“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

该书问世至今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持续发行5000多万册，是一本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生于加拿大克利夫登。在蒙哥马利两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把她寄养在外祖父母家——凯文迪斯村，自己则搬到加拿大西部去了。1904年春，蒙哥马利一时灵感突现，花费两年时间创作了《绿山墙的安妮》，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蒙哥马利因此而受世人瞩目。1942年，蒙哥马利因病逝世，葬于爱德华王子岛上。至去世为止，蒙哥马利写了22部小说，其中以“安妮·雪莉”为主角的系列小说就有10部，譬如《安妮的少女情怀》、《安妮的梦幻小屋》等。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3 with funding from
Kahle/Austin Foundation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bn_9787552100792



绿山墙的安妮

目 录

第 1 章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illegible] 1
第 2 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精读）.... 9
第 3 章　玛瑞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精读）.. 21
第 4 章　绿山墙的早晨 28
第 5 章　安妮的身世 32
第 6 章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精读）........ 36
第 7 章　安妮的祈祷（精读）.............. 42
第 8 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 47
第 9 章　林德太太受了惊吓（精读）........ 52
第 10 章　安妮的道歉 59
第 11 章　礼拜日学校印象（精读）......... 65
第 12 章　关于友谊的誓言 71
第 13 章　安妮的坦白 76
第 14 章　黛安娜来喝茶 83

绿山墙的安妮



目 录

第 15 章 可怕的想象力（精读）............ 90

第 16 章 另类的调味品..................... 95

第 17 章 危险的游戏....................... 100

第 18 章 马修的圣诞礼物................... 105

第 19 章 倒霉的百合少女（精读）.......... 111

第 20 章 安妮的目标——奎因学院.......... 117

第 21 章 河流和小溪的交汇（精读）....... 121

第 22 章 发榜的日子....................... 127

第 23 章 奎因学院的普通女生（精读）..... 131

第 24 章 奎因学院的冬天（精读）.......... 135

第 25 章 光荣与梦想....................... 138

第 26 章 死神降临（精读）................ 142

第 27 章 峰回路转......................... 146

第1章 林德太太大吃一惊（精读）

名家导读

能让安维利村的女强人林德太太大吃一惊的究竟是什么事呢？林德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马修和玛瑞拉又是怎样的人呢？

雷切尔·林德的家就在安维利大街向下斜伸的一片小洼地里，四周长满了灌木和野生花草，前面是老卡斯伯特家农场的树林。一条小河从这片小洼地上横穿而过，上游水流湍急，从树林中蜿蜒交汇而下，形成了许多隐秘的深渊和小瀑布；但当小河流到林德家门前时，却变得安静而乖顺。也许它知道，林德太太常常端坐在窗前，用她那敏锐的目光监视着外面的世界。从小河到孩子，只要是在她眼前的事情，她都要想办法弄个水落石出，不然就无法安心。

阅读理解
通过环境描写，描绘出了林德太太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时，通过对水流的拟人化写法，从侧面反映出了林德太太的性格。

安维利人大多都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关心自己的左邻右舍，而林德太太不仅具备这种美德，自己的事情也做得相当出色。像她这样能把家里和家外都兼顾到的还真是不多。说起做家务，她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干净利落。她组织了一个裁缝小组，协助着礼拜日学校的工作；另外，她还是教会妇女团体和外国传道互助会的得力干将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德太太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厨房窗前，一边把目光越过洼地，时刻监视着对面那条通向陡峭的红色丘岗上的街道，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制棉被子，最多的一次竟一口气缝了十六床。因此，林德太太在安维

利村的主妇中间名望很高。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太太又和往常一样坐到了窗前。和煦的阳光从窗外洒了进来，屋下斜坡上的果树园里开着浅粉色的花，就像待嫁新娘脸颊上泛起的红晕。花丛周围，成群结队的蜜蜂上下飞舞着，发出“嗡嗡”的振翅声。托马斯·林德，一个身材瘦小、老实厚道的男人——安维利的人们都称他为“雷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小仓房对面的丘岗上种着晚播的芜菁。这会儿，在那片青绿的人字形屋顶那儿，靠近河沿的宽阔的红土地上，马修·卡斯伯特也一定忙着同样的农活吧。因为在前一天傍晚，林德太太曾在威廉·布莱尔的店里听见马修对彼特·莫里森德说，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真的是很奇怪，按理说午后三点半左右正是大家忙忙碌碌的时候，可是，马修·卡斯伯特却不慌不忙地驾着马车穿过山谷。从他身上穿着的那套带有白领的礼服看，肯定是有事要离开安维利村；还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轻便马车，看来是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究竟马修·卡斯伯特要到哪儿去呢？去干什么呢？



如果是换了别人，林德太太只要脑子稍微一转，便能将真相猜个八九不离十。而马修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肯定是有相当紧迫的事情要做。因为马修平日里难得出门，而且他性格内向，不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可现在他却穿着白领礼服赶着马车出远门，真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林德太太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午后好不容易转好的情绪又被搞得一团糟了。

“喝完茶我就到绿山墙走一趟，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得去玛瑞拉那里探听消息不可了。”这个女强人暗下决心，并点了点头。

“眼下这个时节没有人进城，马修也从不探亲访友。如果是芜菁种子不够的话，又何必刻意打扮得这么隆重呢？若是去请大夫，为何又那么不慌不忙、神态自若呢？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不把事情弄清楚，我恐怕是一时一刻也安稳不了！唉。”

阅读理解

此处的描写为后文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很好地激发了读者的兴趣，林德太太最终能够发现真相吗？真相又是什么呢？

于是，下午喝完了茶，林德太太便出发了。这里离卡斯伯特兄妹所住的绿山墙并不太远，他们那幢掩映在果园中的宽敞的大房子离林德家的洼地只有四分之一英里，但因为山路狭长，走起来就显得很远了。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父亲一样都是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当年老卡斯伯特在开垦这个农场时，就尽可能地选择了这块远离邻人的僻静之地。从安维利那些鳞次栉比的街道上甚至望不到农舍。林德太太一直认为，人如果住在这种偏僻幽远的地方，根本算不上是生活。

阅读理解

通过“绿山墙”的位置可以看出卡斯伯特一家人的性格：喜欢安静、不爱与人打交道、刻板。

“唉，住在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好的生活。”林德太太走在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的小路上边走边嘟囔着，“马修和玛瑞拉这对兄妹真让人猜不透，喜欢住在森林里。树木又不会跟人对话，换了我，一定会憋死的。我看这两个人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了吧，他们自己对生活还觉得很满足呢！人真是了不起，总是什么都能适应！”

正想着，林德太太已经从小路跨进了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一片葱绿，收拾得整整齐齐。林德太太暗自点头，她觉得玛瑞拉和自己一样，收拾起家务来也是勤快仔细。

雷切尔·林德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随着一声“请进”她迈步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真是太干净整齐了，如同崭新的客厅一般。房间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从面朝后院的西窗透射进来一抹六月温暖的阳光。东窗上爬满了常春藤，左侧的果树园里，盛开着白色的樱花。生长在小河边洼地上的桦树叶在风中轻盈地摆动着。玛瑞拉喜欢坐在东面的窗前以避开光线的直射。今天，她照例坐在窗前，手里织着东西，身后的桌子上摆着早已准备好的点心。

林德太太关门的时候，顺便看了桌子一眼。桌上摆放着三个盘子，这样看来马修是去接客人，所以玛瑞拉就在家里等他回来。可这一回马修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是驾着马车，怎么说也是有些不同寻常，林德太太百思不得



其解。

“晚上好，雷切尔。”玛瑞拉快活地打着招呼，“过来坐吧！家里人都好吗？”玛瑞拉和雷切尔是两种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不过也许正因为性格差异比较大，反而比较容易相处，两个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近似友情的关系。

玛瑞拉又瘦又高，缺乏女性的曲线美。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用两只发卡别着。她的样子显得缺乏阅历，刻板又僵硬，实际上她也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阅读理解

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了玛瑞拉的外貌和性格特征。

“谢谢！他们一切都很好。上午我看到马修出门，以为你身体不舒服了，他去请大夫，所以就过来看情况了。”

玛瑞拉微微一笑，她早已想到只要林德太太看到马修出门，就一定会跑来问个究竟的，所以早早就在等待她的到来了。

“不是的，我身体很好。我哥哥是去车站接一个小男孩。我们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他，他今天黄昏就会坐火车过来。”

林德太太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她愣在那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即使是听说马修接来一只澳大利亚的袋鼠也不会比这消息更让人吃惊了。林德太太差点儿以为玛瑞拉是在和她开玩笑。“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玛瑞拉？”刚缓过神来，她就急急忙忙地问道。

阅读理解

此处用“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半天都没说出话来”突显出了林德太太的惊讶，也从侧面体现了马修和玛瑞拉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当然不是。”玛瑞拉回答。听她这么一说，就好像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正如同安维利任何一家管理有序的农场里每年都耕耘劳作一样普通。

林德太太吃惊不小，脑海里涌现出来的话，全都带上了惊叹号。男孩！这俩怪人怎么会想到去从孤儿院领养小孩呢？这世道是变了，这么重要的事，玛瑞拉居然没跟她说一声。

“你们俩怎么会异想天开要这样做呢？”林德太太用不赞同的语气盘问着。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作出这样大的决定，她当然不会表示支持。

“怎么是异想天开呢？我和马修一直在商量这事，实际上已经盘算了整整一个冬天了。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宾塞的妻子

来我们家做客，说春天的时候她打算到霍普敦的孤儿院去领养一个女孩。斯宾塞太太经常去看望住在那里的表妹，还曾在那里住过，孤儿院里的事情她都了如指掌。

“我和马修一直在商量这事，后来才决定领养一个男孩子。哥哥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前好。而且如今这年头，想雇到一个好人也很难哪。”

玛瑞拉歇了口气接着说：“希望这个孩子能够习惯这儿的生活，如果他要学其他知识，我们也会送他到学校去的。

“所以我们想，等斯宾塞太太去领养女孩时，就托她帮我们物色一个十岁左右、聪明可靠的男孩，年龄不那么正好也行，只要能马上帮着干些活，以后可以慢慢调教。我们打算好好培养他，送他上学。上星期我们听说她去了，就让罗伯特·斯宾塞住在卡莫迪的家人捎信给她，今天邮差送来了她的电报，说那个孩子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修便去布莱特河接站了，约好了在那儿下车。斯宾塞太太把孩子留在车站，自己继续乘火车去白沙车站。”

等玛瑞拉一说完，林德太太立即大叫起来：“你们为什么会做这么蠢笨的事啊！让一个陌生的小孩来，也不了解他的身世、他的个性、他的为人。你们就没看到上周的报纸吗？有对夫妻在睡觉时，差点儿就被从孤儿院领养的男孩故意放火烧死了。还是听听我的好心劝告吧，千万别做这件事，一切从长计议啊！”

[illegible]

通过一连串的感叹句和问句，表现林德太太对于收养小孩这件事不赞同。

林德太太这番让人听了只会提心吊胆的劝告，似乎并没有让玛瑞拉感到生气或是动摇，她仍然继续做着手里的针织活。

“是的，我承认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也想过安全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你要知道，一旦马修下定决心，我也拗不过他。哪怕是有不安全的事，也无所谓了，连亲生小孩也没人能保证一定乖巧、不惹是生非呀！”

“话虽这么说，但自家小孩还是比较好管教的嘛！”

既然这么说，林德太太也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她仍然不忘补上

两句："玛瑞拉，这小男孩有可能会纵火焚房，或在井里投毒。我曾经听过一件往水井里放毒的事，就是孤儿院的小孩做的，而且还是个小女孩干的呢！好吧，如果有个什么不测，你可千万别怪我没给你提醒哟！"

"多谢你的好意，幸好我们要的是个男孩，而不是你说的女孩。"

在玛瑞拉看来，投毒杀人不过是女性特有的行为，对男孩子则不必担心会做出这等事来。

"领养女孩，我们连做梦都没想过，不知亚历山大·斯宾塞是怎么打算的。像她那种人，一旦心血来潮，兴许会把整个孤儿院都接收下来。"

林德太太原本打算一直等到马修把收养的孤儿带回来以后再回家，可是一算还要足足等上两个小时，转念一想，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很大轰动的，而引起大家的轰动正是林德太太最热衷的事情。于是林德太太便起身告辞了。玛瑞拉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她回过头来再品味一下林德太太刚才说过的话，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不是在做梦吧，马修和玛瑞拉对养育孩子一无所知。不管怎样，绿山墙马上就会有一个小孩子了，真是不可思议！自打有了农场，还从没有孩子在里面住过呢！马修和玛瑞拉在农场建起来的时候都已经长大成人了，怎么也想象不出他们俩也曾有过童年。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人相信，在他们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好，我敢打赌。真是可怜哪！”

好心的林德太太满怀诚挚地对着路边的野蔷薇诉说着。如果此时她看到那个正在布莱特河车站耐心等候的孩子，她的心情一定会更加沉重了。



名家点拨

这是全书的第一章，作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人物及环境。本书中的几个重要人物林德太太、马修和玛瑞拉相继出场。作者开篇点题，同时却又留下了无数疑问吸引读者阅读后文。

第2章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精读）

名家导读

本章讲述了马修·卡斯伯特到车站接那个领养的孩子的经过。但出乎马修意料的是，那个孩子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马修·卡斯伯特坐在马车上，栗色母马优雅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这条路大概有八英里长，风光宜人。道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些农庄，穿过农场，就到了满是李子花的洼地；苹果园散发出一丝丝浓郁的香味，起伏平缓的原野与紫色的夜幕终于合到了一起，小鸟们也停止了歌唱。

马修尽情享受着悠然的马车之旅，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在爱德华王子岛，人们在路上相遇都会相互致意，不管认识与否。马修惧怕所有的女人，平时只与玛瑞拉和林德太太这两个女人交谈。他向来害怕与陌生女子交往，总是觉得女人会在背后取笑他，让他难以开怀。马修的样子十分古怪，身体高大，蓄着一脸胡须，满头银灰色的长发披落在双肩上，20岁和40岁的他在相貌上，竟没有多大的变化。

马修抵达布莱特河车站时，并没有看到火车的影子，他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了。马修把马栓在小旅馆的院子里，直接走到火车站的站房想去看个究竟。长长的月台上找不到一个人影，只是站台尽头处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姑娘。马修望了她一眼，确认不是男孩后，便在那孩子紧盯着的目光下侧着身子从她身边快速走了过去，压根儿没再仔细瞧。





如果马修用心地看看她，就会注意到那孩子似乎在一心一意地等待着谁或等待着什么。马修遇见了火车站站长，他正要回去吃晚饭，把售票室的门给锁上了。马修忙走上去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那趟火车在半小时以前就开走了。”精力充沛的站长利落干脆地答道，“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一个小姑娘，就是在那边鹅卵石堆上坐着的那位。我问她去不去妇女专用候车室，她很认真地说：‘在外面能让人自由地幻想。’多么奇怪的女孩！”

“什么？” 一切是那么的突然，马修措手不及。他嘟囔着说：“可是……我要接的是男孩，不……不是女孩啊！我们让斯宾塞太太物色男孩的，怎么可能是个女孩呢？”

阅读理解

通过语言描写，表现出了马修·卡斯伯特听到自己领养的是个女孩后的震惊与不知所措。

“嘟——” 站长听后，长吹了声口哨，说：“也难免弄错的！斯宾塞太太和这女孩一起下车，再把她托给我，说是你们兄妹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过一会儿你会来接她……我知道的就这些。”

马修听完后一时不知所措，心里想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玛瑞拉在就好办了。

“不如去问一下那孩子。”站长建议说，“我想她会详细地说明原因的，因为她似乎很擅长讲话。是不是孤儿院里没有府上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子呀？”

说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的站长便自顾自地离开了。可怜的马修被逼无奈，不得不走到那个陌生女孩面前，去询问她为什么不是男孩。这对马修来说，简直比虎口拔牙还难哪！

马修拖着两条腿慢慢走过月台，心里一个劲儿地叫苦。

那女孩自打马修从她身边经过时就一直看着他，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且过于短小的浅黄色灰绒布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面伸出来。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那是一个大约十一岁的小女孩，一头红发，大大的眼睛，纤细的身材，满脸的雀斑，长得并不怎么漂亮，

不过笑起来很活泼，身上散发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女孩看见马修朝自己走过来，马上站起来。一只手提着陈旧古老的手提箱，另一只手伸向了马修。

“请问您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吧？”那孩子用可爱清脆的声音问。马修还来不及回答，她接着又说：“十分高兴能见到您，刚才我还在担心您是不是不来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您今晚不来，我就要爬上拐弯处那棵高大的樱花树去借住一宿了。你知道，在月光下，睡在白色樱花盛开的树上，一定相当有趣！就像睡在大理石客厅里一样。而且我还相信，就算您今晚没来，明天早上也一定会来接我的，是吧！”

马修笨拙地握住小女孩干瘦的小手，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心里已经有了谱。先把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女孩领回去，总不能把她就这么扔在这里吧。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瑞拉和她解释，所有的问题都不妨拖到平安返回绿山墙农场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马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跟我来吧，马车在前面，我来帮你提皮箱。”

“啊，我拎得动。”女孩爽快地说，“提包不重，虽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里面，但确实不重。而且稍不小心，提手就会拽掉的，还是我自己拎着吧。尽管在樱花树上过夜想必会很浪漫，但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坐马车要走很远的路吧？斯宾塞太太说有八英里，我可喜欢坐马车了，真是太高兴了！能和伯伯的家人一起生活，我很高兴。因为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真正被人当成一个家里人看待过。尤其在孤儿院里，虽然只待了四个月，但是我已经烦了。伯伯，您没尝过孤儿院的苦日子，一定不会了解那有多糟糕。斯宾塞太太对我说这样乱说话可不是好孩子，我却不以为然。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想象。就是连幻想，也只能想象其他伙伴的将来，因为只有孤儿的身世可以编出一些有趣的故事。关于别的孤儿的身世，我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这东西挺有趣的，我曾幻想同桌的孩子实际上是个伯爵家的

阅读理解

小女孩的话，刻画出了孤儿院生活的悲惨，同时，也让我们不禁对小女孩心生同情。



阔小姐，在她还是婴儿时就和坏心眼的奶妈朝夕相伴，而奶妈没来得及告诉她身世的真相就死了……我晚上睡不着时，就经常幻想。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好多人都说我太瘦了。但我总是想象自己长得很漂亮，胖乎乎的，脸上还有小酒窝呢！”

说到这儿，马修的小伙伴停下来并屏住了呼吸，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马车边。

马车上路后，直到经过一段陡急的下坡路为止，那女孩始终没说一句话。丘岗的道路，是把软土深翻起来延伸而形成的。道路两侧的土堤有的地方比人头还高出数英尺，土堤上生长着盛开的樱花树和白桦树。

小女孩伸出手，把一根被车身碰到的野杏树的树枝“叭”地一下折了下来。

“哇！真漂亮啊！看着这片把道路都装扮得雪白的树，您联想到了什么？”

“啊，我不知道。”马修答道。

“它们不正像是身穿白礼服、披着薄面纱的新娘子吗？虽然我没见过新娘子，但还是可以想象出来的！这一生中我最希望的就是能穿上白纱礼服。我喜欢漂亮的衣服！但是长这么大一次也没穿过。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可难看了，连这件混纺衣服也没有，真让人害羞。不过孤儿院里的小朋友都穿这种衣服，因为上个冬天，哈姆镇的商人捐赠了三百码卖不出去的布料给我们，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善良的。您不觉得吗？”

马修一直沉默着，倾听女孩自得其乐的叙述。

“哇！又是樱花，这座岛上满地都是花，能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生活，实在太棒了。以前就听说爱德华王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常幻想要是自己就住在这里就好了，我居然真的那么幸运梦想成真了，我真是太幸福了！但是，这种道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真是搞不明白！在夏洛特丹坐火车时，看到窗外红色的路，我就问过斯宾塞太太，但她说她也不清楚。而且她还求我别再问了，说我已经问她一千个问题了。可不提问就什么也不知道呀，对吧？这道路到底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很可惜，我也回答不上来。”马修回答道。

“嗨，了解一下不就行了嘛。这世界上要了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您不认为这是很愉快的吗？在一个有趣的世界里生活是多么高兴啊！什么都知道了就没有幻想的余地了。

“我，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就因为这个，我总是挨批评，只有把嘴闭严才好吗？您要是不希望我这么唠叨，我就住嘴。我知道这很难受，但您如果感到厌烦，我就停住不说了。”

马修很奇怪自己竟然这么高兴开心，很难想象自己会全心全意地听这女孩说话，尽管他感到自己迟钝的思维很难跟上她那活跃的思路，但还是愈听愈觉得有趣。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马修听小女孩讲话所感受到的愉快心情，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小女孩的活跃与开朗。

于是他像往常一样腼腆地说：“你喜欢说就说吧，我不会介意的。”

“噢，太好了！我想说的时候就能随便说，真是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好像能相处得很不错。因为唠叨我挨过不少训斥，我早都听烦了。而且我一说长语句，大家就笑，但是如果脑海里出现了好念头，不夸张一点儿来形容的话，根本就不能表达出来，不是吗？”

“对，这话很有道理。”马修说。

“斯宾塞太太总问我的舌头是不是老在中间悬着，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回事。您瞧，它不是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待着呢吗？伯伯的家叫做绿山墙吧，斯宾塞太太全都仔细对我说过了。听说府上四周种了好多树，我可喜欢树了。可惜孤儿院里只孤零零地长着两三棵小木棒似的小树，让人觉得又孤单又凄凉。所以，我向往着到处都是树木，树根上长着苔藓和蘑菇，附近还有小河流过，枝头上，小鸟们在欢快地歌唱的生活。噢，我忘了问斯宾塞太太了，那附近有没有小河？”





“有啊，就在房子下边的不远。”

“哇！太棒了。我的梦想真的变成现实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沉浸在幸福里了……不过，还有一件事让我不那么心满意足。喏！您看看这是什么颜色？”

女孩把一根光滑的长辫子展示给马修看。马修还不曾注意过女人的发色，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近乎吓呆了，但嘴里却不忘回答：

“是红色的呀！”

女孩把发辫甩回肩后，长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似乎久藏心底，吐出了长年累月的一切哀伤。

阅读理解

此处刻画出了小女孩的感伤。

“就为这个，我才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其中的理由您明白了吧。红头发的人都是如此。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什么雀斑、绿眼睛、干瘦啦，只要我一幻想起来，就会全都忘在脑后。我能幻想出我的皮肤长得如蔷薇一般美丽，我的瞳孔如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呈蓝紫色。我也常说给自己听，‘我的头发黑得如同湿润的乌鸦羽毛一样美丽’，而实际上心里明明知道是一头红发。这只不过是悲痛到了极点而发出的悲叹罢了。我曾在一本小说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女人如何把人生中的悲哀埋藏到心里　　但她可不是红头发，而是金发，从石膏一样的前额上，像波浪似的垂下来。石膏一样的前额是什么样的，我怎么也琢磨不明白。您知道吗？”

“哦，我不知道。”马修说。

“不过，我想那一定很美，大概是美得很庄严、神圣吧。面对这种美该是怎样的感受呢，您想过没有？”

“没、没想过。”马修坦率地回答道。

“我总是在想，庄严神圣的美、令人难以相信的聪明伶俐以及像天使一般的好孩子，它们相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呀，我也一直分不清楚哪个好。总之，我都不合适啦……啊！卡斯伯特先生，卡斯伯特先生！您瞧！您瞧！您瞧！”小女孩突然叫了起来，并非掉下马车，也并非马修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事，只不



过是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走进了“林荫道”而已。

被新布里奇的居民俗称为“林荫道”的，是一条长不过四五百码的大街。几年前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头在道路两旁种下了苹果树。现在的苹果树在道路两旁形成了一个漂亮的拱门，上面开满了沁人心脾、犹如片片雪花的苹果花，映着远方夕阳的余晖，真是美丽极了！

女孩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像是不会说话了似的，倚靠在马车上，把瘦削的小手合在胸前，扬起欣喜若狂的小脸，出神地欣赏着头上那片雪白的美。

阅读理解
通过对小女孩的神情和动作的描写，表现出了“林荫道”之美。

马车走出林荫道，驶下通往新布里奇的缓坡。那个孩子依然纹丝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紧紧地凝视着西方天际的晚霞，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走过了三英里的路程。

“你觉得累了，还是肚子饿了？”马修终于主动开口问道，“再往前走一英里就到家了。”

这时女孩好像梦醒如初，又做了个深呼吸。“啊，卡斯伯特先生，刚才我们走过的那个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呀？”她低声问道。

“那儿叫‘林荫道’。”马修想了一会儿又问，“那儿漂亮吗？”

“漂亮？仅仅说漂亮还难以形容呢！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来说出此刻的感觉，不管怎么拼命幻想，都不能超出它的美。这种仙境我还是头一次目睹，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女孩把手放到胸前说道，“现在，我这儿非常痛苦，可那是种快乐的痛苦，您有过这样的痛苦吗？”

“没有，一次也没经历过。”

“好奇怪，好像高兴得心痛，您想象不出这种痛苦吧？有好几次我都是这样，看到漂亮得令我感动的东西时就会这样。不过，那么美的地方，怎么能只起个‘林荫道’这样的名字呢？一点儿意义也没有，是吧？对啦！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怎么样？是不是一

个富于幻想的好听名字？我要是对什么地方或人的名字不满意，总要自己再另外想出个新名字来。孤儿院里有个孩子名叫霍普基帕·詹金斯，我却一直叫他罗萨利亚·迪·维亚。所以虽然别人把那个地方叫做‘林荫道’，但我却偏要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离到家真的只有一英里了吗？真是半喜半忧。坐马车真好玩；想到快到家了，又让人好高兴。自从我懂事以来，从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现在马上变成事实了，我又要高兴得心疼了。”

马车翻过了丘岗，往下看是个水池，细长、弯曲，看上去好似一条小河，池上架着一座桥。水池与对面蔚蓝色的海湾仅隔着一座琥珀色的沙丘。

从桥的附近到沙丘这段水面，宛如各种颜色的交织组合一般变化多端，绚烂多彩。红、橙、黄、绿、青、蓝、紫以及叫不出名儿的颜色，全都混在里面，令人难以用适当的词语来形容它，简直就是个色彩的海洋。

水池边的岸上长满了枞树、枫树和李子树，倒映在池水中的树影，黑黑的，犹如幽灵一般。从水池上方的沼泽地里，不时传来青蛙们的阵阵合唱声，对面斜坡上，苹果园旁的林木中，掩映着一幢灰色的房子，尽管天色还有一抹微亮，但窗边早已点起了一盏灯。

阅读理解

这段话运用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描绘出了池塘的美丽和阴森。

“那就是‘巴里的池塘’。”马修指着说道。

“啊，是吗，这个名字可并不怎么招人喜爱呀。嗯——就叫它‘闪光的小湖’吧，怎么样？对，这样就恰当了。您知道吗，一旦想出个相称的名字，我就激动得不行，您也有这种体验吗？”

马修认真地考虑了一番才回答：“嗯，看到从黄瓜地里挖出来令人恶心的白色幼虫之类的，我的心情也很激动，我很讨厌它们的样子。”

“啊，那可不是相同意义的激动，您认为它们有什么共同点





吗？白色幼虫与‘闪光的小湖’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呀！为什么要叫它‘巴里的池塘’呢？”

“因为那里住着巴里一家呗。他们住的地方叫做果园坡，要不是果园坡后面那一大片树丛，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绿山墙了。等过了桥，拐过街道，大概还有半英里的路就到了。”

“巴里家有像我这样大的女孩吗？”

“有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小姑娘，叫黛安娜。”

“啊！多好听的名字呀！”

“嗯，我说不准。可我还是觉得像简、玛丽拉这些普通一点儿的名字实用。听说黛安娜出生时，正赶上学校的老师在她家住宿，家里人就请老师给起名，于是得了‘黛安娜’这么个名字。”

阅读理解
小女孩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现出了她的天真与好奇。

“要是我出生时，也有老师在场就好了。哎呀！快到桥头了，我要闭上眼睛，因为我最怕过桥了。我总觉得走到桥中央时，桥会像大型折合刀似的断成两半。不过，一旦来到桥中央，我又会睁开眼睛，万一真的发生了我想象中的情形，才有机会亲眼目睹啊！嘎啦！嘎啦！好爽的声音哟！我最爱听马车嘎啦跑动的声音了。啊！过桥了，再看一眼——‘闪光的小湖’，您看！那湖水好像正对着我微笑呢！”

翻过了丘岗，拐了一个弯，马修指着前方说：“到家了，那就是绿山墙……”

“哎，请别说了！”那女孩神情激动地打断了话题，两手抓住了马修伸出的胳膊，闭上了双眼，不敢看马修手指的方向。“让我猜猜，肯定能猜对。”说着，那孩子睁开了眼睛，环视着四周。这时，马车正好走在丘岗的脊背处，太阳已经下山了，在柔和的残光中，依稀展现在小女孩眼前的是，西边似金盏花一般的天空下，耸立着教堂高高的尖塔，下面是块小小的谷地，对面是个广阔而平缓的斜坡，斜坡上是整洁干净的农场。

阅读理解
通过小女孩的眼光，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幅宁静而又美丽的画面。

那孩子的目光掠过一个个农庄，满眼都是渴望。最后，她把目光停在了最左边远离街道的一处房子上，那房子四周围着黑乎乎的

树林，在茂盛的树丛中，微微发白的房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上空晴朗的西南天际中，闪烁着一颗如水晶般白色的星星，像希望与引路的明灯一样闪烁着光辉。

“就在那儿，对吗？”那女孩指着问道。

马修高兴地甩了一下缰绳：“嗨，你猜对了！肯定是斯宾塞太太告诉你了吧，所以你猜得这么准。”

“她没说过，真的！但是当那个地方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就觉得这是我未来的家，啊！我是不是在做梦呢？”说完，女孩又陷入了沉思。

这回该轮到马修不安了。他暗想，最好还是让玛瑞拉告诉这个女孩结局吧。她是那么地期待着拥有一个家，结果呢，她却不能如愿。他不愿意伤害她的心。马车经过林德家前的山谷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但坐在窗前的林德太太还是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目送他们的马车爬上山坡，拐进通往绿山墙的那条长长的小路。到家了，一想到就要弄清事情真相，马修就感到自己难以理解地畏缩起来，不是因为自己和玛瑞拉，也不是因为这个错误所招致的麻烦，而是不忍心，不忍心看到这孩子变得灰心丧气。一旦真相大白，这孩子瞳孔中那出神的光芒肯定会立刻消失，不知为什么，他似乎有一种不得不宰一头牛犊或一只羊羔，或任何一种无辜生灵的罪恶感。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马修内心的不安，一方面他不愿意伤害小女孩，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玛瑞拉能够称心如意。

走进绿山墙的后院，白杨树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马修抱小女孩下车时，女孩轻声说：“听！树在喃喃说梦话呢！一定是个很美的梦吧。”小女孩拎着那个装着她全部家当的手提箱，跟在马修后面走进了房子。








名家点拨

本章是下一章冲突的铺垫。马修一路的忐忑心理，展现了他的矛盾。通过马修与平日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马修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个小女孩，他希望这个小女孩能够留下来。



第3章 玛瑞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精读）

名家导读

面对马修带回来的小女孩，玛瑞拉会有什么反应？她会做出什么决定呢？小女孩能留下来吗？

马修一推开门，玛瑞拉便赶紧迎了上来。可是，当她发现眼前居然是一个衣衫褴褛、红色头发、一点儿也不好看的女孩时，惊讶地叫道："马修，这是谁呀？那个男孩子呢？"

阅读理解
通过玛瑞拉的眼睛，再次展现出了小女孩的形象，同时，也表现出了玛瑞拉看到她后的失望。

"没有男孩子，只有这个孩子。"马修回答说，同时朝那女孩扬了扬下巴。这时，他才想起还没打听她叫什么呢。

"没有男孩？可是一定要有个男孩！"玛瑞拉有些不肯罢休地说，"不是和斯宾塞太太说好了要领个男孩子的吗？还托人捎了口信呢。"

"没有，斯宾塞太太只领来了这个孩子，我还向站长询问过。我只好带她回家，就当做是弄错了，也不能把她独自留在站台上吧！"

"那可太糟糕了！"玛瑞拉突然说。

当两个人激烈地对话时，女孩的目光在他们身上移来移去，一直默默地听着，脸上的兴奋之情慢慢消失了，她似乎完全明白了两人争执的原因。于是，她随手把自己珍贵的提包扔到了地上，紧

攥着小手，冲上一步，激动地大喊：“只因为我不是男孩，所以你们就不要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收留我呢？唉！世上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怎么办？我好想哭。”那孩子一下子坐到身边的椅子上，将脸埋进臂弯，扑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马修和玛瑞拉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最后，还是玛瑞拉硬着头皮开了口：“行了，行了，没必要为这事哭成这个样子。”

“不，我想好好地哭个痛快！”女孩抬起头来，满脸泪痕。“我这个孤儿，满怀希望能有一个家，谁知道只因为自己不是男孩，一切就泡汤了。换成是您的话，相信您也会伤心地哭的。只不过您从没遇到过这种伤心事罢了。”

阅读理解
这段话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象地描绘出了玛瑞拉脸上的笑容，十分生动，也表现出了玛瑞拉内心深处的善良与温暖。

玛瑞拉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极不自然，好像经年不用锈住了一般。但不管怎样，刚才严峻的表情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好了，别哭了！我并不是要赶你走。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以前，我会让你留宿在这里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犹豫了一下，挺了挺胸脯：“能不能叫我科迪莉娅？”

“科迪莉娅？这就是你的名字？”

“嗯，不，不是我的名字。但您要是这么叫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这是个多么优雅的名字呀！”

“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叫科迪莉娅，那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

“安妮 · 雪莉。”女孩低着头，勉强答道，“不过，还是叫我科迪莉娅吧。这名字不浪漫，反正我与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

“什么浪漫不浪漫的，都是胡扯！”玛瑞拉毫不留情地驳斥道，“安妮是个既普通又实用的好名字，你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啊！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比较喜欢科迪莉娅这个名字。我希望我的名字一开始就是这么叫的。小的时候，我曾幻想自己叫杰拉尔丁，但现在我更喜欢科迪莉娅。”

“好吧，安妮，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吗？我们明明是拜托斯宾塞太太找个男孩的。你们那儿没有男孩了吗？”

“有哇，有很多哪，但是斯宾塞太太很清楚地说，你们想要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女孩，舍监觉得我挺合适，你们不知道我当时有多高兴，我昨天晚上高兴得一整夜都睡不着觉。”说到这儿，安妮转向马修，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在车站时，您为什么不早点对我说实话呢？如果那会儿知道了，我也就留在车站了。如果我没有看见‘白色的欢乐之路’和‘闪光的小湖’，我就不会这么伤心了。啊！要是能住在这里该有多好！”

阅读理解
斯宾塞太太为什么说马修和玛瑞拉想要一个女孩呢？这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她到底在说什么呀？”玛瑞拉盯着马修问道。

“她——是在说我们路上的一些谈话。”马修连忙道，“我把马牵进来，请把晚饭准备好吧。”

“除了你之外，斯宾塞太太没带别人从孤儿院出来吗？”马修刚刚出去，玛瑞拉又继续问着。

“斯宾塞太太自己领养了一个叫做莉莉·琼斯的孩子。莉莉今年才五岁，长得可漂亮了，头发是褐色的。如果我也很漂亮，长着一头褐发，您一定会领养我吧？”

“不是那样。我们要男孩，是因为他可以帮马修干活儿，女孩子力量小就帮不上忙。不过你先把帽子脱掉，我把它和你的手提箱一起拿到客厅里去。”

阅读理解
这段话解释了马修和玛瑞拉想要领养男孩子的原因。

安妮无精打采地听从了玛瑞拉的吩咐。不久，马修回来了，三个人坐在饭桌前开始吃饭。安妮实在没胃口，只啃了几口黄油面包，像鸟啄食一样从玻璃瓶里盛出一丁点儿酸苹果酱。

玛瑞拉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妮说：“你什么都没吃！”目光里明显带有责备的意思。

安妮叹了口气：“我真的没食欲，因为我感到绝望。以前您感到绝望的时候，还吃得下吗？”

“我心情都挺好，所以我没法回答你。”玛瑞拉回答说。

“是吗？那您有没有试着想象自己陷入了绝望之渊呢？”



“不，没想过。”

“我怎么解释您也不会明白的。真烦死人了。我刚一要吃，喉头就好像堵得要命，肚子也胀得鼓鼓的，一点儿也咽不下东西。这么好吃的巧克力奶糖我是没有口福品尝了。

“两年前我曾吃过一块巧克力奶糖，好吃极了。从那以后，我有好几次都梦见自己得到了好多好多的巧克力奶糖，可总是刚放到嘴边就醒了。请您不要太勉强我了，桌子上的东西都非常好吃，可我就是一点儿也吃不进去。”

“啊，我想她是太累了。”马修从仓房回来后，就一直默不作声，“最好还是先让她睡觉去吧。”

玛瑞拉一直在考虑让安妮睡在哪儿合适。本来，为了安置原来等的那个男孩，玛瑞拉在厨房准备了沙发长椅，可是，尽管那儿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让安妮睡在那里还是不太合适。而客房也不适宜招待一个漂泊的孤儿。只有东边那个房间了。玛瑞拉点起蜡烛，叫安妮跟着她，安妮垂头丧气地跟着玛瑞拉上楼。

房间早已被整理得十分干净清爽，玛瑞拉把蜡烛放在三角桌上，再把床铺好。

“你的睡衣带来了吗？”

安妮点了点头说：“带了两件，是孤儿院宿舍女管家给我做的，非常合身。”

“快换上吧，过一会儿我来取蜡烛。我可不放心让你吹灭蜡烛，要是引起火灾可就麻烦啦。”

玛瑞拉一走出去，安妮便打量起这个房间来。四周的墙壁刷得雪白，什么装饰都没有，十分刺眼，安妮觉得那些墙壁肯定会为自己的赤裸而感到痛苦。地板上空荡荡的，正中铺着一张她从未见过的圆形草编地席。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高高的老式木床，床腿低矮，圆圆的，颜色漆黑。另一角摆着一张三角形桌子，上面放着红天鹅绒的针插，针插看上去很硬，好像能把世界上最硬的针尖都折断。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长方形的小镜子，桌子与床之间的窗

阅读理解

综合运用了拟人、比喻等手法，将房间的冰冷凸显出来。同时，通过对这个房间的描述，也凸显出了玛瑞拉的性格特点——刻板、生硬。

户上，挂着洁白的细纱布窗帘，窗子对面是洗脸架。房间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冰冷气氛，安妮害怕得浑身打颤。

安妮低声哭泣着换上睡衣，蒙头躲进被窝里，玛瑞拉回来拿蜡烛时，只见散落一地的衣服，而没了安妮的踪影。再瞧见床上一片零乱，确定她已经上床了。

她收拾好衣服，折叠整齐后摆在椅子上，然后拿着蜡烛来到床边，有些羞怯又温柔地说："晚安！"

突然，安妮掀起被子，露出一张苍白的小脸。

"为什么要对我说'晚安'呢？您明明知道对我来说，从没有一个夜晚像今天这么难过。"发完牢骚，安妮又躲回被窝里。

玛瑞拉慢慢来到厨房，开始洗碟子。厨房要是稍脏一点儿，玛瑞拉就受不了。马修正心事重重地抽着烟斗。尽管平时马修很少抽烟，可这时他无论





如何也想抽上一口。可以想象人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发泄的途径，那该是多么痛苦啊。这一切，玛瑞拉都只装作没看到。

“真是万万没想到的事情。”玛瑞拉生气地说，“就因为自己不去，托别人去，结果才弄成了这个样子。肯定是斯宾塞太太弄错了。总之明天，或者是你，或者是我，必须到斯宾塞太太那里去说个清楚，那孩子也不得不送回去了。”

阅读理解
通过语言描写，表现出了玛瑞拉对斯宾塞太太的不满。

“那，那好吧。”马修不情愿地附和着，“看来也只好这么办了。可话虽是这样说，玛瑞拉，那孩子确实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她那么想留下来，但咱们又偏要把她送回去，你不觉得她有点儿可怜吗？”

即使马修说他现在想倒立，玛瑞拉也不至于被吓得这么厉害。

“哥，你绝不会有意把她留在咱家吧？”

“不是，我不是——我没有这么想。”马修结结巴巴地说，被玛瑞拉一逼问，他又心神不宁了。

“我们不太可能收留她。”

“可是，或许我们会对她有好处。”马修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玛瑞拉难以置信地看着马修：“你好像中了那孩子的邪。”

“我觉得那孩子挺有趣。”马修也固执起来，“要是你听到我们从火车站回来这一路上的谈话，那该多好啊！”

“她一路上就说个没完。我不喜欢喋喋不休的小孩，不识大体，还是还给人家好了。”

“我可以雇一个法国男孩帮我干活，”马修说，“她就陪你做伴。”

“做伴？笑话！我需要吗？”玛瑞拉冷漠地说。

“好吧，那就照你决定的办吧！玛瑞拉。”马修说着站起来，放好烟斗，回房睡觉了。

玛瑞拉收拾完碟子，不满地皱着眉头，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在楼上靠东山墙的房间里，安妮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怀着委屈和痛苦，流着眼泪，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了梦乡。



名家点拨

为了安妮的去留，马修和玛瑞拉之间有了冲突。绿山墙的三个人，在这个夜晚，各有各的心思，明天迎接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第4章 绿山墙的早晨

名家导读

安妮在玛瑞拉的家里暂时住了下来，但是，玛瑞拉对她的态度是怎样的呢？玛瑞拉会将她送回孤儿院吗？……安妮在绿山墙的第一个早晨是在不安中度过的。

安妮醒来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她一翻身从床上爬起来，胡乱望了望窗外。阳光如潮水般从窗外洒入，碧蓝的天空中涌动着如柔软的鸟羽般的白色。

一时之间，安妮竟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不过，她很快就清醒了。她被人嫌弃了，尽管这很伤她的心，但眼前的美景太有诱惑力了，她轻快地跳下床，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气。

外面的樱桃树伴着风儿在轻轻拍打着这座房子，又高又大的树枝上开满了白花，密密实实的，几乎看不到绿叶。房子两侧的苹果园和樱树林也繁花似锦。丁香吐露花蕊，随风送来了浓郁的香味。青青的苜蓿从花园下方一直延伸到了小溪流淌的山谷中。那里，生长着白桦树、低矮的蕨苔丛，还有其他不知名的植物。再往上，就是一座绿茸茸的小山丘，旁边还有一条小沟，还有她昨天在“闪光的小湖”另一边看到的房子的灰色山墙。

安妮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了，看得出了神，连玛瑞拉进屋来都没发觉。直到玛瑞拉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她才大梦初醒。

“你该穿好衣服啦。”玛瑞拉简单地说道。说实在的，玛瑞拉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口气对小孩子说话，这种无措导致她说话的口气里有几分生硬，其实她本不想用这样的语气对她说话。

安妮从窗前站了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说：“您看窗外多美呀！”她挥动着胳膊，像是指着外边的精彩世界。

“树木很高大吧？”玛瑞拉说道，“还开着许多花，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我看来，这些树长得既矮小又长满了虫蛀的洞。”

“噢！我不是指那棵树！不过它也很美，但这里的整个景色，庭院、果园、小河和树林等一切都美极了！这样的早晨，您不觉得世界很可爱吗？看！小河正微笑着向您走过来！这条小河环绕着绿山墙实在太棒了！您一定想说我又不能留在这儿，这里的景色怎样，我已无所谓了。现实对我很不公平，但即使我再也看不到，也会永远记得这条小河。”

“你最好停止你的幻想世界，快点儿穿上衣服下楼来。”玛瑞拉趁着安妮停顿时赶快插话进去，“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去洗洗脸，梳梳头。窗户就这么开着吧，把被子叠好放到床的一边，尽量麻利点。”

安妮做事手脚相当快，十分钟后，她便整齐地换上了衣服，梳好了头，编上了辫子，洗过脸后就下楼了。她满以为玛瑞拉吩咐的事情都完成了呢，心里美滋滋的。事实上，她早把叠被的事忘到了脑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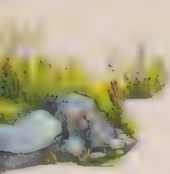
“啊，今天早晨才觉得肚子有点儿饿了。”安妮一坐到玛瑞拉给她拿出来的椅子上就说，“真想象不到噩梦醒来竟会是个春光明媚、神话般的早晨，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也一定很美吧？世界上有这样的早晨，还有那样的早晨，真令人开心。它会变成怎样的一天呢，谁也琢磨不透，使人能产生出许多遐想。

“幸亏今天早晨天气好。好天气能使我战胜不幸，变得精神饱满。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遭遇还是很不幸的，是吧？我看悲剧故事的时候，自己曾下过决心，不向苦难低头，要勇敢地面对艰苦生活。幻想幻想还行，但要真的遇到这种事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求求你把嘴闭上不说行不行？虽说你是个孩子，可也说得太过头了吧？”

听到玛瑞拉这么说，安妮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反而让玛瑞拉浑身不自在，一向寡言的马修也极不自然地坐在一旁。玛瑞拉注视着安妮——她食不知味，一双大眼睛骨碌碌地四下打量，偶尔还抬头凝视着窗外的天空，不知在想些什么。

玛瑞拉心里嘀咕：“这小孩真怪！心思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教人不放心。我绝不能与她长期地生活。”



马修很矛盾，明明很想收容这孩子，嘴里却不说。当马修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会很有耐心地保持沉默，却往往比话说出口的效果好上十倍。

吃完饭，安妮说她要洗盘子。

“你行吗？”

“我不但会洗盘子，还会照顾小孩，只是你们这里没有小孩。”

“有你一个就已经够乱的了，我可不想再要个孩子。凭良心说，你现在已经够成问题的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马修办事真是荒唐！”

“不，不对，他不是那种人！”安妮叫起来，语气中似乎包含着责备，“他很有同情心，我怎么唠叨他都不烦，好像他就喜欢我这种性格。我们初次相遇，我就觉得我和他具有相同的灵魂！”

“你们俩都是怪人，那就是你所说的相同的灵魂。”玛瑞拉不屑一顾地说，“好了，去洗碗吧，用热水好好洗，然后一定要擦干净。下午我们必须到白沙镇去见一见斯宾塞太太。你跟我一起去，让我们看看怎么安排你。洗完碗，上楼去把床铺好！”

安妮动作干练地把桌上的碗盘收到洗碗槽里，玛瑞拉用锐利的眼光注视着安妮每一个洗盘子的动作，觉得差强人意。她告诉安妮，洗完盘子可以到外头去玩，中午再回来。

安妮一听，兴高采烈，但是刚走到门口突然往回走，垂头丧气地坐回桌子前面。

“又怎么啦？”玛瑞拉决定听听这孩子又想说什么。

“我没有勇气到外面去玩。既然不久就要离开这里，就算喜欢绿山墙也无济于事。如果到外头去跟花草树木、山川果园做朋友，却又没有办法留下来，只是多留下更伤心的回忆罢了。

“其实我也很想到外头去，大家一定会叫我：‘安妮！安妮！快来这里跟我们玩儿！’但与其将来被活生生地拆散，宁可不要去开那个头的好。啊！那边窗台上种的花叫什么名字？”

“那是带有苹果香味的天竺葵。”

“不，不是说这个名字，我是问你自己给它起的名字。难道你没给它起过名字吗？那我给它起个名字好吗？嗯，就叫它邦妮吧。我待在这里时就叫

它邦妮好吗？求求你了。”

“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可不管。不过你干吗要给天竺葵起名字呢？”

“我喜欢给各种东西起名字，今天早上，我已经给东山墙外的樱花树起了个名字。因为它雪白雪白的，所以我叫它‘白雪皇后’。虽然它迟早会凋谢的，但那会让你随时想起它怒放时的美妙身姿。”

“你这样的孩子我还真没见过，听都没听过。”玛瑞拉嘟囔着，为了快点脱身，就到地窖里取土豆去了。“真像马修所说的那样，这孩子的确有点儿意思。她下面还要说些什么，我似乎也盼望着她说点儿什么。这样下去的话，连我也会被她的魔法给迷惑住了，马修就更不用说了。从他刚才出去时的表情看，他很可能把昨晚的事再翻出来。马修若是和常人一样，能插嘴争论也行，我也可以反驳他、说服他。可他只会用眼神交流，这该如何是好呢？”

玛瑞拉从地窖出来时，只见安妮正两手托腮，双眼凝视着天空，又沉浸到自己的梦幻中去了。玛瑞拉没有理会她，直到把提前准备的午饭放在桌子上，才把安妮从梦幻中唤醒。

“下午我要用一下马和马车。”玛瑞拉说。马修点点头，不安地朝安妮那边望了望。玛瑞拉赶紧遮住了马修的视线，口气严厉地接着说：“我要到白沙镇去把事情说清楚，安妮跟我一起去。斯宾塞太太应该马上想个办法，把安妮送回去。我会先把茶准备好，并准时回来挤牛奶。”

马修依旧沉默不语，这使得玛瑞拉感到光是自己说话反倒吃了亏，马修是个不论你说什么他都不还嘴的人，他从来不会使你生气。

马修套好栗色母马拉的马车，把院门打开，玛瑞拉和安妮准备出发。当马车经过马修身旁时，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今天早上，杰里·波特家的孩子来过，我告诉他或许我会雇他来干一夏天活。”

玛瑞拉没有回答，只是狠狠地抽了马儿一鞭。马儿受到惊吓，猛地往前跑。玛瑞拉在飞奔的马车上回头张望，看到马修正靠在院门边，充满渴望地目送着她们远去。



第5章 安妮的身世

名家导读

在这一章里，作者介绍了安妮的身世。安妮说起来的时候并不沉重，但读起来却让人心里一沉，联想到她在前几章里的表现，对于她的爱幻想、爱说话，任谁都可以理解了。

一上路，安妮又打开了话匣子。

“啊，我早就盼望着旅行了，以我的经验，如果下定了决心，心情好像就会变得愉快些，当然了，不下决心可不行。在旅行期间，我尽量不去想回孤儿院的事，心里只装着旅行的事。啊！快看，那朵早开的野蔷薇，多漂亮啊！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人在小时候是一头红发，但长大后又变成了别的颜色呢？”

“从来没有，而你的头发将来也不可能改变颜色。”玛瑞拉冷冷地回答。

安妮失望地叹了口气：“唉，又一个希望破灭了。我的人生就是个‘埋葬希望的墓场’，这是我以前读过的一本书里的句子。如果我碰到什么不太好的事儿，就把它念给自己听，安慰自己。我简直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主人公了，这挺浪漫吧？今天我们从‘闪光的小湖’前经过吗？”

“如果你说的‘闪光的小湖’是指巴里家的池塘的话，我们今天不从那儿走，我们今天从海滨大道走。”

“是海滨大道吗？太好了！”安妮情不自禁地说道，“那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那么美吗？一听到‘海滨大道’这个名字，就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美丽

景色都一下子呈现到了我的眼前。白沙镇也是个很美的名字，不过，我更喜欢"安维利"这个名字。安维利，听起来很美吧，就像音乐一样。白沙镇也多少有点那个意思，对吧？"

"还有五英里的路，一路上总是这么东扯一句，西扯一句的，能不能唠些实在的东西，说说你自己的事。"

"我？我的事吗，就用不着特意去说它了，我幻想出来的人生比它更有意思。"安妮把身体探出来说道。

"不，你幻想的我不想听，说点实际的，从头说起，在哪里出生的？多大了？"

安妮轻轻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出生在新斯科舍的波林布罗克，到今年三月份我就十一周岁了。我父亲叫沃尔特·雪莉，是当地的中学老师。母亲叫巴莎·雪莉。父母的名字都很好听，这让我感到很自豪。如果我爸爸取名叫——比如杰德迪亚，那不是太丢人了吗？"

"一个人只要品行端正，叫什么名字都没关系。"玛瑞拉觉得有必要对安妮进行一些有益而实用的道德教育了。

"我妈妈也是那所学校的老师，结婚后就不再教书了，靠父亲一个人工作维持生活，可是妈妈在我三个月大时，就得热病死掉了。我多么希望她能活到让我叫她一声'妈妈'的时候，好留下一些回忆。'妈妈'这个名词真令人怀念。而爸爸在妈妈死后四天，也因热病死掉了，所以我成了孤儿。那时候没有人肯收养我，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父母双亡，一个亲戚也没有。结果，还是托马斯太太收留了我。她家很穷，还有一个酒鬼丈夫。我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好孩子，一旦我干了什么错事，她就严厉地责备我。

"后来，托马斯一家从波林布罗克搬到了马里斯维尔。在八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她家，先后照看她的四个孩子。他们都比我小，照看他们可真是件麻烦事。后来，托马斯先生被火车轧死了。托马斯先生的母亲收留了托马斯太太和她的孩子们，但她不愿意要我。后来，住在河上游的哈蒙德太太看中了我看孩子的用处，就收留了我。哈蒙德太太家是个寂寞冷清的地方，如果



没有想象力的话，我肯定彻底完了。

“哈蒙德先生经营着一家小型伐木场，有八个小孩，光是双胞胎就有三对。虽然我很喜欢小孩，可是三对双胞胎真是让我伤透了心。

“在哈蒙德太太家生活了两年，后来哈蒙德先生去世了，他们一家也就离散了。孩子们被分送到了亲戚家，哈蒙德太太自己一个人去了美国。我还是没人要，最后只好进了孤儿院。孤儿院并不欢迎我。本来孤儿就多，再收养一个就更困难了。但我没有别的去处，只好硬着头皮待在那儿，直到斯宾塞太太来接我，我在那里一共生活了四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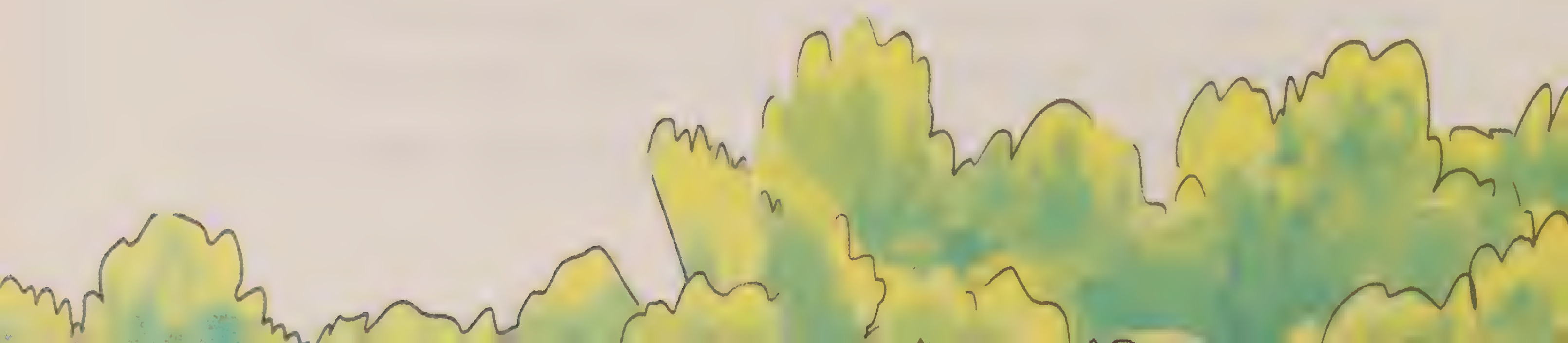
安妮讲完了，叹了口气，仿佛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些轻松的感觉。显然她并不喜欢和别人讲这些悲惨的过去，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她。

“你上过学吗？”玛瑞拉驾着马车拐下了海滨大道。

“没怎么正经上过学。在托马斯太太家的最后一年上了几天学。到了哈蒙德太太家后，因为离学校太远，夏天有暑假，只有春、秋两季才能上学。不过在孤儿院里当然要读书了。我能读许多书，还能背诵许多诗。第五册课本里有一首诗名叫《波兰的陷落》——读起来令人颤抖不已。当然了，我只学到第四册课本，还没有学到第五册课本，但大一点儿的女孩经常把她们的课本借给我看。”

“托马斯太太和哈蒙德太太对你好吗？”玛瑞拉侧目看着安妮问道。

“怎么说呢，嗯——”安妮吞吞吐吐，脸蛋一下子变红了，额头上的汗也流了下来。看样子她很困窘、为难。“唉，这么说吧。她们对我的心眼儿都很好，也尽可能地对我温柔热情一些。那种感觉您明白吗？即使她们不总是那样，我也不挂记在心。她们也有难处呀。前一个有个酒鬼丈夫，日子肯定不好过。后一个生了三对双胞胎，日子更是糟糕透顶。但我一直理解她



们，认为她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女人。”

玛瑞拉沉默了，陷入了沉思，她突然觉得这个小女孩真可怜，难怪她会那么渴望亲情。“她只是想要有个家，而我却狠心地要把她送回去，对她来说这实在是太残酷了。不如就按照马修的意思让她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其实这孩子的本质不错，不难教导，爱讲话的缺点也可以慢慢改过来。”

玛瑞拉驾着马车，想着心事。

海滨大道上树木林立，了无人迹。右手边长着密密麻麻的矮枞树，左手边则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下有个海湾，坎坷不平的大岸石上满是宝石般的沙砾。再过去是碧蓝的大海，海鸥挥舞着白色翅膀，在天空翱翔。

一直默默不语的安妮瞪着大眼睛打破了沉寂：

“大海真是美极了！我在马里斯维尔的时候，有一次，托马斯先生雇车带我们到十英里以外的海边玩儿了一整天。虽然我得照顾孩子，但还是快活极了。从那以后，我做梦都梦到那次旅行。不过，这里比马里斯维尔还要美。看，那些海鸥多了不起！您不想变成一只海鸥自由地飞翔吗？我倒是非常想试一试。海鸥每天太阳一升起便飞出来，整天在海面上飞翔，一会儿俯冲到水面，一会儿又飞向高空。多浪漫啊！直到晚上才回到自己的窝。啊，请问前方那所大房子是什么地方？”

“哦，那是白沙镇大饭店，是柯克先生经营的。现在还不是旅游旺季，一到了夏天，美国人就会蜂拥而至，他们认为这里的海滨大体上还不坏。”

“我正在考虑到了斯宾塞太太那儿之后的事哪。”安妮悲伤地说道，“不到那里还好，一旦到了那儿，就一切都完了。”

第6章 玛瑞拉的最后决定（精读）

名家导读

悬念到了这章终于有了结果。从这一章开始，玛瑞拉温情的一面开始逐渐展现。

说话之间，马车已到了斯宾塞家的门口。斯宾塞太太就住在白沙镇海边一所黄色的房子里。热情好客的斯宾塞太太见到马车停在门口，赶紧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哎呀！太让我吃惊了！”斯宾塞太太惊喜地叫道，“没想到是你们，欢迎！欢迎！安妮，你好吗？”

“谢谢，我很好。”安妮想笑却笑不出来，心事重重地说。

“真不好意思，在百忙之中打扰您。”玛瑞拉说道，“已经和马修说好了，要尽早回去的。啊，夫人，想跟您打听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马修和我都希望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子，并托您弟弟罗伯特捎过话来，说要收养一个十到十一岁的男孩子，已经求过他了。”

“啊？玛瑞拉，这是真的吗？”斯宾塞太太听后，感到事情复杂起来。

“罗伯特派女儿南希来说你和马修想要领养一个女孩子呀。对，南希就是这么说的。珍妮，她是这么说的吧？”斯宾塞太太向已经走出屋门的女儿求助。

“南希确实是这样说的。”珍妮认真地证实道。

“实在抱歉，玛瑞拉。”斯宾塞太太赶紧解释说，“虽然错不在我，但

我还是要向您真诚地说声对不起。南希那丫头太马虎大意了，我已经说过她好几次了，可是她就是改不过来。”

“这么说来也有我们的责任。”玛瑞拉无可奈何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不应该托人转达，我们直接到夫人这里来面谈就好了。错也就错了，没有办法挽回了，关键是安妮怎么办，让她回孤儿院，还是求谁收养她？”

“这倒没有什么问题。”斯宾塞太太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想没有必要让她再回孤儿院了。昨天，彼特·布里埃特太太来我家，托我给她找一个干家务的女孩子。她家是个大家庭，人手很缺。安妮正好能去，这真是巧极了。”

玛瑞拉似乎没有感觉到上天的安排已经解决了她的难题。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机会把安妮的事这么快就解决了，但她却丝毫不觉得惊喜。

玛瑞拉和彼特·布里埃特太太有数面之缘，知道她是个很尖刻的女人。听说她对人很粗暴蛮横，从她家被解雇的女孩子没有一个说她好的。除了她脾气暴躁、小气外，她家里还有那么多没有礼貌、吵吵闹闹的孩子。一想到让安妮到这种人家去，玛瑞拉就觉得良心似乎有一些不安。

阅读理解

文章从侧面表现出了彼特·布里埃特太太的凶狠。玛瑞拉的良心不安表现出了她内心深处的善良。

“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坐坐，咱们再商量一下，好吗？”玛瑞拉说。

就在这时，只听见斯宾塞太太叫道：“哎哟！那不是彼特太太吗？太巧了。”斯宾塞太太把玛瑞拉三人让到了客厅，然后又把深绿色的百叶窗放了下来，室内顿时变得昏暗、冷清了。因为关闭了长长的百叶窗，房间内所有的暖空气仿佛一下子都消失了。

“安妮实在是运气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谈妥的。布里埃特太太，下午好！现在正好有事想跟你说说。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卡斯伯特小姐。啊，实在对不起，我忘了嘱咐珍妮，让她把面包从烤炉里拿出来，请稍等。”说着，斯宾塞太太便把百叶窗拉起来，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安妮紧握着的双手放到了膝盖上，一双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布里埃特太太，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想到自己将被送到这个身形瘦削、眼神冷酷的女人家，她不禁悲伤起来，泪水忍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正在这时，斯宾塞太太回来了。她脸上泛着红晕，甜甜地微笑着，似乎在对人们说，无论任何难题，包括肉体的、心灵的、精神的，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阅读理解

这段话形象地刻画出了安妮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感到痛苦与悲伤。

“布里埃特太太，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以为卡斯伯特小姐要领养的是女孩子，其实他们想领养男孩子。我想如果你要找的人还是像昨天说的那样，这个女孩子不是正合适吗？”

布里埃特太太把安妮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下，然后问：“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安妮·雪莉，十一岁了。”安妮吓得直往后缩，声音有些胆怯。

“她太瘦了，不是很健壮，可看上去倒也满有点精神。你要是到了我家，不求你做个好孩子，只要能听话，干活利索、爽快，懂得自己的本分就行。这中间还出现了这么个小小的差错，那么，这孩子就由我家来照顾吧。卡斯伯特小姐，我家孩子太难照顾了，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如果可能的话，现在我就把她领回去。”

阅读理解

安妮绝望无助的表情引起了玛瑞拉的同情，这也让玛瑞拉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安妮绝望无助的表情，使玛瑞拉如坐针毡。突然间，她觉得不能把安妮交出去。于是她慢条斯理地对布里埃特太太说：“马修和我也没说不领养这个小女孩。事实上，马修还有心想领养她，我不过是来把事情问个清楚。现在我想先带她回家，和马修再商量看看。要是决定不领养的话，我赶明儿会亲自带她去你家；要是没去，就表示我们把她留下来了。”

“看来也只能照你说的办了。”布里埃特太太不高兴地说。

就在玛瑞拉刚才说话的时候，安妮的脸如雨过天晴一般，绝望顿时消失了，又恢复了充满希望的红色。眼睛如同晨曦中的明星一般明亮、深邃，简直和刚才的她判若两人。

布里埃特太太这时向斯宾塞太太说明来意，是要借烹调卡片用

用。于是，两个人便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取了。她们一出去，安妮便一头扑到了玛瑞拉的怀里。

“卡斯伯特小姐，我或许还有希望留在绿山墙，您刚才确实是这么说的吗？”安妮急切地低声问道，好像生怕声音稍大一点儿，那美好的可能就会化成泡影，“您真的是你那么说的，还是我在做梦？”

“安妮呀，如果你连事实和幻想都分不开，你真该控制一下你的想象力了。”玛瑞拉有些生气了，“不过我还没完全决定，因为马修比我更需要人手帮忙。”

“我宁可回孤儿院，也不愿意到那个人家去！”安妮激动地说道，“那个人就好像是一把——锥子。”

玛瑞拉强忍住自己的笑意，她觉得有必要纠正安妮语言尖酸的毛病。

“小孩子要尊敬长辈。你乖乖坐下，不要这么多话，要有个好女孩的样子。”

“只要您肯收留我，我什么都听您的。”安妮高高兴兴地坐回沙发上。

傍晚，玛瑞拉和安妮又回到了绿山墙。玛瑞拉老远就看见马修站在小路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当他望见玛瑞拉还是带着安妮一起回来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神情。玛瑞拉回家后，关于安妮的事只字未提。下了车，她就和马修到仓房后院挤牛奶去了。一边挤着牛奶，玛瑞拉一边给马修讲述了安妮的身世，并告诉他同斯宾塞太太谈话的结果。

“就算是一条狗，我也不忍心送给布里埃特家。”马修精神抖擞地说，这种神情在他脸上真是少见。

“我也不太喜欢那个人。”玛瑞拉也承认道，“可我当时十分为难是送人，还是自己留下。似乎哥哥想留下她，我也认为留下来是上策。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这么做。我们都没生育过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尽管我很清楚留下她会是件麻烦事，但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拼命地做好这件事。所以，我决定收养那个孩子。”

马修那张时常羞涩的脸上露出了愉悦的神情：“啊，你终于想通了！那孩子的确是个非常可爱、有趣的孩子，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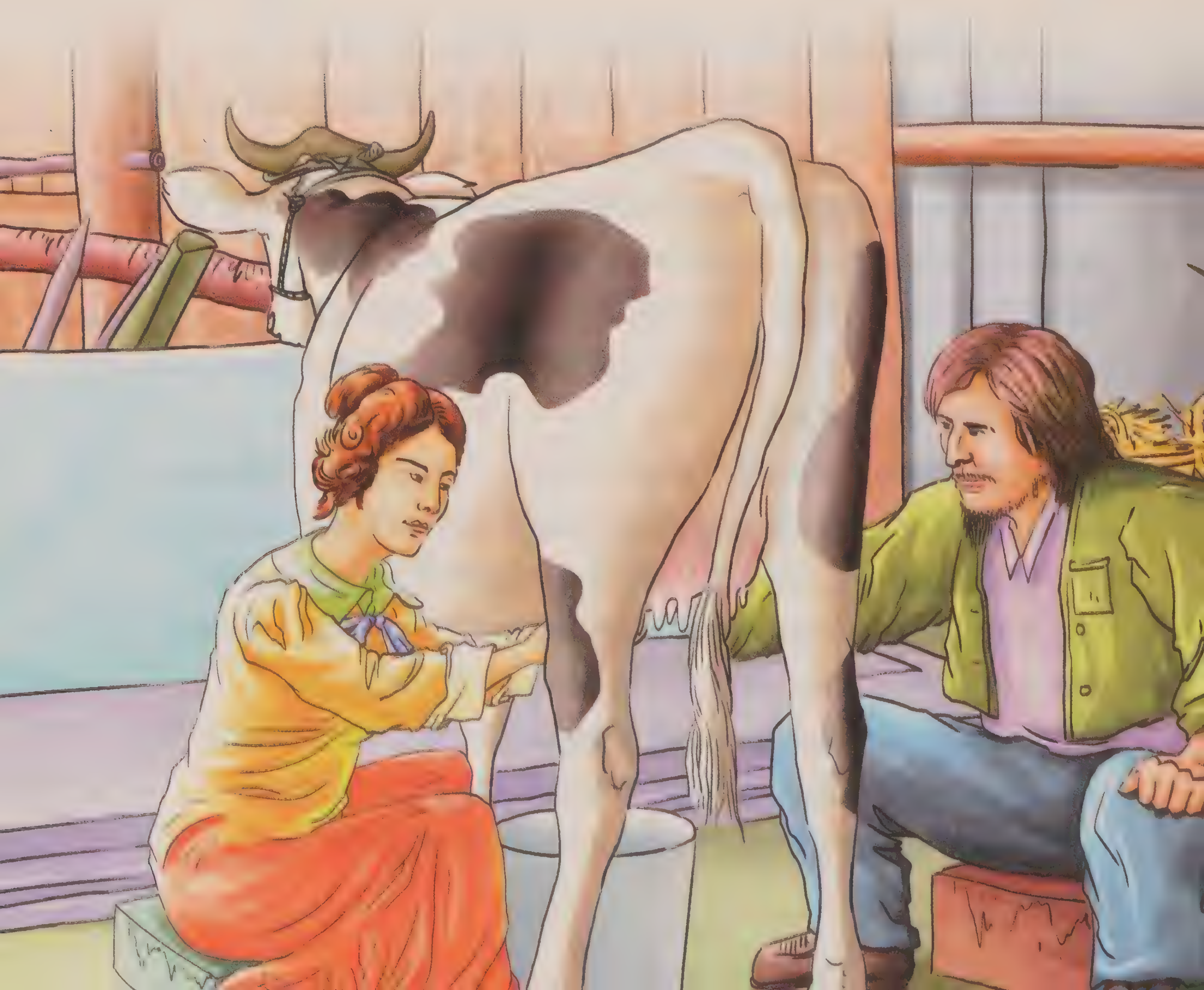
“如果你说是非常可爱、有用的孩子，那才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玛

瑞拉纠正道，“我一定要让她成才、有出息。马修，请你不要过问我的教育方法，一个老姑娘也许不太懂得怎样教育孩子，但总会比老单身汉要强一些吧！所以，关于教育孩子的事你最好少管，等我失败了，你再管教也不迟。”

“好，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玛瑞拉。”马修哄着她说，“只是对她既不能娇惯、放纵，又要尽量温柔、体贴，好好教育，只要能抓住这孩子的心就可以。这孩子可是棵好苗子哟。”

马修接下来又发表了一大堆关于女人完全靠不住的意见。玛瑞拉听得实在受不了，便哼了一声，拎上水桶，到加工牛奶的小屋去了。

“我今晚不会告诉安妮已经决定收养她的事。”玛瑞拉一边把牛奶过滤后倒进器皿，一边想着，“那孩子听了肯定会兴奋得睡不着觉的。真难想



象我们会有一天收养一名孤儿，光这件事本身就够让人大吃一惊的了，这多亏了马修。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怕女孩子怕得要命的马修，居然也开口为她说话。总而言之，既然定下来了，就试试看吧。至于以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那只有天知道了。”



名家点拨

对于布里埃特太太的描写，尽管着墨不多，但是她的形象却让人印象深刻，通过玛瑞拉的眼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样子，而当她真正出场时，却毫无多余描述。





第7章 安妮的祈祷（精读）

名家导读

在这一章里，安妮给玛瑞拉添了乱子。玛瑞拉遇到了教育安妮的第一个难题。

当天晚上，玛瑞拉来到东山墙的屋子。她用既亲切又认真的口气对安妮说："安妮，昨晚你把脱下来的衣服丢了满地，这是不对的。记好了啊，以后要把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

"真对不起，昨天我心情不好，根本没想到衣服的事，今天我一定会把它收拾好的。"

"如果想住在这里就不能忘记。还有，上床前要祷告。"

"可是以前我没有祷告过。"

玛瑞拉大吃一惊："啊？安妮你说什么？没有人教你祈祷吗？上帝总是希望孩子们做祷告，你对上帝一点儿都不了解吗，安妮？"

"怎么会不知道呢，人人都清楚上帝的存在，智慧、力量和神圣是建立在公正、善良和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无限、永恒、不变的灵魂所在。"

听了安妮流利的背诵，玛瑞拉这才松了口气："哦，看来，你也稍微懂得一些，谢天谢地，你不是对上帝一无所知，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呢？"

"孤儿院的礼拜日学校曾经教过。我还学到了一些很美的字句，像'无限、永恒、不变'等形容词，令人有种聆听管风琴弹奏的震撼。虽然不是诗，却有着诗的优美感觉。"

“安妮，我可没跟你谈诗，我是在和你说祈祷的事。每天晚上不做祈祷可不好，你知道吧！这样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坏孩子的。”

“就因为我长了一头红头发，所以很容易从好孩子变成坏孩子！”安妮怒气十足地叫道，“自己不长着红头发，就不知道长着红头发的滋味。托马斯太太说，是上帝有意造成了我的一头红发。所以既然如此，我怎样祈祷，甚至于祈祷不祈祷都无所谓了。另外，一到夜晚，我早已累得筋疲力尽的了，根本顾不上什么祷告，让一个不得不忙于照看好几对双胞胎的孩子去做祷告，是不是有点儿太勉强、太过分了？”

玛瑞拉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马上开始对安妮的宗教教育，很显然，这事一点儿也不能往后拖。

“只要你在这个家住一天，就必须得做祷告。不做绝对不行！安妮。”

“既然您这么要求，那我当然会做的。”安妮顺从地答应了，“无论您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听从的。但是我该说些什么呢？您能告诉我吗？要不，我先上床钻到被子里好好想一想，然后再祷告。考虑考虑，看来，这事还挺有趣的呐。”

“首先，你得跪下。”玛瑞拉有些窘。

安妮跪在玛瑞拉的脚下，严肃认真地抬头仰望着她，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做祷告时要跪下来呢？在我的幻想里，做祷告应该





是这样的：在广阔无垠的原野上，一个人独自来到森林深处，仰望着晴朗碧蓝的天空，就这么一直仰望着，什么也不做。你觉得这算是祈祷吗？好了，我准备好了，我该说些什么呢？”

阅读理解

通过语言描写，表现出了安妮丰富的想象力。

玛瑞拉越发不好意思了，起初，她想教安妮一些诸如“上帝请保佑我入睡吧”之类小孩子用的祈祷语。但这种质朴的祷告只适合于穿着白色罩衣，坐在母亲怀抱中，口齿不清，嗲声嗲气地说话的婴儿，却不适合眼前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姑娘。她觉得安妮已经长大了，已经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心情，祷告上苍了。



“只是简单地感谢一下主的恩典，然后再谦虚地说些自己的愿望，总可以吧。”玛瑞拉说道，“好吧，那就随便说些看吧。”

于是，安妮把脸伏到玛瑞拉的双膝上。“仁慈的主啊，在教会里牧师就是这样说的，我自己祈祷时也可以这么说吧？”安妮又把头抬起了一会儿，“仁慈的主，谢谢您赐予了我‘白色的欢乐之路’‘闪光的小湖’‘邦妮’和‘白雪皇后’，我由衷地感激您。我目前所能想到您的恩赐就是这些。下面是我想拜托您的事情，因

为太多了，如果全讲出来会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就先说两件最重要的吧：一件是请主让我永远地留在绿山墙；另一件是请求主等我长大的时候，把我变成一个美人。此致，敬爱您的，安妮·雪莉。”

“啊，祷告完毕，做得怎么样？”安妮站立起来，兴奋地说，“要是再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我会做得更漂亮。”

然而事实却令安妮大感意外，玛瑞拉差点儿没气昏过去。如此离奇的祷告，这不是在轻视主吗？她只好承认安妮对宗教的无知。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玛瑞拉对安妮祷告的不满，同时，也从侧面表现出了安妮并非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爱好自由的孩子。

“啊，我想起来了，我不应该说‘敬爱您的’，而应该说‘阿门’。牧师就是这么说的。我刚才一下子忘记了。我是想，祈祷也应该有个结束语什么的吧，您觉得会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我想没有什么不同的。”玛瑞拉说，“做个好孩子，快睡吧，晚安。”

“今天晚上可以说是从内心里道晚安了。”这样想着，安妮心满意足地上了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玛瑞拉安顿好安妮上床后，一边计划着明天要教安妮些什么，一边走进厨房，看见马修还没睡，便和他聊了一会儿。

“马修！我们一定要教育好安妮。今晚是她第一次做祷告，你能相信吗？明天我带她到牧师那里借一套《天际初开》丛书，等我给她做件像样的衣服，就把她送到礼拜日学校去。看来，又够我忙一阵的了。唉，我们以前生活得多么轻松呀，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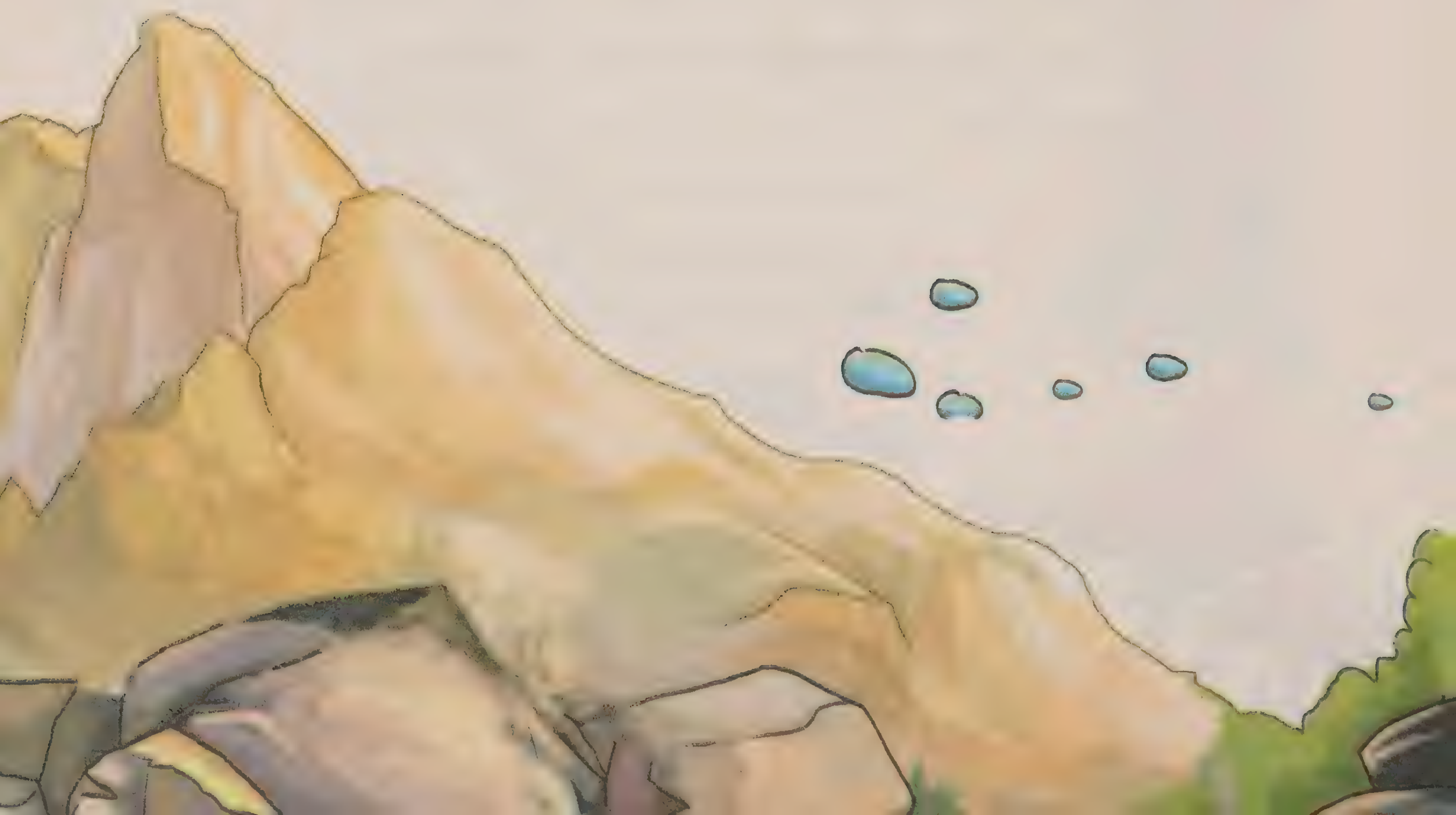






名家点拨

安妮开始了她在玛瑞拉和马修家的生活，对于祈祷这件事，她和玛瑞拉有着不同的看法，尽管最终安妮按照玛瑞拉的话去祈祷，但是，她祈祷的内容却是充满了童趣的，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第8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

名家导读

安妮开始了在玛瑞拉家的新生活，那么，她的新生活过得怎么样呢？玛瑞拉对安妮满意吗？

玛瑞拉自有她的主意和打算。一直到第二天午后，安妮仍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准留下来了。上午，她分配许多工作给安妮做，趁机观察安妮的工作态度。安妮果然让人满意，不但手脚利落，而且领悟力高。唯一的缺点就是工作到一半时，常常会陷入沉思，没有外在的干扰，她是不会回过神来的。

中午，清理收拾完毕以后，安妮带着一副等待最坏宣判的表情来到玛瑞拉的面前。她瘦小的身体整个都在打着颤，脸蛋儿涨得通红，眼睛睁得大大的，两只小手紧紧地捏在一起，恳求道："求求您，卡斯伯特小姐，告诉我吧，我到底能不能留在这儿？从早晨起我就一直忍着没敢问，再这么下去，我可实在受不了了。请您赶紧告诉我吧！"

"我告诉过你，要用热水消毒抹布，快点去把手头的事做完再说。"玛瑞拉依旧不动声色，"先把这个活儿干完再说吧！"

安妮只好顺从地去洗了抹布，然后便紧追不舍地用眼睛盯着玛瑞拉，玛瑞拉再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好吧！老实把一切告诉你，马修和我决定让你与我们长期住在一起！但你必须听话，做个好孩子。咦！你又怎么啦？"

安妮揉了揉发红的眼睛，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一定是悲从喜来！您放心！我一定努力做个好孩子。呜……我怎么又哭了？"



“太兴奋了吧？你已经乐得昏了头了。”玛瑞拉责怪道，“坐到那把椅子上，稍稍冷静冷静。动不动就又哭又笑的，你的情绪起伏过于剧烈了吧。总而言之，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了。为了使你长大成人，能有出息，我们打算尽力而为。现在上学还不行，因为下一两个礼拜学校就放暑假了，还是等到九月份新学期开学再说吧。”

“那从现在起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是继续叫您卡斯伯特小姐呢，还是改称卡斯伯特阿姨？”

“你就叫我玛瑞拉就行了，要不我会感到别扭的。”

“叫您玛瑞拉？听上去太没礼貌了吧？”安妮提出了异议。

“只要你是用郑重、诚恳、谦逊的口气来称呼我，我是不会介意的。在安维利村，无论老人小孩大家都叫我玛瑞拉，只有牧师称我为卡斯伯特小姐。”

“我真想叫您一声玛瑞拉阿姨。”安妮恳切地说道，“我从来没有过阿姨或者别的亲戚——连祖母也没见过。叫您阿姨可以让我感到我是属于您的。我可以叫您玛瑞拉阿姨吗？”

“不行，我不是你的阿姨，我不喜欢别人用毫不相干的名字来称呼我。”

“但我把您想象成我的阿姨总该可以吧？”

“那也不行。”玛瑞拉严厉地说。

“您从来没有幻想过吗，想象一下与现实不同的事情？”安妮瞪着眼睛问道。

“不幻想。”

“真的吗？”安妮屏住了呼吸，“哎呀，卡斯——玛瑞拉，幻想太好玩了！”

“脱离实际去幻想，我不相信这有什么好处！”玛瑞拉插嘴说道，“上帝创造了人，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整天幻想而忘掉现实的。噢，我想起来了：到起居室去，先看看你的脚干不干净，别让苍蝇飞进去，把壁炉台上的卡片给我取来，上面写着《主的祈祷》，从今天起你要记住它，像昨天晚上那样的祷告是不行的。”

“是呀，我也觉得昨晚的祷告很生硬。”安妮道歉说，“可我以前从来也没做过。第一次做祷告总不会十全十美吧。”

“昨天晚上上床以后，我忽然想出一篇非常出色的祷告词，就像牧师说的那样，长长的，富有诗意。您能相信吗？今天早晨起床后，我便一点儿也

想不起来了，尽管我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是什么原因使我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呢？不管怎么说，那种记忆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安妮，说到记忆，我可要求求你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别再喋喋不休了。好啦，去吧，按我刚才说的去做吧。”

安妮这才赶紧跑到正门厅对面的起居室去了，但一去便没了回音。等了一会儿，玛瑞拉实在不耐烦了，便放下手里的编织活，板着脸过去找安妮。只见安妮倒背着两只手，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处于梦幻之中，眨着一双大眼睛，仰望着挂在两个窗户之间的画。阳光透过窗外的苹果树和常青藤照进来，幻化成白色、绿色和那些让人想象不到的色彩，整个房间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安妮的心完全陶醉在这洒满阳光的天地里了。

“安妮，你到底在想什么呢？”玛瑞拉没好气地问道。

安妮猛地回过神来，“是那个——”她指着画道。玛瑞拉扭头望去，是一幅名叫《向孩子们祝福的基督》的石板画。

“安妮，不要看画什么的看得入了迷，不要热衷于幻想。记住了吗？把那张卡片给我拿来，然后马上到厨房去，坐在那里把祷告语背下来。”

安妮听了玛瑞拉的话，取了卡片便来到了厨房的餐桌前，在背诵前她简单地布置了一下餐桌：摘来一大把苹果花插到餐桌上的花瓶里。当安妮用苹果花装点餐桌时，玛瑞拉斜着眼睛瞪了安妮一下，但没说什么。

接着，安妮把卡片竖放到花瓶上，双手托着腮，开始认真地背诵起来。

“玛瑞拉，您说，在这里我有机会交到好朋友吗？”

“一个朋友？你说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知心朋友，就是连心都能掏给你的那种好朋友。我一直在期待什么时候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我不奢望这个梦想能够实现，但我一下子实现了这么多美好的愿望，也许这个也会实现，您觉得呢？”

“嗯——我们这儿的附近有个年龄和你相近的黛安娜·巴里，她是个好孩子，也许你可以和她成为好朋友。可是巴里夫人是个很严肃的人，只有乖小孩才能和黛安娜做朋友，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做我们家的乖小孩。”

安妮眼睛一亮，十分兴奋地问：“黛安娜很漂亮吗？不会是红头发吧？我自己很不幸是红头发，绝对受不了连好朋友的头发也是红色的。”




“黛安娜可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红润的脸颊，黑头发黑眼睛，另外，她还特别的聪明、善良，这一点比漂亮更重要。”

“是吗？长得那么漂亮，真令人兴奋。啊，我就要有一个漂亮的知心朋友了。当初在托马斯太太家的时候，起居室曾摆放着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柜子里装着托马斯太太最心爱的瓷器和果酱什么的。有一天晚上，托马斯先生喝醉了，把其中一扇门的玻璃给打碎了，另外一扇门玻璃则完好无损。

“我假装把玻璃里面映出的影子当成住在柜子里的女孩，给她起名叫凯蒂·莫利丝。我们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和凯蒂常常几个小时地交谈，我向她倾诉一切，凯蒂带给我安慰和鼓励。

“后来我要到哈蒙德太太那里去，不得不和凯蒂告别，我悲伤极了。哈蒙德太太那里没有书柜，于是我把她家附近的翠绿色小山谷想象成一个叫维奥蕾塔的女孩子，我们是好朋友，几乎就像我爱凯蒂·莫利丝一样。我到孤儿院的前一天晚上，特意跑去同维奥蕾塔道别。在孤儿院，我深深地思念着维奥蕾塔，再也没心思想象出另一个知心朋友，即便那里仍然有让我想象的空间。”

“如果没有让你胡思乱想的地方就好了，” 玛瑞拉冷冰冰地说，“一天到晚地热衷于那种空想，你不能这个样子。如果你能结交一位真实的好朋友，把你脑子里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出去，对你倒是很有好处。你最好不要跟巴里太太提起凯蒂和维奥蕾塔的事，要不然她会认为你在撒谎。”

“我不会对他们说的，她们俩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向别人谈起。但是我很愿意告诉你，玛瑞拉。哎，快看！从苹果花里飞出一只大蜜蜂。苹果花里是一个多么可爱迷人的世界呀！啊，如果能躺在微风轻轻吹拂的苹果花里进入梦乡，该有多浪漫呀！如果我不是女孩子，我愿意变成一只蜜蜂，每天生活在花丛中。”

玛瑞拉哼了一声：“你昨天不是还想变成海鸥吗？这样朝三暮四的。我说过了，赶快记住祷告语，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像身边一有人听你说话，你就止不住似的。你还是到自己的房间去背祷告语吧。”

“我已经差不多都背下来了，就剩下最后一行了。我可以把苹果花也一起带上去吗？”安妮恳求道。

“不行，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再说，随便摘花是不良行为呀。”

“我也有同感，好不容易绽开的花朵，被采摘后生命就缩短了。我要是苹果花呀，肯定会讨厌别人采摘我的。可是，我怎么也抵挡不住它美丽的诱惑，您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好呢？”

“安妮，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回自己的房间去，难道你没听见吗？”

安妮这才叹了口气，回到二楼东山墙的屋子，坐在窗边的一把椅子上。

“啊，太好了！终于背下来了。其实刚才上二楼时，我就把最后一行记住了。现在，我要用幻想把这个房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地板上铺着白色的天鹅绒地毯，上面绣满了粉红色的玫瑰，窗户上垂挂着粉色的丝绸窗帘，墙壁上挂着金色和银色的织锦壁挂。家具都是用桃花心木制成的。我姿态优雅地横卧在由粉色、蓝色、鲜红色和金色的丝绸椅垫堆积而成的高高的躺椅上，墙壁上挂着考究的大镜子，通过它可以目睹自己的风姿。我有高挑的身材，如女王一般高贵，穿着带白色花边的裙子，一直拖到地上，胸前点缀着珍珠，头发上也镶嵌着珍珠，头发漆黑发亮，肌肤好似象牙一般洁白，我的名字叫做科迪莉娅·菲茨杰拉德小姐。嗯，不行，这个名字听上去怎么也不像真的。”

安妮轻轻地跳着小步来到镜子跟前，偷眼往里一看，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是一张长满雀斑的小脸和一双表情认真的灰眼睛。

“你不过是绿山墙的安妮！”安妮自言自语地说道，“无论你怎样幻想成为科迪莉娅小姐，可到头来还是这张脸。不过，做绿山墙的安妮要比无家可归的安妮强上一百万倍！”安妮贴近镜子，满怀深情地和镜中的自己吻了一下，便又回到了敞开着的窗边。

“尊敬的‘白雪皇后’殿下，您好！洼地的白桦树们，你们好！山丘上可爱的灰色小屋，你好！我又要结识一位新朋友——黛安娜了，虽说这是件高兴事，但却限制了我对你们的爱。我不会忘记凯蒂和维奥蕾塔的，忘记了她们肯定会令人伤心的。无论是书柜中的女孩，还是回声女孩，她们都讨厌心受到伤害。所以要切记不能忘记她们，每天要送给她们一个飞吻。”

安妮的指尖挥过鲜红色的花朵，抛出几个飞吻，然后又双手托腮，思绪再次愉快地漂向无边无际的幻想海洋。



第9章 林德太太受了惊吓（精读）

名家导读

好事的林德太太来到了绿山墙。她见到安妮之后十分惊讶，甚至受到了几分惊吓，她为什么会受到惊吓呢？她对安妮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林德太太来看望安妮时，她已经在绿山墙农场住了两周了。当然了，没能及时来拜访，并非林德太太的本意，她自己也没料到会突然患上一场严重且不合时宜的流行性感冒，无法出门。这期间，有关安妮的消息已在附近传开了，所以当医生准许林德太太自由活动后，她便插了翅膀似的赶往绿山墙。

这两个星期，安妮过得神仙般的快乐。在玛瑞拉允许她自由支配的时间内，绿山墙附近的树丛、草坪、苹果园、洼地里的泉水等地区，她全都造访过了，而且玩回来后，会热情洋溢地告诉马修和玛瑞拉自己的探险经过。马修当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了，他总是默默地听着，会心地微笑。玛瑞拉虽然也听任安妮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可一旦察觉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安妮的话题吸引住时，便总是立刻打断，并教训她一顿，好让安妮变得安静些。

当林德太太来拜访的那个傍晚，安妮正在果园里游乐，玛瑞拉则坐在客厅里编织。林德太太于是有了绝好的机会抓住玛瑞拉，详细地说起自己生病的经过，从浑身的关节疼痛到每一次脉搏，直到玛瑞拉确信了这流行性感冒的严重性后，才说出了她此次拜访的真正目的。

“我不断听说你和马修做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

“只是我自己虚惊了一场。”玛瑞拉解释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严重的事。”

“这种差错发生在你家，真是一场灾难！”林德太太深表同情地说，“不能送回去吗？”

“送倒是想送过，不过后来又死了这条心。说实话，马修很喜欢这孩子，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点儿小毛病不碍大事，她还认为我家和她以前生活过的两个家不一样。她是个非常开朗、可爱的孩子。”

“既然这样，你得担负起相当大的责任哪！”林德太太满面愁容地说，“你和马修都没有养育小孩的经验，又不清楚这个孩子的来历和个性，更不知道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模样，真是自找麻烦！”

“我不会感到灰心丧气的。”玛瑞拉一点儿也不在乎，“我要是决定好干什么，就轻易不会动摇。你想见见安妮吧，我给你把她叫来。”

才说着，安妮正好一溜烟地跑进来，突然看见家里有客人，竟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安妮身上还穿着从孤儿院带来的那套又紧又小的衣服，露出细细长长的两条腿，红彤彤的脸上，雀斑比平常更加明显，一头被风吹乱的蓬松红发，像燃烧着的火焰，使得她看起来有点儿怪异。

阅读理解

这段话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形象地表现出了安妮的外貌特征。

“怎么这么瘦？”林德太太开始评论。她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她一向敢讲敢干，受人爱戴，并深为自己这种毫不客气的直爽性格感到骄傲。“长得实在不好看。你过来，让我仔细瞧瞧。天哪，这么多讨厌的雀斑呀，从来没见过，头发红得像胡萝卜似的！来，到这儿来。”

安妮照办了，但并不是像雷切尔·林德太太期望中的那样。她几步穿过厨房，来到林德太太的面前，小脸气得通红，嘴唇直哆嗦，瘦小的身体从头到脚不停地颤抖着。“我非常讨厌你！”安妮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一边用脚踩着地板，“我讨厌你，讨厌！讨厌！从没见过像你这样没礼貌、好批评人的人。”



“安妮！别这样！”玛瑞拉连忙惊恐万状地阻止她。

安妮却丝毫不加理会，继续咆哮：“你可曾想到这样批评人，别人会有什么感受？要是别人说你‘又矮又胖，一点儿也没有头脑’，你受得了吗？我现在一点儿也不在意惹你生气，因为是你先那样说我的。”地板被安妮使劲儿地跺着，发出愤怒的“咚！咚！”声。

林德太太受到惊吓，也不禁扯开了嗓门叫道：“哎呀！从没见过脾气这样坏的女孩。”

“安妮，进屋去，给我进去！”玛瑞拉呵斥道。

安妮“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然后飞似的跑进正厅，随手狠狠地带上了门，震得外面阳台里堆积的空罐子也好像受到了打击，稀里哗啦一阵乱响。接着，安妮旋风般地上了二楼，又传来一记沉闷的响声，东山墙屋子的门也被猛地关上了。

阅读理解
这段话通过一连串的声响，表现出了安妮内心所遭受的打击以及她的痛苦。

“唉哟，收养这么一个孩子，真够你受的了！玛瑞拉。”林德太太一副无法形容的严肃表情。

“不过，雷切尔，你这样尖刻地当面批评小孩，也未免太过分了吧？”

话刚出口，玛瑞拉自己也吓了一跳，她原先是想说抱歉，谁知竟会鬼使神差说出这种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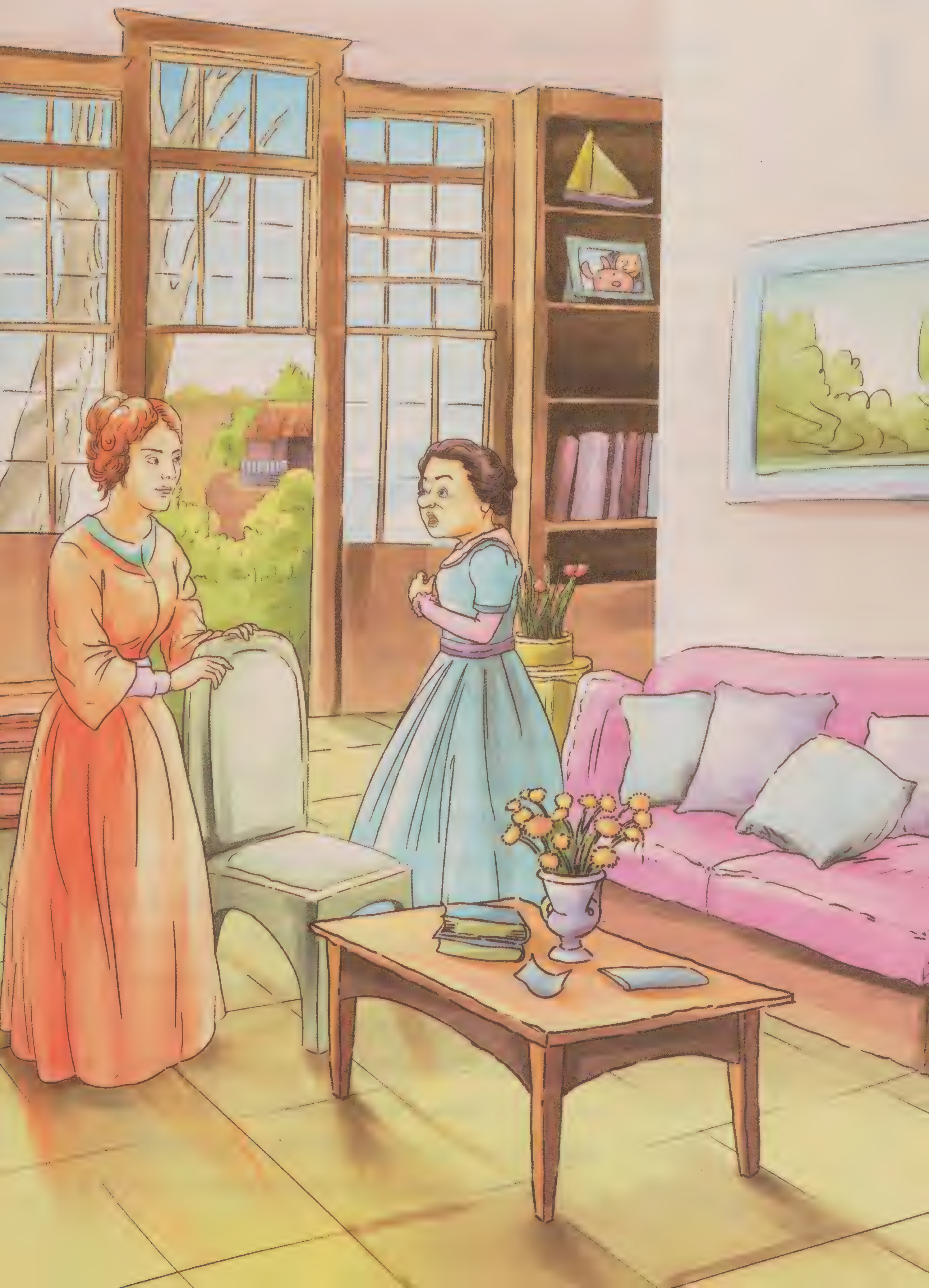
“玛瑞拉？她那么可怕地大声叫喊、发脾气，你居然为她辩护？” 林德太太愤愤不平地质问道。

“不，”玛瑞拉慢慢地说，“出了这种事，我肯定是要教训她的。可是我们必须替她想一想，从来没有人教育过她什么是错和对。另外，雷切尔，刚才你确实说得有些过分了。”

林德太太好像自尊受到伤害似的站了起来。

“好！好！你说得好，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有你受的了。我真地非常同情你，建议你该准备一根鞭子教小孩，武教比文教有效多了。玛瑞拉，我回去了，以后大概不会再来打扰你。我被个小孩子这样地训斥、侮辱，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呀。”

说完，林德太太便飞快地离开了，剩下玛瑞拉一个人心情沉重






地走向了东山墙的屋子。

边上楼梯，玛瑞拉边琢磨着该怎么办。玛瑞拉很惊讶，这个安妮怎么敢在林德太太面前发那么一通脾气，真怪她运气不好呀。并且她突然意识到，与其自己为安妮的莽撞感到悲哀，倒不如说自己为出了这种事而感到羞耻、丢脸。还有，该怎样惩罚安妮呢？对于林德太太的孩子们来说，打屁股也许有效，但林德太太建议用桦树枝打，实在让玛瑞拉无法接受，玛瑞拉从来没想过用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对！应该让安妮自己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一定要想出一个更加有效又特别的办法。

玛瑞拉看见安妮正趴在床上放声大哭，满是泥土的鞋子被甩到了洁净的被罩上面，她已经无暇顾及到这些了。

“安妮。”玛瑞拉用温柔的口气招呼道。

没有回答。

“安妮！”玛瑞拉不高兴了，“现在立刻从床上下来，有些话你必须要听。”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安妮对于林德太太对自己的评价所感受到的伤心和委屈。


安妮含着眼泪爬下来，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泪痕满脸的她，依然很倔强地看着地板，不愿抬头。

“你自己想想，这种态度妥当吗？”

安妮没有直接回答，却抗议道：“她作为一个大人没有权力说我难看，还批评我的头发像胡萝卜。”

“看看，你又发脾气了，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没有权力说你，安妮，我可是感到羞耻呀，真的感到羞耻！我本想让林德太太看到一个举止文明、有礼貌的你，没想到你竟让我丢脸，她不就是说你长着红头发，样子有点丑吗，还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你自己不也总说你是红头发吗？”

“可是，自己说是自己说，和别人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呀！”安妮又提高了哭声，“自己也许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别人不这样认为。您一定认为我的脾气糟透了，但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被人那样挖苦、讽刺，就觉得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往上

涌，甚至连呼吸都要停止了，我没办法只有大发脾气了。”

“你要知道，你现在可是大出风头了。林德太太会到处宣扬你的事情，她会把这一切讲得绘声绘色，你发脾气的样子很可怕，安妮。”

“您有没有想过，被人批评自己又瘦又难看，是什么滋味？”安妮一急，又满眼泪珠自己辩白。

这句话勾起了玛瑞拉的回忆。她记得很小的时候，一位阿姨指着她，对另一位阿姨说：“好可怜的孩子，长得又黑又难看。”

那时自己也感到非常难过，如今已经五十岁了，每想起那件事，就如刚发生过一样。想到这里，玛瑞拉的语气才缓和下来：“林德太太是心直口快，而且做得有些过火，但这并不能成为你乱发脾气的借口。对你而言，她是个陌生人，一个长辈，另外，她还是咱们家的客人，这三点理由都充分地要求你应该以礼待人。可你却如此粗鲁，有点不像话了。”说到这里，玛瑞拉已经考虑出了一个处罚安妮的好办法。

“过一会儿，你一定要到林德太太家去当面承认错误，就说自己乱发脾气是不对的，请求她的宽恕。”

“不要！”安妮一口回绝，“我就是不要这么做。我宁愿被关进潮湿的地窖里，终日与蛇、蟾蜍为伴；哪怕只有水和面包，我也能忍受。但是我忍不了那口气，绝对不会向她道歉。”

“对不起，我对把人关到什么地牢里根本不感兴趣。”玛瑞拉冷冷地说，“何况，在安维利还没有地窖哪。不论你怎么有理，都得向林德太太道歉。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房间！”

“你这样做，就是让我永远待在这个房间了！”安妮悲伤地说，“我不能和林德太太说我为自己向她说了那些话而感到难过，因为我根本就不感到难过。我只是为自己让你苦恼而感到难过。不但如此，我还为自己刚才能说出那些话而感到高兴呢！我根本无法想象说出什么自己不对、错了的话。”

“也许到了明天早晨，你的想象力就会恢复过来了。”玛瑞拉站起来说道，“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好好想一想，反省反省。你要是

阅读理解
通过语言描写，表现出了安妮内心的焦急与气愤。

阅读理解
通过这段语言描写，表现出了安妮的倔强与可爱。





想留在绿山墙，就得争取做个好孩子。看今晚的样子，你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

留下这句足以让安妮歉疚的话，玛瑞拉便到厨房去了。其实她自己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懊恼刚才对林德太太的态度有欠妥当，明知不对，可还是情不自禁，而且一想起林德太太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模样，却忍不住想笑。



名家点拨

玛瑞拉变得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她已经开始从安妮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这说明了什么呢？

第10章 安妮的道歉

名家导读

安妮去向林德太太道歉了。她的道歉起到了效果——林德太太原谅了她。但玛瑞拉却批评她不该这样道歉，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晚上，玛瑞拉对马修什么也没说。不过到了第二天早晨，安妮仍然是死不认错，她只好对马修说出了安妮不能来吃早饭的理由。玛瑞拉把安妮如何冲林德太太发脾气的事描述了一遍。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发脾气的。谁让林德太太总是那么多嘴多舌，爱管闲事呢！”马修听完不满地说。

“马修，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明明是安妮这孩子不好，为什么还护着她？你是不是还想说不用处罚她了？”

“不，不是那回事……”马修有些局促不安，“我看处罚是应该的，但是不必那么严厉。玛瑞拉，从来没有人正确地教导过她，你——能给她吃点东西吧？”

“我什么时候用饥饿强迫别人反省来着？”玛瑞拉愤愤地说，“每顿饭菜做好了后，我自己送上去。不过，什么时候她想通了，同意去林德太太家承认错误，什么时候才能放她出来，请哥哥不要阻拦我。”

这天家里显得寂静冷清。安妮还是很倔强，不肯认错。早餐、午餐和晚餐，玛瑞拉把食物送上楼去给她吃，结果她一点也没动，食物又原封不动地拿下来。马修看了很担心。





傍晚，玛瑞拉到后面牧场去了，正在仓房周围转来转去的马修看到这一情况，便马上像小偷似的溜回家里，悄悄地上了二楼。平时，马修只习惯待在厨房或是厅堂边上自己那间窄小的卧室里，只有当牧师来做客时，马修才偶尔很不情愿地来到客厅和起居室陪牧师喝茶。二楼他更少光顾，只是四年前的春天帮玛瑞拉换壁纸时才来过，从那以后马修再也没上去过。

马修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东山墙的屋子门前，足足站了好几分钟，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用指尖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房门，朝里边看去。只见安妮正坐在窗边的黄椅子上，悲伤地凝视着院子。看到她那纤弱哀愁的样子，马修心疼极了，他轻轻地掩上门，来到安妮的身边。

“安妮，”马修悄声问道，“怎么了，没事吧？”

安妮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回答道：“唉，胡思乱想消磨时间呗，只是觉得有点儿寂寞。不过，我还是能保持心平气和。”安妮极力露出一个微笑，像是准备坚强地面对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漫长而孤寂的禁闭生活。

马修听了小孩子的话很心疼，觉得刻不容缓，必须想出一个好办法，让事情早点解决，而且玛瑞拉很快就会回来了。

“安妮，你听我说，早点结束这件事好不好？玛瑞拉是个说话算数的人，道歉是迟早的事，你一定得办的。”

“你指的是向林德太太道歉的事？”

“对，就是那件事。”马修一个劲儿地为安妮鼓劲儿，“去说点什么，你看怎么样？”

“如果是为了马修，我就试试吧。”安妮想了想说道，“这件事是我不对，是我错了，现在我承认了。可是昨天晚上，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为这件事气得一夜都没睡好，夜里醒了三次，真把我折腾得够戗，不过今天早晨起来后，我就感觉好多了，不再那么生气了，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难忍的羞臊感，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尽管这样，我也不能去向林德太太道歉。毕竟我受了她的侮辱、挖苦，是吧？我要认错了，还真不如一辈子都在这里闭门不出哪！可要是为了马修，如果你真的希望我去的话……”

“是的，我当然希望你去。你要是不到楼下来，这家里就一点儿生气也没有了。快去把事情了结了吧——这才是个好孩子。”

“那好吧，我去！”安妮果断地下定了决心，“玛瑞拉要是回来了，我马上就告诉她说我悔改了。”

“那就好，这样你就对了嘛。可是你别告诉玛瑞拉，我曾向你提起这件事，否则她会怪我多管闲事。”

“我会保密的，您放心好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

怕玛瑞拉发觉真相，马修很快地离开了安妮的房间，然后一口气溜到了附近一座牧场去。

玛瑞拉赶牛回来，走近楼梯口时，被安妮一声轻柔的“玛瑞拉”唤住了。

“什么事，怎么了？”玛瑞拉站在厅堂里问道。

“玛瑞拉，我昨天冲林德太太发脾气，有些失礼了。是我错了，我想去林德太太家向她道歉。”

“好啊。”玛瑞拉简单回答了一句。就在刚才，她的内心还像一团乱麻似的，担心要是真的和安妮这样僵持下去，不知最后该怎样收场才好，“等挤完了牛奶，我就带你去。”

挤完了牛奶，玛瑞拉便领着安妮出了门。玛瑞拉满面春风，安妮却一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样子。走到半途，安妮悲伤的表情却像变魔术似的突然消失了，不但把头抬得高高的像骄傲的小公鸡，而且步伐也轻快有力，似乎有说不出的高兴。玛瑞拉很快注意到了安妮的这一变化，心里感到很不满意。她应该带着一种悔过、谦卑的态度去向林德太太道歉，可是她身上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情绪。

“安妮，你在想什么呢？”玛瑞拉严厉地问。

安妮一双闪亮的眼睛看着玛瑞拉，答道：“我正在想该怎样向林德太太道歉。”

照理说，安妮应该没有理由这么开心，但她竟然还细心地在拟道歉的腹稿，使玛瑞拉备受安慰。

当她们到达林德太太家时，她正在厨房编织。一看到林德太太，安妮脸上立刻露出愧疚的神情。她单膝跪在林德太太面前，伸出颤抖的双手，说：“噢，林德太太，太对不起了。”安妮声音颤抖地说，“就是用尽整整一本

词典中的词汇，也说不尽我现在内心的悲哀和悔恨，我确确实实做错了事。我是个女孩子，却这么野蛮无礼没教养，害得善良的马修和玛瑞拉为我蒙羞，我真是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坏小孩，应该受到惩罚，被善良的人们看不起也是理所应该的。因为林德太太您讲了几句真话，我又瘦又满脸雀斑，还有一头红发，就对您乱发脾气，我应该接受处罚。请您千万要原谅我，如果您不原谅我，我也许会伤心一辈子。我想，您不会忍心见一个可怜的孤儿伤心一辈子吧？请您无论如何也要宽恕我，林德太太。”说完，安妮便紧握着双手，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审判。

安妮的悔过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点从她真诚的语言可见一斑，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都被她那实实在在的一席话给打动了。这位爱管闲事却又仁慈、热心的太太心中曾经有过的所有恼怒顷刻之间都化为乌有。

“好了，你快起来！我原谅你就是了。”林德太太亲切地说，“我也有错，心快口直，也请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知道有个女孩子，小时候头发就跟你一样红，可是长大以后就变成好看的棕色，我希望你也会跟她一样哩！”

“真的吗？谢谢太太带给我希望，我会永远牢记太太安慰我的话。一想到将来能拥有棕色的头发，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忍受——对了！我可不可以到您家庭院的苹果树底下坐坐？那里比较适合发挥想象力。”

“哎呀，当然可以了。你要是愿意就去吧，要是喜欢，还可以在墙角采一束白色的百合花。”

安妮刚一出去，林德太太便轻快地站了起来，点亮了灯。

“玛瑞拉，请这儿坐。安妮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其实挺招人喜欢的，我已经能理解你们为什么收养她了，也能体会你喜欢的理由。她的脾气虽然坏了点儿，但是很诚实，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孩子的。当然，她说话的方式有点古怪，叫人不可思议，另外脾气还有点倔，不过，能和你们这样有良知、仁慈的人生活在一起，她一定会慢慢变好的。她是有些脾气急躁，但急躁的孩子往往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知错必改。这种类型的孩子不会撒谎，更不会欺骗。说到底，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喜欢上这个孩子了，玛瑞拉。”

直到玛瑞拉告辞要回去时，安妮才从昏暗、弥漫着阵阵清香的果园里走出来，手里握着一束洁白的百合花。

“我的道歉很巧妙吧？”安妮边在小路上走着，边怡然自得地问道，“我觉得要是道歉，最好是彻底些。”

“的确够得上彻底了。”玛瑞拉感慨地说。

一想起刚才的情景，玛瑞拉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可对安妮那段巧妙的道歉的评价，玛瑞拉感到很头疼，如果批评安妮一顿的话，那可就愚蠢到家了，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玛瑞拉还是严厉地训斥道：“别再像刚才那样道歉了，从今往后，希望你多多注意，不要再任性、乱耍小孩子脾气了。听见了吗，安妮？”

“只要别人不批评我的红头发就没事。”安妮叹了口气，又说，“对其他的事我不会随便发脾气，只有在提到头发时，我就感到讨厌透底。玛瑞拉，我长大以后，头发真的会变成漂亮的棕色吗？”

“过分在意外表对你没好处，你不觉得这样太过虚荣了吗？”

“我不过是喜欢漂亮的东西罢了，偏偏自己又长得不好看。您说，我这样不是很可怜吗？”

“容貌的美丽不是真正的美，只有善良的心灵和得体的举止才是真正的美。”玛瑞拉引用了一句谚语。

“这话您好久以前也对我说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安妮怀疑地说道，并嗅了一下百合花的香味。

“多香啊！送我花的林德太太真是好人呀，我已经一点儿也不记恨她了。今天得到了宽恕，心情特别好，今夜的星星真好看！要是能住到星球上，您看哪个比较好？我最喜欢那

座山顶上空那个大的闪闪发光的星球。”

“安妮，求求你给我住嘴吧！”玛瑞拉觉得跟这样一个一刻不停地唠叨、满脑子古怪幻想的孩子聊天，真是够累的。

直到走上绿山墙的小路，安妮才算安静下来。安妮突然紧紧地依偎在玛瑞拉身边，把自己的小手放到了玛瑞拉干瘦的手中。“一边想着这就是自己的家了，一边往回走，该有多幸福呀！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绿山墙。以前，我还从来没爱上过什么地方，还没把哪里当成过自己的家呢！噢，玛瑞拉，我太幸福了！我现在就可以做祈祷，而且觉得一点儿也不难。”

当安妮的小手接触自己的手那一刹那，一种从未有过的暖意涌上玛瑞拉的心头，那是她从来未曾体会过的母爱感觉。这种温馨又甜蜜的感觉，扰乱了玛瑞拉的心。为了恢复镇静，她赶紧告诉安妮：“乖小孩永远都是幸福的。”

“知道了。”安妮回答道，“我现在正幻想着我变成了吹拂树梢的风哪，吹拂树木吹腻了，就轻轻地吹吹树下的草，然后再飞到林德太太家的院子里，微微地摇晃几下花朵，再呼啸着穿过长满三叶草的大原野，然后漂到‘碧波湖’，掀起层层涟漪。风的的确确能使人产生各种联想啊！玛瑞拉，我想沉默一会儿了。”

“那太好了，感谢上帝！”玛瑞拉虔诚地长叹了一声。

第11章 礼拜日学校印象（精读）

名家导读

经过那次道歉，玛瑞拉对安妮更好了。玛瑞拉给她做了三件衣裳，安妮会喜欢吗？为什么呢？

“怎么样，喜欢不喜欢？”玛瑞拉问道。

此时的安妮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严肃地审视着放在床上的三件新连衣裙。

一件是用茶色方格花布做成的，布料是去年夏天玛瑞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手里买下的，看上去很结实耐用；另一件是黑白方格棉绒的布料，是在冬季货品降价时买的；第三件是玛瑞拉前些日子刚从卡摩迪的店里买来的，是硬邦邦的蓝色印染布料，看上去很难看。三件新连衣裙全是由玛瑞拉亲手缝制的，样式全都一样，没有打褶，腰身没有装饰，袖子还是直筒的，看上去紧巴巴的，样子非常简单。

“我会装得很喜欢。”安妮一脸不高兴地回答道。

“装得很喜欢？你的意思是说不喜欢它们了？为什么？每一个都是新做的，而且款式简单大方。”

“是的。”

“那为什么不喜欢？”

“只是，只是不怎么漂亮。”安妮回答得很勉强。

“不漂亮？”玛瑞拉对此嗤之以鼻，“我可没打算要做漂亮的衣服。我不喜欢小女孩爱慕虚荣，太重外表。这里摆放的衣服没有多余的褶边和装





饰，牢固耐穿，今年夏天你只有这几件衣服了。你要小心点儿穿，别弄脏弄破了。你可以换下这件又短又小的旧绒布衣服了，我想你应该心怀感激才对。”

“玛瑞拉，请您不要介意，我还是很感谢您为我做的这一切的。只是如果能有一件灯笼袖衣服的话就更好了，因为现在流行灯笼袖的款式。”

“如果没有激动，你也要生活。我没有多余的布料缝那种袖子，而且我觉得它们看上去怪里怪气的，根本没有普通样式的好看。”

阅读理解

正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爱的安妮同样也有爱美之心，她渴望有漂亮的裙子，渴望有美丽的头发。

“我倒是觉得穿得怪点儿比独自一人穿得土里土气的要好。”安妮无可奈何地辩解道。

“我只希望你的行为举止能够和其他女孩子一样，不要太离奇了。你先把衣服好好地挂起来，然后坐在这里，预习一下礼拜日学校的课程。我已经从贝尔老师那里取来了教材，明天你就到礼拜日学校上课去吧。”玛瑞拉说完，很不高兴地下楼去了。

面对着那几件衣服，安妮感到伤心又难过。“我多么希望有件白色灯笼袖的衣服，为了这件事我每天都向神祷告。看来，神根本没有时间管一个小小孤儿衣服的事情，才会让玛瑞拉照她自己的意思做。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当做其中一件衣服是有白色灯笼袖和漂亮蕾丝花边的。”

第二天早晨，玛瑞拉由于头痛得厉害，没办法带安妮一起去礼拜日学校。

“安妮，你先到林德太太那儿去，请她带你去学校吧，让她告诉你在哪个班级，还有，要懂礼貌，注意言谈举止。学校放学后，要去听传教，再请林德太太帮你指点一下你该坐的位置。这是我们捐献的钱。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看，鬼鬼祟祟的样子，回来后还要跟我说说传教的内容，我很想听一下。”

安妮穿着浆得硬邦邦、黑白相间的格子衣服出门了。这件衣服还比较合适，但是衣服的款式使得原本就很瘦的安妮看起来更瘦。头上那顶闪闪发亮的水兵帽虽然是新的，但是对一直梦想着帽上有

缎带或花饰的安妮来说，还是蛮失望的。

绿山墙前面的小路才走出一半儿，安妮便被两旁的金凤花和野蔷薇吸引住了，于是，她索性摘起花来，然后把花编成了一顶花冠，戴在帽子上。不管别人怎么想，安妮自己感到非常得意。她摇晃着被粉色、黄色装点起来的一头红发，迈着轻快的脚步，蹦蹦跳跳地走在大街上。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安妮内心的欢快，同时，也表现出了她的创造力。

来到林德太太家时，林德太太早已经走了，于是安妮只好独自一人来到了教会。

教会门口挤满了穿着白色、蓝色、粉红色等各种各样漂亮衣服的小女孩。当安妮出现时，她帽子上怪异的装饰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安维利村的女孩子们对于安妮的事早有耳闻。听林德太太介绍，安妮是个很有个性、脾气古怪的孩子，而马修家的雇工杰里·波特则对她们说，安妮似乎头脑有毛病，她老是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再不就是和花草树木谈心。女孩子们偷偷地望着安妮，用书





本掩着嘴，叽叽喳喳地小声议论着。

> 阅读理解
> 这段话通过其他女孩子的视角，表现出了安妮的与众不同，同时，也反映出了其他女孩子对安妮的看法。

做完礼拜，安妮走进罗杰逊小姐的班级，却没有人愿意坐在安妮身旁。罗杰逊小姐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妇女，教主日学已经有二十年历史了。她问了安妮好几道问题，幸好玛瑞拉曾经事先训练安妮，所以她还能对答如流，不至于当众出丑。

头一次见面，罗杰逊小姐就没给安妮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而且安妮还觉得自己非常的凄惨。因为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女孩子都穿着灯笼袖的衣服，这使她实在不能容忍，她觉得如果不能穿上带灯笼袖的衣服，生活简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今天对礼拜日学校的印象怎么样啊？”安妮刚一到家，玛瑞拉便问道。因为花冠早已被太阳晒蔫了，安妮把它扔在了回家的小路上，所以玛瑞拉对这件事毫无察觉。

“什么都没意思，总之，糟糕透了。”

“安妮！”玛瑞拉训斥道。

安妮叹口气，往椅子上一坐。“我到林德太太家时，她已经早一步先走了，我只好一个人去。到了教会后，我遵照您的教导，非

常谦恭有礼。可是贝尔先生的祈祷文好冗长乏味啊！我听得好烦，只好看窗外的风景，做各种想象，因为从窗户可以看见‘闪光的小湖’，我可以一边遥望着湖水，一边幻想着美好的事情。”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认真听贝尔先生的祈祷。”

“可是，我觉得贝尔先生念祈祷文的时候，好像很心不在焉——就像神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根本听不见一样。好不容易贝尔先生才做完礼拜，我就被分配到罗杰逊小姐的班级。看到别人的袖子都是灯笼袖，我就一个劲儿想象自己的袖子也与她们的一样。可是不奏效，一点儿也想象不出来。”

阅读理解

通过安妮的这段话，表现出了礼拜日学校生活的枯燥无味。

“在学校里脑子尽想着衣服的事是不对的，更不应该不专心上课。课文已经弄懂了吗？”

“啊，没关系，罗杰逊小姐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都流利地答上来了。在课堂上只有她一个人可以提问真有些不公平。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问她，但我觉得她不会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别的孩子都会背诵圣经赞歌，罗杰逊小姐问我会背诵点什么，我只好告诉她我什么也不会。如果是《守卫主人之墓的犬》之类的我还能背诵出一些。三年级的课本里就有这首诗，虽说它不是一首关于宗教的诗，但它的内容非常让人悲伤，所以我认为它和《圣经》里的诗篇很相似。罗杰逊小姐不同意我的看法，她希望我在下礼拜日前，把第十九首赞美诗背下来，然后在教会里诵读，这首诗写得太美了，特别是有几行令我激动不已——

在密底安不吉利的日子里

被虐杀，

如同骑兵大队倒下那样

迅急。

“这首诗的有些词我搞不太清楚，但却被强烈地震撼了，我已经等不及了，从这礼拜我就要开始背。学校放学后，罗杰逊小姐还把我领到了我



应该坐的位子上，林德太太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没去打扰她，一直老老实实地坐着。今天传教的内容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很长很长，我要是牧师，肯定会选些短小的篇章来讲。传教真的需要有耐心，就连牧师传教的题目也长得让人厌烦。牧师的话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想象力的话，那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没太仔细听，只顾自己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了。”

玛瑞拉很想教训安妮没有专心听道，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因为安妮的话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玛瑞拉自己也对牧师讲道的内容和贝尔先生的祈祷文感到无趣，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也许只有天真无邪的小孩，才会老实不客气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吧！童言无忌啊！



名家点拨

安妮在安维利村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似乎不太顺利。别人都觉得她怪怪的。但安妮的率真却打动了玛瑞拉，因为她也觉得牧师的讲道和贝尔先生的祈祷文了然无趣。

第12章 关于友谊的誓言

名家导读

从这一章开始，安妮开始有了好朋友。那个女孩叫什么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安妮在礼拜日学校的第一天用花冠装饰帽子的事，玛瑞拉是下一个礼拜五以后才知道的。玛瑞拉从林德太太那里一回来，便把安妮叫到了跟前。

“安妮，林德太太跟我说，上次你去教会的时候，帽子上还戴着顶花冠，怪模怪样的，是这样吗？你究竟是怎么想的，你当时还觉得自己很漂亮吧？”

“其实我也知道黄色和粉红色不适合我。”安妮说道。

“我指的不是颜色的问题，而是好好的一顶帽子插满了花，你不觉得挺别扭吗？你啊！真让人伤脑筋。”

“我不明白，为什么花别在衣服上就不稀奇，而放在帽子上就不行了呢？”安妮反问道，“好多孩子都把花别在胸前，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呀？”

“不准顶嘴！以后不可以再胡闹瞎来了。林德太太说看到你的那副怪样子，害她好尴尬。想叫你拿掉那些花，她又不能离开座位。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在我背后说长道短的，好像我什么也不懂，才会把你打扮成那个样子似的。”

“对不起，我没想到那是不对的事情，只是想这么好看可爱的花要是放在帽子上该有多美呀，别的孩子不也都在帽子上装点上一朵假花吗。”安妮含着眼泪解释说，“自从我来了以后，没少给玛瑞拉添麻烦，我想我还是返




回孤儿院去更好些。虽说到了那儿一定很不幸，可是我不回去肯定是不会安心的，我本来就很瘦，要是这样的话，很快就会瘦没了。即使这样，我看也比给玛瑞拉招惹麻烦强呀。”

“不许胡说八道！”看着哭哭啼啼的安妮，玛瑞拉有些心慌意乱，“我不会把你送回孤儿院的。你只要像别的孩子那样，规规矩矩的，不做稀奇古怪的事就行了。快别哭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吧，黛安娜·巴里今天回来了，我打算向巴里太太借个裙子剪裁的纸样，你要是愿意，也一起去认识一下黛安娜吧。”

安妮紧紧地握着小拳头，满脸泪痕地站了起来。

“玛瑞拉，我好紧张，一想到要见到黛安娜，我就怕得不得了。她要是不喜欢我该怎么办呢？若真是那样，那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悲剧啦！”

“不用紧张，而且不要用那么夸张的形容词，半大不小的孩子，老是说这么长的字眼，让人听起来觉得好奇怪。现在问题不在黛安娜，而是黛安娜的母亲。即使黛安娜想跟你做朋友，如果她妈妈不喜欢你就没辙了。所以你要有礼貌，话不要太多，也不要用莫名其妙的字眼——啊！你为什么发抖呢？”

安妮的确在发抖，而且脸紧张得一阵青、一阵白的。

“噢！玛瑞拉，如果你是我，也会这样。想到马上要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见面，却可能因为她的母亲反对，而做不成朋友，我就好紧张啊！”说完，安妮便赶紧去取帽子了。

她们走过小河，穿过丘岗上的枞树林，抄近路来到了巴里家门前。玛瑞拉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巴里太太个子很高，黑头发黑眼睛，给人一种果断、坚毅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在对孩子的要求方面她是非常严厉的。

“你好啊，玛瑞拉？”巴里太太热情地问候道，“快请进，这位就是你领养的那个女孩子吧？”

“哎，是的。她叫安妮·雪莉。”玛瑞拉介绍说。

“名字拼写时带字母‘e’。”安妮急忙补充道。兴奋之余她感到有些颤抖和呼吸困难，关于拼写这个要点若是被误解了，那可不得了，所以她豁出去了。

巴里太太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理解，只是亲热地握了握安妮的手，问道：“你好吗？”

“谢谢您，我身体很好，只是现在有些紧张。”安妮很严肃地回答。然后，她放低声音，冲着玛瑞拉说道：“我的话说得还算正常吧？”没想到，这句话被大家全都听见了。

黛安娜正坐在沙发里看书，见玛瑞拉她们进来，她赶紧把书放下。她遗传了母亲的黑头发、黑眼睛，红扑扑的脸颊，看上去非常漂亮，直爽而愉快的神态则很像她的父亲。

“这是我家的黛安娜。”巴里太太介绍道，“黛安娜，领着安妮到院子里去看看花，光是看书对眼睛可不好，最好是到外面待一会儿。”

两个孩子一出去，巴里太太便和玛瑞拉唠起了家常。

“这孩子看书有点儿太多了，我怎么说都不行，因为她爸爸总是袒护她、支持她，所以她一看上就没完没了。我真希望她能交上个要好的朋友，也许能经常出去玩儿。”

黛安娜有些害羞地邀安妮一同走出去。阳光从古老的枞树间穿进庭院，一眼看去，大柳树和枞树围成的园子里，满园子的粉红、粉白、淡紫等争奇斗艳的美丽花朵。她们站在花从中，有些腼腆地注视对方。最后还是安妮鼓起勇气开口。她紧握着双手，轻声问：“黛安娜，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黛安娜笑了。她总是先微笑才说话。

“当然愿意！” 黛安娜玫瑰般的双颊绽放出甜美的笑容，点了点头说，“我很高兴绿山墙现在多了一个你。以前附近没有可以和我玩儿的同伴，而我的妹妹又太小了。”

“我们发誓永远是好朋友，可以吗？”

“要怎么发誓呢？”黛安娜很疑惑。

“就这样，首先手拉着手。”安妮庄重严肃地说道，“我们本应该在奔腾的流水上起誓的，我们就把这条小路想象成是奔腾的流水，先由我发誓：我郑重起誓，只要太阳和月亮存在，就一定竭尽一切，忠于我的知心朋友——黛安娜·巴里。这次该轮到你了，黛安娜，只要把我的名字加进去就可以了。”



黛安娜先笑了笑，才开始说誓言。然后，她亮晶晶的大眼睛注视了安妮好一会儿。

“安妮，我早听说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今天见到了你，果然不错，我想我会更喜欢你了。”

玛瑞拉和安妮踏上归途时，黛安娜一直把安妮送到独木桥边。安妮和黛安娜互相搭着肩，反复约定第二天午后一起玩儿，最后，她们不得不在小河边告别了。

“哎，怎么样，和黛安娜合得来吗？”一走进绿山墙的院子里，玛瑞拉便问道。

“是的。”说完，安妮满怀幸福地叹了口气，尽管玛瑞拉的话里多少带有些讽刺的意味，但安妮丝毫没放在心上。

“噢，玛瑞拉，我现在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最幸福的人了。今晚我准备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地向上帝祈祷一番，明天下午我和黛安娜打算在威

廉·贝尔山地的桦树林里盖一座过家家的房子，我能要点儿小木屋里面的碎陶瓷吗？黛安娜的生日是在二月，我的生日是在三月，你说这是不是巧合呢？黛安娜还要借给我书呢！感觉特棒。一想到这儿，我就高兴得心怦怦跳。而且她要教我唱歌，还要送我一幅美女图，可以贴在我的房间里。要是我也有东西送她就好了。啊！黛安娜比我矮出一英尺，但体重却比我重得多。她说还是瘦削的好，显得优雅，她也想再瘦一些，但我想她只不过是在安慰我。什么时候和黛安娜一起到海边去一趟，拣些贝壳什么的。我们两个都同意给独木桥下的小溪起个名字叫'德鲁亚德泉'，这个名字很雅致吧？以前我看过一本故事书，其中就有泉水叫做'德鲁亚德'，我想它一定是一位仙女的名字吧。"

"好了，安妮，少说些话，免得黛安娜受不了。 还有，你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才可以玩儿。"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安妮由于马修的到来变得越发欣喜若狂了。刚刚从卡摩迪的商店回来的马修，瞟了一眼正与安妮辩论着的玛瑞拉，怯生生地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小包裹交给了安妮："你说过你喜欢吃巧克力糖，给你买来了。"

玛瑞拉用鼻子哼了一声。

"巧克力糖对小孩的牙齿和肠胃都不好。唉！算了算了，你们两个不要装得可怜兮兮的。安妮，既然这是马修特地买给你的，就吃了吧！可是不要一次吃光，搞得胃不舒服。"

"我不能一下子都吃了，"安妮挺着胸脯说，"今晚上我只吃一点儿。玛瑞拉，分一半儿巧克力送给黛安娜行吗？要是行的话，这巧克力就会变得更香甜的。一想到要送给黛安娜点礼物，我就兴奋得不得了。"说完，安妮蹦跳着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望着安妮的背影，玛瑞拉感叹地说道："这孩子有个很明显的优点是不吝啬。她虽然才来了三个礼拜，可总觉得我们是很早就生活在一起了一样。马修，我已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安妮，这个家会变得怎么样？马修，你别总是那副早就预知了一切的样子。女人做出那副样子就已经很讨厌了，男人要是做出那副样子就更可恨。我承认你坚持把安妮留下来是对的，甚至连我也渐渐喜欢上了这孩子。但是马修，以后不许你老提过去的事。"



第13章 安妮的坦白

名家导读

在安妮要出去郊游的前一天晚上，玛瑞拉的漂亮胸针丢了，她怀疑是安妮给拿走了。但是，胸针是不是安妮给拿走的呢？安妮承认是自己拿走的吗？

一天晚上，玛瑞拉神情焦虑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此刻，安妮正端坐在一尘不染的桌子旁，一边剥着青豌豆皮，一边大声地哼唱着《榛树山谷里的内莉》。她唱得兴致盎然，而且表情也很丰富，可以说，这完全是黛安娜指导有方的结果。

“安妮，有没有看到我的紫水晶胸针？昨天下午从教会回来后，我明明记得把它别在针插上，可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

“怎么可能呢？下午您去妇女协会时，我还见过它哪。”安妮慢条斯理地说道，“当时，我正好从您的房门前经过，看见它正在针插上插着，就好奇地走进去看了看。”

“那么你有没有碰过它？”玛瑞拉急忙问道。

“是的。”安妮毫不隐讳地承认道，“我先拿在手上，后来又别在胸前，想看看会是什么模样？也想体会一下您别戴它时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么小的年纪就乱动东西，太不应该了。首先，没有经过允许就随便闯入我的房间本身就不应该，而且还乱动人家的东西就更不对了。快告诉我，后来你又把它放到哪儿去了？”

“衣柜上呀！我才别不到一分钟，心想应该没什么关系。我没想到不经您

同意不应该进入您的房间，要是您不高兴的话，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犯了。”

“但是胸针已经不见了，衣柜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胸针。你真的没拿到外面去吗？”

“真的没有，确实放回原处了。”安妮有些不耐烦了——在玛瑞拉看来，是非常无礼的态度。“我记不清楚是把它插在针插上了还是放在盘子里了，但肯定是放回去了。”

“这胸针总不能自己长了翅膀飞了吧？你要是把它放回原处了，它就应该还在那里，如果没有，就一定是你没放回去，是吧？”

玛瑞拉说完又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底地翻了一遍，不只是衣柜，凡是能放胸针的地方都找遍了，但结果仍是让她很失望，于是，玛瑞拉又返回厨房。

“安妮，还是没找到呀，刚才你不是承认是你最后一次动它的吗？说实话，胸针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拿到外面弄丢了？”

“根本没那回事。”安妮直盯着玛瑞拉的眼睛，认真地说道，“我绝对没带出去过，就是把我送上断头台，我也还是这句话。虽然我想不出来断头台的样子。”

“我总觉得你是在撒谎。”玛瑞拉板着脸严肃地说，“好吧，要是你打算隐瞒的话，你可以不说，但必须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坦白就别想出来。”

“拿着青豌豆去好吗？”安妮顺从地问道。

“不用了，我自己能剥皮，照我说的去做！”

安妮走了。玛瑞拉心神不定地在厨房干着活，但还是忘不了那个宝贝胸针。

“如果安妮真的把胸针弄丢了该怎么办？是不是安妮觉得没有人看见就可以撒谎，她真是这样的孩子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居然还装出一副天真单纯的样子，那可真够糟糕的了。”玛瑞拉一边焦躁不安地剥着青豌豆，一边胡思乱想着。

“没想到竟会出这样的事，自然了，安妮肯定没有偷的念头，只不过是为了玩玩拿出去罢了，或许是用做幻想的小道具吧，但无论如何肯定是那孩子拿去的。今天下午我出去前，除了她谁也没进过房间，安妮自己不是也这样承认的吗？总而言之，胸针肯定是被弄丢了，只是安妮担心挨说，就一直

不敢承认。安妮还会撒谎了，这比脾气暴躁更令人不安，把一个信不过的孩子留在家里责任可不小呀。那孩子很会演戏，撒谎竟让人看不出来。为这件事，她肯定会伤心的，不过，如果她说了真话，我或许还不会那么生气。”

临睡前，玛瑞拉到安妮的房间再次审问，安妮还是坚持自己没有偷胸针。而玛瑞拉却更加确信她拿走了胸针，只是要面子不肯认错。

第二天早上，玛瑞拉把这件事告诉了马修。马修想了一会儿，说：

“会不会掉到衣柜后头了？”

“我已经把整个衣柜移开了，而且抽屉也都拉出来找过了，就连空洞、裂缝也没放过，但就是怎样也找不到。如果不是安妮把它弄丢了，怎么会不见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

“如果安妮不承认，就不准她踏出房门一步。这孩子居然撒谎，真令人失望。”

“你要处罚她，我答应绝对不插手。但是这一切只是你的猜测而已啊！”

玛瑞拉为马修不跟她站在同一阵线而感到失望，她又回房找了几次，还是没有结果。虽然她很不忍看到安妮伤心痛哭的样子，但是她还是按捺住自己的同情心，严肃地对安妮说：

“安妮，你要是不如实说来，就只好一直待在房里喽！”

“玛瑞拉，明天礼拜日学校要去郊游，您会不会让我去？只有一个下午而已，其余时间我仍待在房里。玛瑞拉，求求您，让我去吧！”

“在你没说实话以前不准去。”

“噢！玛瑞拉。”

安妮苦苦哀求，但玛瑞拉仍坚持自己最初的观点并离开了房间。

第二天，万里晴空，正是个郊游的理想日子。玛瑞拉送早餐来时，安妮呆坐在床上，脸色发白，双唇紧闭，好像下了某种决心似的。“玛瑞拉，我准备说实话了。”

“好吧。”玛瑞拉放下了饭菜，这次玛瑞拉居然又成功了，然而成功的滋味却是苦涩的。

“那么就说给我听听吧，安妮。”

“我把紫水晶胸针带出去了。”安妮怯怯地说道，听上去好像是在背诵什么东西似的，“我本来无意要拿胸针，但是看见它别在胸口上真是漂亮，很有吸引力，禁不住它的诱惑，一直想着要是能别上它，一定会像公主一样美丽。我和黛安娜曾经用玫瑰色的浆果做过一串项链，但浆果做的项链怎么能和紫水晶胸针相比呢！所以，我就拿了胸针来到外面，想尽情地幻想一番，并且在您回来之前，再把它拿到原来的地方放好。虽然我觉得只是一小会儿的工夫，但估计也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戴着它走过街道，拐了个大弯就赶紧往回走，经过‘闪光的小湖’上的小桥时，忽然想再看一下胸针，所以就把它拿了下来。在阳光的照耀下，紫水晶闪闪发亮，真是美极了。没想到当我得意忘形在桥上走着时，胸针突然从手里滑落，就掉进水里去了。玛瑞拉，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玛瑞拉一听，心急如焚，真快气疯了。安妮把自己最重要的胸针拿出去






弄丢了，竟然一点儿不感到后悔和良心受到谴责，还毫不在乎地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安妮，你惹了这么大的祸，竟然还如此无动于衷，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坏的女孩子了！”

“我知道反正早晚得受罚，还不如痛快点，早点罚完了，我好去参加郊游。”安妮不慌不忙地说道。

“郊游？不准去了，这就是我给你最适当的处罚。”

安妮一听，立刻从床上跳下来，拼命地拉住玛瑞拉的手，说：“不准去？噢！玛瑞拉，您不是说过，只要我说实话，就会让我去的吗？噢！玛瑞拉，您要怎么处罚我都没有关系，求求您，但是一定要让我去郊游。”

玛瑞拉无动于衷地甩开安妮的手。

“别再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说话算数，就是不准你去。”

看到玛瑞拉的心意坚决，安妮伤心欲绝地往床上一倒，哭得震天响。玛瑞拉哪里忍受得了这个，赶紧从房里逃了出去。

“这孩子肯定是发疯了，要是正经的孩子绝不会轻易地做出那种事，要不然，那她就是坏透了。唉！该如何是好呢？还是雷切尔说得有道理呀。现在我是左右为难，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只好挺下去了，事到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为了解除烦恼，玛瑞拉便拼命地干起活儿来，实在没什么可干的了，就去刷走廊的地板和装牛奶的壁橱。这些本来都没有必要刷洗，但玛瑞拉不干就受不了。

中午饭准备妥当后，玛瑞拉来到楼梯口招呼安妮吃饭，不一会儿，只见安妮泪流满面地出现在扶手处，悲伤地看着玛瑞拉。

“安妮，赶快下来吃午饭。”

“我不想吃午饭，玛瑞拉。”安妮一边抽泣着，一边答道，“我什么也不能吃，我现在胸口闷得难受，人痛苦的时候怎么能够吃进东西呢？不过，如果你对惩罚我这件事感到后悔的话，我会原谅你的，我真的什么也吃不下，特别是炖肉、青菜之类。当一个人心里非常痛苦的时候，炖肉、青菜实在没有什么浪漫色彩。”

受到强烈刺激的玛瑞拉不得不返回厨房，冲马修发起了脾气。尽管马修被弄得很狼狈，但心里还是同情着安妮，又不能不维护玛瑞拉。他就这样在玛瑞拉和安妮中间左右为难。

“安妮肯定是不对的，她本来就不该把胸针拿出去，现在又撒谎胡说一气就更不应该了。”马修说道。但看到碟子里的炖肉和青菜，他又可怜起安妮来了。“可是，玛瑞拉，那孩子还很小，多么天真、活泼、可爱呀，她那么盼望去郊游，而你却非不许去，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

“够了，马修。我想即使这样，对她来说还是过于宽大了，而且，那孩子好像一点儿也不明白自己闯了多大的祸，这是最令人担心的。要是安妮认错的话，或许还能有救。你也不是不明白，你心里琢磨些什么从你脸上都能看出来。”

马修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看算了吧，她还小，不能太苛刻，又那么渴望去郊游，以前也没人好好教过她，你就原谅她这回吧！”

“现在我不是正在管教她吗？”玛瑞拉反驳道。

尽管玛瑞拉的反驳没能说服马修，可他却不再做声了。午餐吃得非常清静，胃口好的只有雇来的帮工杰里·波特一个人，这使玛瑞拉感到很生气。

这顿午餐大家都吃得很不愉快。洗好碗、发好面团、喂过鸡后，玛瑞拉突然想起，星期一早上出门时披的那条黑色蕾丝披肩有点破绽，于是打开皮箱，拿出披肩。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边枝繁叶茂的长春藤，照亮了整个房间。在阳光的照耀下，有个东西在闪闪发亮。

“咦！”玛瑞拉猛然一惊，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她赶紧抓起来瞧瞧，正是紫水晶胸针，原来它钩住披肩了。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谁在捉弄我吗？安妮不是说掉到池塘里了吗？怎么会在这儿？我想起来了，星期一早上曾顺手把披肩放在衣柜上，一定是那个时候钩住的。”

玛瑞拉拿起别针，一路小跑着冲进安妮的房间。只见安妮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脸上还有泪痕。

“安妮，我在披肩上找到胸针了。可是今天早上，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拿




了胸针呢？”

“因为您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不说实话，就要一直待在房里。我实在太想去郊游了，当然只好承认了。昨晚上床后，我就拼命想编个比较有趣合理的故事算是做个借口，可是您还是不让我去，所以我的计划泡汤了。”

玛瑞拉不由得笑了起来，同时，她觉得自己有些对不住安妮了。

“安妮，你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我明白了，你没撒谎，安妮说的话我应该相信。当然了，编造没做的事也是不对的，但这些都怨我。那么安妮，如果你能够原谅我，我也原谅你，从今往后，让我们重新开始。来来，快点儿准备去郊游吧。”

安妮立刻跳了起来：“玛瑞拉，还能来得及吗？”

“没事的，距离真正开始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现在大家还在集合，大概要一个钟头后，才会喝下午茶。你赶快洗脸、梳头，穿上那件方格花布的衣服。我来给你准备些点心，再叫杰里用马车送你去。会赶得上的，不用担心。”

“太好了！谢谢玛瑞拉。”安妮兴奋得高喊起来，然后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往浴室，还一边高声地说：“五分钟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好悲惨，宁愿从没有被生下来，可是现在却快乐得像个天使。”

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的安妮怀着说不尽的满足回到了绿山墙。

“噢，玛瑞拉，我玩得太愉快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精彩美妙。茶水清香可口极了，喝完茶后，哈蒙·安德鲁斯先生在‘闪光的小湖’中为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让我们每六个人一组轮番乘坐着绕了一圈儿。简·安德鲁斯差点掉进水池里，幸亏安德鲁斯先生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衣服，不然的话，她冒冒失失、毛手毛脚的，肯定会被淹死。这要是换了我该多好呀，差点被淹死是不是很浪漫呀，时不时地对别人讲一讲，多带劲儿呀！另外，我还吃了冰淇淋。呵！那味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总之是美味无比呀。”

那天夜里，玛瑞拉一边缝着衣服，一边把事情的原委说给马修听了。

“这次完全是我的错。这孩子虽然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一面，但我敢肯定她会是一个好孩子。只要她在家，我是一点儿也不会寂寞了。”

马修听了，微笑着点点头，他知道安妮已经真正为这个家带来了生机。

第14章 黛安娜来喝茶

名家导读

玛瑞拉要出去做客，她提议，安妮可以邀请黛安娜来家中喝茶，这可让安妮高兴坏了。她会怎么招待黛安娜呢？这中间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绿山墙的十月是一年中最富有魅力的季节。小山谷里枫红层层，美景如画。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安妮捧着一大捧变色的枫叶，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地跑进屋里，不等喘上气来便兴奋地喊道："玛瑞拉，十月的世界真是太美了！您看这树枝多漂亮呀，您能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吗？我把它拿进来想装饰我的房间。"

"什么乱七八糟的。"玛瑞拉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可以说玛瑞拉身上不太具备审美能力。"安妮，看看你的房间，尽是些从外面带进来的东西，寝室可只是睡觉用的呀。"

"噢，那也是可以做梦的地方。玛瑞拉，是不是在美丽的环境中，就一定会做出好梦来呢？我准备把它插到那个旧的蓝色花瓶里，摆放在桌子上。"

"可是到时叶子会散满一地。对了！跟你说一声，今天下午，我要到卡摩迪参加妇女协会，大概会很晚回家。请你代替我准备马修和杰里的晚饭，而且别忘了沏茶。"

"忘了沏茶是我的不对。不过，那天我正在考虑着'紫罗兰溪谷'的名字，所以就不知不觉地把别的事情忘到了脑后。马修根本就没什么不满，他



表示稍等一会儿也没关系，趁着沏茶这工夫，我还给他讲了个美丽的传说，他丝毫也没觉得寂寞无聊。那是个非常动人的传说，但最后一段我不记得了，只好自己瞎编。”

“还有，下午你可以请黛安娜到家里来喝茶。”

“真的吗？玛瑞拉！”安妮兴奋得两只小手攥得紧紧的，“太让我高兴了，还是玛瑞拉知道我的心，我早就想邀请她来喝茶，简直都要想疯了。邀请朋友来做客喝茶，感觉挺不错的，就像大人似的，是吧？放心吧，有客人在，我是不会忘记沏茶这事儿的。噢，玛瑞拉，我想用那套带玫瑰花图案的茶具招待客人，可以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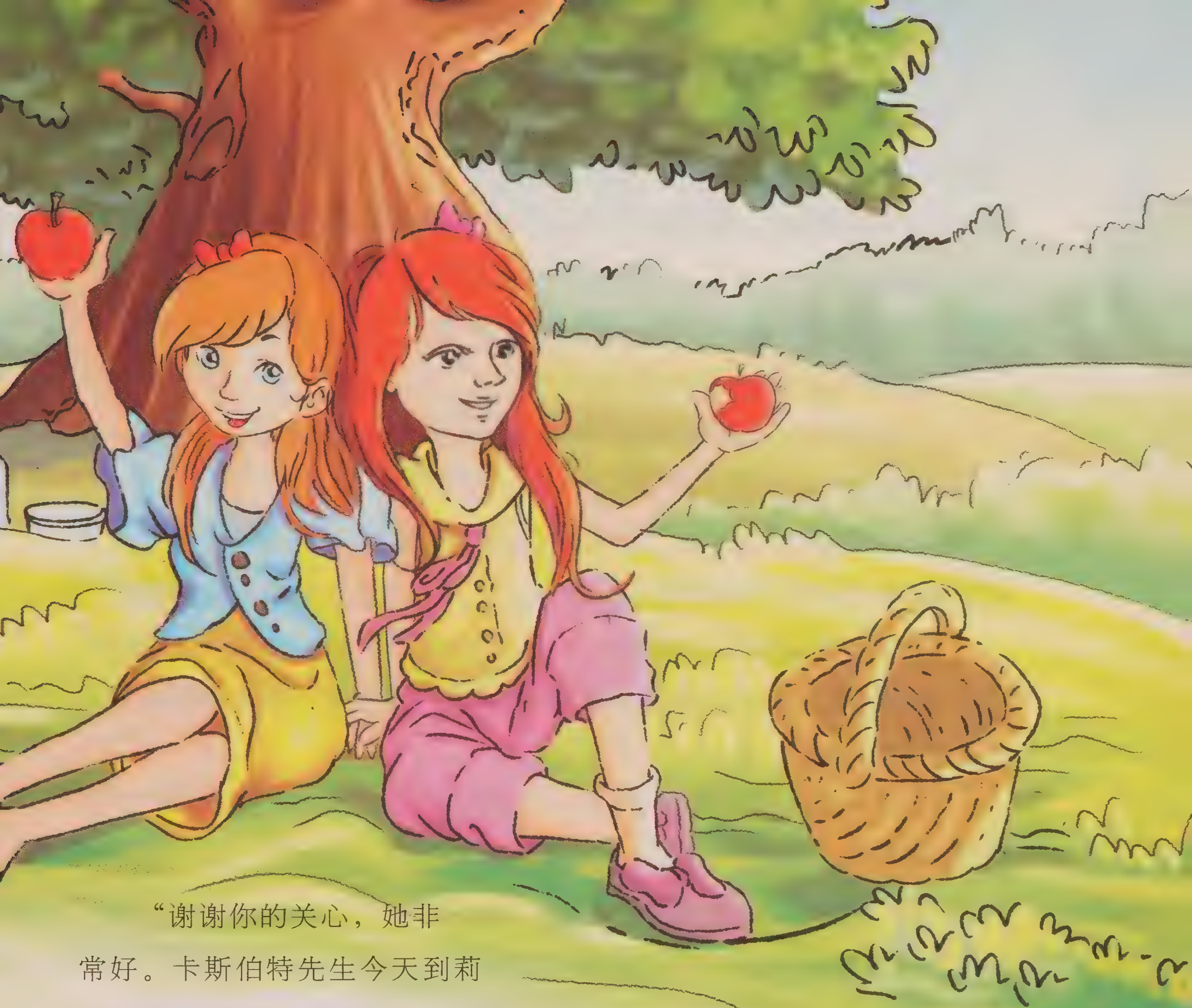
“那可不行，那套茶具只有牧师先生光临或妇女协会聚会时才能拿出来用，明白吗？我看你就用平时的那套咖啡色的旧茶具好了。还可以把樱桃果酱、水果蛋糕、小甜饼和饼干拿出来吃。”

“我现在都能想象出自己在桌子旁主人的位子上沏茶的情景。”安妮闭上了眼睛，“就这样询问黛安娜——请问要不要加砂糖，我知道她从来不加砂糖，但我就装着不知道的样子去问。然后再问她是否再来一块水果蛋糕，劝她多吃些樱桃果酱。嘿，玛瑞拉，光是这样幻想就让我感到这么过瘾呀！黛安娜要是来了，放帽子时让她先到客厅里，然后再去会客室可以吗？”

“我看不需要，你的朋友在你的房间就行了。那瓶最近在教堂聚会时剩下的木莓露放在起居室壁橱的第二个格子里，你们俩如果能喝的话，可以喝一点儿，喝的时候可以就一张小甜饼。马修现在正往船上装土豆呢，要一直干到很晚才回来喝茶。”

玛瑞拉还要嘱咐些别的事，可安妮早已按捺不住，跑去邀请黛安娜了。结果玛瑞拉刚出发，黛安娜就来了。黛安娜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做客。要是在平常，她来找安妮一起玩儿、一起学习的时候，总是不敲门就直接从厨房进来，这次是正式应邀做客，所以她学着大人的模样，特意绕到前面敲门。而安妮也同样穿着很正式的衣裳，态度端庄地应声开门。两人还有模有样，极为客套地寒暄问候，仿佛这是头一次见面似的。俨然俩“小大人”。安妮很正式地领着黛安娜进屋，两人都正襟危坐。安妮彬彬有礼地问候道：

“你母亲一向可好？”



“谢谢你的关心，她非常好。卡斯伯特先生今天到莉莉·桑兹号搬运土豆了吧？”黛安娜也对应问候道。今天早晨她刚刚搭马修的运货马车到哈蒙·安德鲁斯家去过。

“是呀，今年土豆大丰收了，你父亲种的土豆也丰收了吧？”

“还好，谢谢，你家的苹果已经开始摘了吧？”

“是呀，摘的可多了。”说着说着，安妮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果树园里，硕果累累，枝头都被压得弯弯地垂下了头，两个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午后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她们坐在尚未受到霜降袭击的茂盛的绿草丛中，一边啃着苹果，一边尽情地交谈，周围洒满了秋季温暖的阳光。

她们聊了一会儿后，安妮邀请黛安娜进屋去喝点木莓露。

安妮看了看起居室柜橱的第二层，却没有发现木莓露的影子，又仔细地找了一遍，才看到是在最上面的架子上放着呢。安妮把瓶子放到托盘上，连

同杯子一起放到了桌子上。

“来来，黛安娜，请自便，不必客气。”安妮殷勤礼貌地说。

“我实在喝不下去了，好像是吃苹果吃多了。”黛安娜倒了满满一杯，欣赏了一下这种鲜红的令人生津的液体，然后优雅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喝了。

“好好喝呀，安妮。”

“只要你喜欢，就尽情地喝。我稍添点木柴，家里的事都托付给我一个人真麻烦呀。”

等到安妮再回到客厅时，黛安娜已经把第二杯喝了。安妮一劝让，她又不客气地喝了第三杯，随后又满满地倒上了一杯，谁让木莓露这么好喝呢。

“噢！我第一次有机会喝到这么可口的饮料，比林德太太家做的强过好几倍。林德太太总是对自己酿造的饮料很得意，不过，你家的饮料和林德太太做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

“咦！黛安娜，你怎么了？”

此时只见黛安娜手按前额，摇晃着站起来，把安妮吓得六神无主了。

“我，我觉得特别难受。”黛安娜好像是喝醉了，舌头有些不听使唤，“我、我能不能马上回家呀？”

“可是茶我都准备好了，你没喝就要回家，不是太可惜了吗？你等一下，我马上拿来。”安妮有些着急地说。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觉得头晕。”黛安娜不断地重复着。虽然是一种糊里糊涂的口气，但态度特别坚决。

“怎么也要吃些蛋糕再回去呀。”安妮近乎恳求地说道，“来点水果蛋糕和樱桃果酱怎么样？在沙发上躺一会儿就会好的，你哪里不舒服？”

“我要回家。”黛安娜的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任凭安妮怎样恳求都是白费。

“还没听说哪个客人连茶都不喝就回家呢。”安妮悲伤地说，“黛安娜，说不定你真的得了天花呢，要真的那样可得赶紧去看病，别担心，我决不会抛弃你的，不过，我想你喝点茶或许会好些。你哪儿不舒服？”

“我头晕目眩得厉害。”

黛安娜看上去的确有些难受，坐在那儿还东倒西歪的。安妮含着失望的

泪水取来黛安娜的帽子，一直把黛安娜送到了巴里家的栅栏门边，然后流着泪回到了绿山墙，安妮垂头丧气地把木莓露放回柜橱，接着开始准备马修和杰里的茶，只是为了干活儿，脑子空空的。

第二天是礼拜天。从早晨起到天黑，外面一直下着大雨，所以安妮整整一天待在家里没有出去。

礼拜一下午，玛瑞拉打发安妮到林德太太家去办事，谁知，不大一会儿，安妮便流着泪沿着小路跑回来了，进到厨房后，她一头扑到了沙发上。

“安妮，怎么了？快告诉我。”玛瑞拉面对这场面，有点惊慌失措，“不会是又对林德太太无礼了吧？”安妮对玛瑞拉的问话不但不理，反而哭得更厉害了。

“安妮·雪莉，马上给我坐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哭？”

安妮哭得像泪人似的站起身来。“林德太太今天到巴里太太家去了一趟，见到巴里太太正在家生气呢。巴里太太说礼拜六那天是我把黛安娜给灌醉了，说我这个人太坏了，再也不允许黛安娜和我一起玩儿了。噢，玛瑞拉，我真伤心死了。”

“你把黛安娜给灌醉了？”玛瑞拉怔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安妮，这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巴里太太疯了，你究竟给黛安娜喝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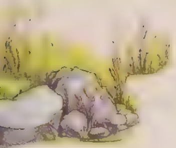
“木莓露呀。”安妮抽泣着回答道：“黛安娜在杯子里满满地倒了三杯都喝光了。我没想到木莓露还能醉倒人，玛瑞拉，我可没打算把黛安娜灌醉呀。”

“喝木莓露怎么会醉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玛瑞拉说着便迈开大步跑到了起居室的柜橱那里，她要看个究竟。一瞧柜橱里面的瓶子，原来那不是什么木莓露，而是自己酿造的存了三年多的葡萄酒。玛瑞拉酿的葡萄酒在安维利是出了名的。玛瑞拉这才恍然大悟，木莓露没有放进柜橱，而是已经被她放到地下室去了。

玛瑞拉拿瓶子回到厨房时，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安妮，你这个孩子呀，真糊涂！你给黛安娜喝的不是什么木莓露，而是葡萄酒呀。你自己还不知道吧？”

“我根本还没来得及喝嘛！谁知道黛安娜不知道那不是木莓露。我只




不过是千方百计地想好好款待一下黛安娜罢了。黛安娜喝完后觉得非常不舒服，没办法我只好送她回家了。巴里太太对林德太太说，黛安娜回家后已经醉成了一堆烂泥，问她怎么了，她疯疯癫癫地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连续昏睡了好几个钟头都起不来，一喘气全是酒精味，这才知道是醉了。黛安娜昨天一整天都头痛，而且痛得厉害，巴里太太大发脾气，断定是我故意把黛安娜给弄成这样的。”

“哎！原来是这么回事。黛安娜也真是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一口气就喝了三杯。即使是木莓露，喝了三大杯，人也会不舒服啊！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乖，不哭！”

“不行，我心里憋得难受，不哭个够就不舒服。我天生就命不好呀，玛瑞拉，黛安娜就这样和我分别了，当初我们俩亲密无间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来临。”

“不要说傻话了，安妮。如果巴里太太知道了责任不在你身上，会改变看法的，她肯定是认为你开了个玩笑或者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你今晚可以去一趟，把事情说个明白。”

“我实在没有这种勇气。”安妮叹了一口气说，“玛瑞拉，您能替我去说吗？您说的话会比我有分量得多。”

“那么好吧，我去。”玛瑞拉也觉得还是自己去解释更合适，“别哭了，没事的。”

玛瑞拉从奥查德·斯洛甫回来时，表情和临走前简直判若两人。安妮正站在阳台的门口处焦急地盼望着她。

“玛瑞拉，一看你的脸，我就知道巴里太太没有原谅我吧？”

“巴里太太真是顽固。”玛瑞拉愤愤不平地说，“我没见过这么不明事理的人。我跟她解释说是我弄错了，不应该怪你，她就是不愿相信，还把我酿的斯古利酒狠狠地指责了一顿，说我总是讲它不会让人喝醉。我告诉她，葡萄酒不能一口气喝三杯，如果是我管教的孩子这样贪杯，准保要揍她一顿。”

玛瑞拉说完便一头钻进了厨房，只剩下安妮一个人心乱如麻，茫然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突然，安妮双唇紧闭，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似的，连帽子也忘了戴，便顶着深秋寒冷的晚风，奔往巴里太太家。

安妮稍稍定了定神，然后战战兢兢地上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巴里太太，她出来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脸上没有血色、两眼含泪的小请愿者。

巴里太太一见是安妮，便板起面孔，冷淡地问："有什么事？"安妮紧握着双手，两眼含泪说："噢，太太，请您相信我，我不是存心要灌醉黛安娜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是葡萄酒，而黛安娜喝了也不知是葡萄酒。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知心朋友，请您不要阻止我们在一起玩儿好吗？"

要是好心人林德太太的话，或许巴里太太瞬间就会心软的，但眼前的毕竟不是林德太太，安妮的请愿反而更加激怒了巴里太太。巴里太太仍旧板着一张脸得理不饶人地说："我觉得黛安娜和你这种孩子交往是不适合的，回家去吧，学得老实一点儿！"

安妮颤抖着双唇，苦苦哀求道："那么，请您让我再见黛安娜一面，道一声别。"

"黛安娜和她父亲到卡摩迪去了。"说完，巴里太太便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回屋去了。安妮绝望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又回到了绿山墙。

"玛瑞拉，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安妮对玛瑞拉说，"我刚才又去见了巴里太太，结果仍旧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还生了一肚子气。我觉得这个巴里太太很没有教养，她对我非常无礼，像她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即使上帝也不能拿她怎么样，所以，我想就是祈祷也没有用。"

"安妮，不许说那样的话。"玛瑞拉拼命地忍住了笑，严肃地责备道。

当天晚上，玛瑞拉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了马修。临睡前，玛瑞拉对安妮放心不下，悄悄来到安妮的房间，温柔地望着安妮那张满是泪痕的睡脸，喃喃自语道："这个可怜的孩子。"然后弯下身，亲了亲熟睡中安妮那张绯红的脸蛋。

第二天下午，黛安娜来找安妮，因为巴里夫人不许她们交往，所以她们交谈了几分钟后就分手了，最后安妮剪了黛安娜的一缕卷发作为纪念。

几天后，巴里太太被她们的真诚友谊所打动，她们俩又和好如初了。



第15章 可怕的想象力（精读）

名家导读

安妮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女孩子，她丰富的想象力使得她的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那么，她的想象力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一年一度的春天再度造访绿山墙，这个独特、美丽而又任性的季节要从四月一直逗留到五月，都是晴朗的好天气。金黄色的下午，学校的学生们都去采集五月花去了，直到明净、流溢的暮色降临，大家的怀里和篮子里都满载着五月花，嬉笑着走在回家的路上。

安妮坐在房间的窗前看书。看着看着，她突然放下手中的书本，望着那棵叫“白雪皇后”的樱花树，又沉醉于无边无际的幻想中。

不一会儿，玛瑞拉手里拿着刚熨过的安妮上学用的围裙快步走了进来，她把围裙搭到了椅背上，轻轻叹了口气坐下来。这天下午，玛瑞拉的头痛病又犯了，虽然疼痛已经止住了，她已是筋疲力尽了。安妮非常同情地望着玛瑞拉说：“我要能代替您头痛就好了，我从心里是这么想的，为了您我甘心受罪。”

“还不是你把家务都留给了我，也不让我休息一下，今天你的活儿干得不太顺当，和平时比差错太多，连马修的手绢也没洗，晚饭吃的馅饼在烤炉里热的时候，都烤焦了也没取出来，平时都是取出来就端到餐桌的，我觉得你今天的做法好像不对头。”头痛病总是使玛瑞拉的口气带着奚落、挖苦的味道。

“啊，真对不起。”安妮很内疚地说，“馅饼和手绢的事儿都是我不

好，我本来打算今天要表现得像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因为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玛瑞拉，你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大概是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今天是我来到绿山墙满一周年的日子啊！我终生难以忘怀。玛瑞拉，收养了我你后悔吗？”

“一点儿也不！”玛瑞拉答道，“安妮，先别说这个，你到巴里太太家去一趟，去借黛安娜的围裙纸样回来。”

“可是天已经晚了！”安妮似乎不愿意去。

“还没有嘛！天色还亮着嘛！以前天黑之后，你不也常跑出去吗？”

“等明早天一亮我就去，好不好？玛瑞拉。”安妮急切地说。

“你到底是怎么了？我准备晚上给你做新的围裙，现在马上去，动作快点！”

“那我只好绕路过去了。”安妮说着磨磨蹭蹭拿起了帽子。

“绕着大路走？你打算白白浪费半个小时？我希望你不要做这种蠢事！”

“可是我一个人不敢穿过‘幽灵森林’！”安妮歇斯底里地喊道。

玛瑞拉吃惊地看着安妮。

“什么‘幽灵森林’？你是不是疯了？哪有什么‘幽灵森林’？”

“‘幽灵森林’就是小河那边的针枞林。”安妮小声说道。

“傻瓜，哪儿有什么‘幽灵森林’？”

安妮赶紧解释：“我和黛安娜都觉得那里有鬼，所以才这么取名的。虽然这一带的风景都很美，可是那片森林与其他地方真的不同。太阳一落山，谁知道‘幽灵森林’里会发生什么事呢？啊！玛瑞拉，只是这么想想我就吓得浑身发抖了。我不敢去，树后的白色东西肯定会蹿出来抓我的。”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了安妮对“幽灵森林”的恐惧，同时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幽灵森林”到底是什么地方？安妮为什么不敢独自穿过“幽灵森林”呢？





听安妮说完，玛瑞拉也吓得呆了，张着嘴一动不动："你经常这样胡思乱想吗？"

"没有乱想啦！"安妮结结巴巴地说，"白天的时候我就不会想到它。但一到晚上，幽灵出来活动的期间，我就不能不想。"

"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幽灵。"

"真的有，玛瑞拉。"安妮挺起身子说道，"我知道有人见过幽灵，他们可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老实人。查理·斯隆的奶奶说，在查理爷爷死后一年的一个晚上，她还看见爷爷赶着母牛回家。查理奶奶可是个虔诚的教徒，绝对不会乱说。还有托马斯太太的父亲，一天晚上在他回家的路上，他被愤怒的羊一直追到了家，据说那只羊的脑袋被砍得只和一层皮连在一起，他说他知道那羊是他哥哥的灵魂，来告诉他说他九天之内必死，虽然九天之内他没死，可是两年之后他死了。所以说这种事是千真万确的，还有鲁比·吉里斯……"

"安妮，"玛瑞拉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我不想再听到你胡说八道，你必须马上到巴里太太家去，而且要经过针枞林。这是给你的教训，听明白了吗？还有，关于你想象出来的什么'幽灵森林'，我以后一个字也不想听到。"这时，任凭安妮怎样哭泣、求情也是白费了。安妮说她对针枞林那里感到害怕，其实也并非她说谎，她无法控制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太阳落山之后的针枞林，对于安妮来说简直是个比地狱都令人可怕的地方，可是玛瑞拉似乎毫不同情她，她把被"幽灵"吓得缩成一团的安妮拉到了小溪边，命令道：

"赶快过桥，到有女人哭叫和无头亡灵的森林中去吧。"

"不！玛瑞拉，这……这太过分了。"安妮抽泣着说道，"要是那些白色的幽魂把我捉走了，怎么办？"

"那就只好随它们的便了！"玛瑞拉无情地说道。

安妮全身颤抖着走上幽暗的小路，总觉得这里阴气很重，妖魔鬼怪正藏在森林某个黑暗的角落里，准备伸出冰冷、枯瘦的手来捉她。突然，从洼地刮过来一片白桦树皮，把安妮吓得心跳都几乎快停了。干枯的树枝相互摩擦，发出阵阵的呻吟，也吓得她全身冒冷汗。蝙蝠在半空飞舞，发出恐怖的叫声，安妮觉得整个身体几乎脱了形似的。她还觉得有成帮成群的白衣妖魔





正在后面追赶她，她拼命奔跑着，当跑到巴里家厨房门口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她大口喘着粗气，半天才说出要借围裙纸样。正巧这时黛安娜不在家，所以她也没有借口在这里逗留，只好又返回了，安妮闭着眼睛往前跑着，心想要是真地碰到了白衣妖魔，就一头冲向树木，她宁可被撞个头破血流。她挣扎着磕磕绊绊地过了桥，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

“这么说，你好像没被什么妖魔抓走！”玛瑞拉还是那样冷漠无情。

“啊！玛瑞拉，”安妮被吓得上下牙嘎嘣嘎嘣作响，“我以后可不敢乱想了，能在普通的世界生活，我就满足了。”



名家点拨

安妮丰富的想象力给她带来了大麻烦。在她的想象中，“幽灵森林”阴森可怖。看来，想象力有时还是不要太逼真的好。

第16章 另类的调味品

名家导读

安妮回家的时候为什么会两眼通红呢？新来的牧师夫妇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六月的最后一天，放学后，安妮回家时，两眼通红得像两颗红桃子，捏在手心里的手帕也湿透了。

“噢！玛瑞拉，林德太太说得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幸好今天多带了一条手帕。虽然我不太喜欢菲利普斯老师，但是当老师一说出要离开我们的话，大家全都哭了起来。简·安德鲁斯一个多月前还说，要是菲利普斯老师不教我们了可太好了，她不会掉一滴眼泪的，可是还是第一个带头哭了，就连男同学也哭了。我想忍住不哭，结果还是受了那种气氛的感染就哭了，还哭湿了两条手帕呢！老师的眼睛里也含着泪。

“我太伤心了，玛瑞拉。不过，从现在开始有两个多月的暑假，我还不致于就此陷入绝望的深渊吧？另外，今天我还遇见了刚下火车新来的牧师夫妇。牧师夫人长得好漂亮，穿着袖子大大的蓝色的羊毛衣，戴着用蔷薇装饰的帽子。在老牧师家整修的这段期间，他们要暂时住在林德太太家。”

这天晚上，玛瑞拉说要去还冬天借的缝被子的框子，跑到林德太太家去了。其实到林德太太家去即使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关系，而玛瑞拉也和安维利的人们一样，有着可爱的缺点。这天晚上，还有好几个人都把从林德太太家借的东西还了回来，甚至连好些认为借出去就还不回来的东西也都还



回来了。在一个很少发生什么重大事件的小村庄里，怎么说新上任的牧师都是令人注目的，何况牧师还有位结婚不久的太太，就更让安维利的人们感到好奇了。

被安妮称为缺乏想象力的前牧师本特里，做了十八年牧师，当初到安维利来时就是个单身汉。安维利好心的人们，每年都热心为他撮合婚事，但最终也没有成功。牧师一个人过着孤独的生活，在这一年的二月份去世了。他也许确实在传教方面不那么优秀，但对于那些相处多年已经对他习以为常的人们来说，他仍是值得深深怀念的。之后，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牧师候补人选到教会来做实习讲道，村民都觉得既新鲜又有趣。现在村民们都在谈论那对新来的年轻又活泼的牧师夫妇。

新来的牧师夫妇是一对新婚的年轻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安维利居民们的热烈欢迎。理想崇高、坦率直爽、快活的青年牧师和他那位性格爽朗、温柔热情、小巧玲珑的牧师太太，在安维利的老人和小孩子中间，都很有人缘。

安妮也打从心底喜欢牧师夫人，也就是阿兰太太。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告诉玛瑞拉："阿兰太太真是太好了，今天她教我们班时，对我们说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问，所以我就提问了好多问题。问问题我最内行了。我一见到阿兰太太，就不由得会想自己要是个基督教徒该多好呀！阿兰太太说过，如果不是基督教徒也照样能够进天国，但我想还是成为基督教徒的好。"

玛瑞拉听完了，突然郑重其事地说："我预定下礼拜三，邀牧师夫妇过来喝茶，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马修，不然他一定会临阵脱逃。"

"我一定会保守秘密的。"安妮保证说，"不过，玛瑞拉，到了那天，我想亲手做点儿东西请阿兰太太吃，我只是做蛋糕还比较熟练一些，是吧？"

"可以烤点儿夹心蛋糕。"玛瑞拉也赞同说。

礼拜一和礼拜二，绿山墙的主人都在拼命地忙活着，邀请牧师夫妇喝茶这么重大的事儿，怎么能败给安维利其他主妇呢？安妮兴奋得都蹦了起来。

在礼拜二的傍晚，安妮和黛安娜坐在洒满了余晖的"德鲁亚德"泉水旁

的红石头上，两个人一边把带着胶的冷杉树枝浸到水中搅和着，一边说着知心话。

“黛安娜，全都准备好了，剩下的就只有明天早上由我做蛋糕，还有由玛瑞拉做发酵饼干了。不过，一想到我要做夹心蛋糕，我就浑身冰凉，要是做砸了可怎么办呢？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长着夹心蛋糕头的妖怪在追赶我。”

“一定没有问题的，你肯定会成功。”黛安娜鼓励她说。

礼拜三的早晨终于到来了，安妮昨晚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天刚蒙蒙亮，她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因为昨晚在泉水边玩，被泉水弄得浑身湿淋淋的，所以患了很严重的感冒，只要没发展成肺炎和别的病，安妮就非进厨房不可。一吃过早饭，安妮便开始做蛋糕了，直到把蛋糕放进了烤炉，关上炉门，她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现在，该想想还有什么忘记做了，玛瑞拉。不过，您说蛋糕能膨胀起来吗？发酵粉要是不行该怎么办呢？打开一罐新的吧。林德太太说最近市面上粗劣的混杂物很多，没有真正好的发酵粉。林德太太说政府应该想办法整顿一下，但现在是托利党执政，怎么期待也是白费。玛瑞拉，要是蛋糕膨胀不起来，该怎么办呀？”

“别的吃的东西还有很多。”玛瑞拉极其冷静地说。

烤好的蛋糕正和安妮所期盼的一样，呈金黄色，而且膨松、诱人。安妮高兴得手舞足蹈，赶紧在蛋糕上撒一些樱桃作装饰。

“这次要用最上等的茶具了吧，玛瑞拉？用野蔷薇和羊齿草来装饰一下桌子好吗？”

“不必了，实用最重要，这些装饰就免了吧！”玛瑞拉鼻子哼一声说。

“巴里太太就是用花来装饰桌子的。”安妮说道。安妮也多少具备一些“诱惑夏娃的蛇”一般的智慧。“听说还得到牧师的赞美呢！”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吧。”玛瑞拉说道，“只要不占太大的空间，搞得没地方摆餐具和食物就行了。”

安妮决定要把桌子摆得非常漂亮，就是让巴里太太看了也羡慕不已。羊齿草和野蔷薇想要多少都有，何况安妮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灵感，她把桌面装




饰得相当别致、典雅。

不一会儿牧师夫妇来了。牧师夫妇一落座，便齐声赞叹桌子布置得很美妙。

“这是安妮装饰的。”玛瑞拉始终是公正的。阿兰太太钦佩地冲安妮微笑着，安妮得意得仿佛升到天空上去了。而马修也穿着正式的服装端坐着。只有老天知道安妮费了多大的劲儿，才使得马修这么默契的。饭桌上气氛十分融洽愉快，轮到安妮的蛋糕上桌时，阿兰太太实在已经吃不下了。但玛瑞拉看到安妮脸上失望的表情，便笑着劝说：“阿兰太太，你多少吃一点儿表示表示吧！这是安妮特意为你烘焙的。”

“噢，要是这样，我可一定要尝尝呀。”阿兰太太笑着切了一大块蛋糕，牧师和玛瑞拉也各自夹了一块。

阿兰太太吃了一口蛋糕，脸上立刻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但她什么也没说，继续吃着。一直注视着阿兰太太的玛瑞拉赶紧尝了尝蛋糕。

“安妮·雪莉！”玛瑞拉惊叫了起来，“天哪！你到底在蛋糕里加了什么？”

“没有啊，我完全照您教我的方法做的啊！很难吃吗？”安妮悲伤地问。

“何止是不好吃，简直难以下咽。你自己吃吃看，到底在蛋糕里加了什么香料？”

“香草精呀。”安妮说着尝了一口蛋糕，脸立刻羞得全红了。

“只放了香草精呀，噢，玛瑞拉，会不会是发酵粉有问题，我一直怀疑那种发酵粉……”

“不可能是发酵粉的问题，你去把你用的香料拿来给我看看。”

安妮飞快地跑到了贮藏室，取来了一只小瓶，里面装着一点儿茶色的液体，上面用发黄的文字写着“高级香草精”。

玛瑞拉接过瓶子，打开闻了闻。

“哎呀，安妮，原来你把止痛药当成香草精加到蛋糕里去了。上礼拜，我不小心把止痛药的瓶子弄碎了，就把剩下的药水倒进了以前装香草精的空瓶里了。哎呀！是我不好，忘了提醒你，但你用的时候，就没有稍

微闻一下吗？”

安妮很委屈地啜泣着说：“我感冒了，鼻塞，所以闻不出来嘛！”说完，伤心地奔回房间，倒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不久，有人踩着很轻的脚步进来。安妮头也没抬，便说：“玛瑞拉，这下又犯错误了！所有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安维利历来都是这样的。大家一定会取笑我把止痛药当成香料用。我已经没脸再见阿兰太太了，她一定以为我是有意要害死她。玛瑞拉，请您告诉她，我不是有意的，好吗？”

“安妮，我就在这里，你亲口告诉我好不好？”一个和蔼、可亲的声音说道。

安妮从床上一跃而起，仔细一看，原来一直在床边站着的是阿兰太太，她正笑眯眯地望着安妮呢。

“好了，安妮，别再哭了，”阿兰太太说道。看到安妮痛哭流涕的悲惨样子，她开始真有些担心了，“谁都有可能做错事，这只不过是一次有趣的错误。”

“不是的，只有我才会做这种傻事。我本来打算做一个美味可口的蛋糕请您吃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意，谢谢你这么体贴细心。快把眼泪擦擦，和我一起下楼去。听说院子里有你亲手栽种的花，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我最喜欢花了。”安妮听阿兰太太这么一说果然不哭了，两个人一起交谈着下了楼。安妮想，阿兰太太也和我心意相通，太好了，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件事了。

送走了客人，安妮认为，尽管中间出了这么一段插曲，但还是度过了一个相当愉快的傍晚，为此，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玛瑞拉，今天即将过去了，真高兴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没关系，因为你总是要惹出乱子来。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会出差错的小孩子。”

“确实。”安妮也只好悲伤地承认了，“不过，玛瑞拉，只有一样我是有信心的，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我从来不会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

“可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犯新错误，每次都不相同。总之，那个蛋糕连动物都不愿意吃，何况人呢。”




第17章 危险的游戏

名家导读

新来了一位女老师，这让安妮十分期待，这位新老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学生们对她又是何种看法呢？

学校新来了一位女老师，然而，在见到新老师之前，安妮陷入了“不得不熬过”两个礼拜的窘境。“蛋糕事件”才过去将近一个月，她便渐渐地对什么都不感到新奇了。

在安妮应邀到牧师馆做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黛安娜·巴里又举行了一次社交聚会。“这是一次圈内的聚会，只有班级的女孩子参加。”安妮得意扬扬地对玛瑞拉说道。

聚会的气氛很轻松、愉快。喝茶结束前没发生什么问题，喝完茶后，大家都来到院子里，想玩儿点什么，但对先前的小游戏都有点玩儿腻了，应该玩儿个新奇古怪的，因此，她们就又玩儿起了“挑战游戏”。

“挑战游戏”是眼下在安维利孩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种游戏，开始时只在男孩子们中间玩，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了女孩子们中间。如果把整个夏天在安维利玩“挑战游戏”时发生的愚蠢可笑的事件全都列举出来的话，足够写本书了。

首先是乔治·帕伊向珍妮·安德鲁斯挑战说：“不许摇晃，你能用左脚在院子里单腿跳着绕圈吗？”珍妮虽然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可是当跳到院子的第三个墙角时，终于坚持不住，右脚落地惨败下来。



乔治趾高气扬，看上去很令人讨厌，于是安妮挑战说：“你能在院子东边的板墙上走吗？”在板墙上走，没玩儿过这个游戏也许不会明白，它需要平衡技术，因为头和脚后跟很难保持平衡。虽然乔治·帕伊不太讨人喜欢，但她好像天生就有在板墙上行走的本领，再加上她勤于练习，因此她在巴里家的板墙上走起来显得非常轻松，毫不费力。

目睹了这场惊险的平衡技术表演，女孩子们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勉强地对乔治赞扬了一番。然后大家都在板墙上试了试，结果都失败了。乔治一副得胜骄傲的样子，神气十足地从板墙上下来，撅着嘴神气地瞅着安妮。安妮猛地一甩红发小辫子说道：“能走在又矮又小的木板墙上，有什么了不起，在梅




亚利斯皮尔逊还有能在屋顶的屋脊上走来走去的小孩子呢。”

“那实在不敢相信，”乔治的口气不容分说，“有能在屋脊上走的人吗？至少你不能。”

“我要是能呢？”安妮逞强地喊道。

“那就请你走走试试吧，”乔治不服气地说。接着她又挑战道：“你就爬到巴里家厨房的屋脊上试试。”

安妮的脸色顿时苍白了起来，但好强的心使她又不能认输，只好小心谨慎地慢慢走向架在厨房旁的梯子。

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安妮爬上梯子，踏上了屋脊。她先保持身体的平衡，再站起来，迈开脚步向前走。胆敢抬起头往下一瞧，不免有些头晕目眩，这时想象力也帮不上她的忙，才没走几步，一不留神，身体一摇晃，失去了平衡，便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地上的女同学吓得大声尖叫着跑上前。只见安妮痛苦得扭曲着脸，躺在草堆里。

幸运的是，安妮摔下来的屋顶一直延伸到阳台顶部，房檐离地面非常低，从那里摔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如此，黛安娜她们还是像疯了一样，绕过房子跑了过去，只有鲁比·吉里斯吓得双脚像生了根一般，在原地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此时，安妮倒在一团乱糟糟的常春藤中间，筋疲力尽的，脸上被吓得失去了血色。

“安妮，你死了吗？”黛安娜高喊着，失魂落魄地蹲在安妮的旁边，“安妮，我的安妮，求求你，你就开口说一句话吧，你到底怎么样了，快说话呀。”刚说到这儿，安妮便摇摇晃晃地坐起来，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女孩子们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尤其是乔治·帕伊，缺乏想象力的乔治也很清楚如果安妮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下场会是怎样，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许许多多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可怕景象。

“没事儿，黛安娜，她没死，好像是摔得神志不清了。”

“这是在哪里？安妮，看看，这是哪里？”查理·斯隆抽噎着问道。

没等安妮回答，巴里太太就赶来了，一看到巴里太太，安妮急忙要站起来，可是她又疼得叫了一声就蹲下了。

“怎么了？哪儿受伤了吗？”巴里太太问道。

“脚脖子受伤了。”安妮喘息着说道，“啊，黛安娜，请把你父亲找来，求他把我送回家，我无法走回去了，单腿跳着走也非常困难，单腿跳恐怕连院子的一圈都跳不下来呢。”

这时，玛瑞拉正在果园里摘着夏季收获的苹果，忽然她看见巴里先生穿过独木桥，爬上斜坡走了过来，还有巴里太太，两个人的身后跟了一大群女孩子。巴里先生的怀里抱着安妮，安妮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偎依在巴里先生的肩上。

那一瞬间，玛瑞拉似乎突然猛醒了，不安的感觉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刺中了她的心脏，玛瑞拉深深地感到安妮的存在对于自己来说是多么重要。她近乎疯狂地冲下了山丘。

“巴里先生，安妮怎么了？”玛瑞拉迫不及待地喘着粗气问道，平时非常冷静安稳的玛瑞拉此刻脸色都变了，表现出了多年以来都未曾有过的惊慌。

“别担心，玛瑞拉，我是在屋脊上走的时候不小心掉下来了，扭了脚脖子。也许是踝骨骨折了，所以，伤势可能很重。”

“你一去参加聚会，准会惹出什么乱子来的。”玛瑞拉说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话的语气禁不住又变得尖刻、严厉起来。

正如玛瑞拉所说的那样，因为难以忍受伤痛，安妮一直希望昏死过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真的昏迷了过去。正在田里收割的马修也被急忙叫了回来。马修从田里赶来，见安妮摔得不轻，马上抱起她去找医生。诊断的结果，伤势超乎想象的严重，踝骨骨折了。晚上，玛瑞拉到安妮的房间探视。安妮脸色苍白，艰难地说：“玛瑞拉，我好可怜哟！”

“现在知道可怜了，难道你不觉得自己的行为太过分了吗？”玛瑞拉说着，放下了百叶窗，点着了灯。

“说我不值得可怜，是因为我自作自受吗？这太痛苦了，但是玛瑞拉，被别人挑战去走屋脊，你又会怎么做呢？”

“站稳脚跟，随他们来挑战好了，我不会去做这种傻事的！”

安妮叹了口气。

“请您不要再责骂我了嘛！我已经受到惩罚了。不只是医生给我接踝骨时，痛得我要昏死过去；而且六七个礼拜不能走路，那么我就见不到新教




师。等我能上学时，那个女老师就已经不新鲜、不稀奇了。啊，我真是不幸，不过要是玛瑞拉不生气，我会拼命忍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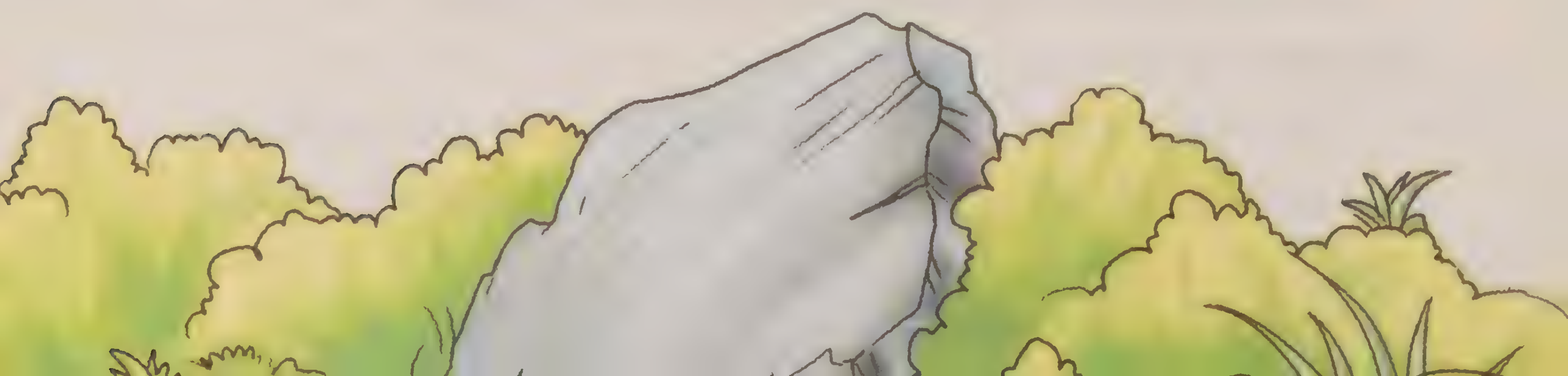
“好了，我不生气了。”玛瑞拉说道，“你真是个不幸的孩子。不过像你说的，遭受痛苦的还是你自己呀，快点试着吃点东西吧。”

“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不是很好呢？它的帮助太大了，没有想象力的人若是骨折了，会怎么样呢，玛瑞拉？”

在此后漫长的治伤期间，安妮十分感谢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伴自己度过了令人窒息的七个星期。而且在这段日子里，访客不断，每天都有同学带书和花来探访，还告诉她有关学校发生的点点滴滴有趣的事。

等到脚稍微能走时，安妮幸福地感叹道：“大家对我真好。尤其是黛安娜，真不愧是我的知心朋友，怕我寂寞难耐，每天都来陪我聊天。连贝尔校长都来看望我了，他是个好人，虽然我们还不是知音，但是我已经很喜欢他了。以前我批评过他的祈祷，实在太不应该了。阿兰太太竟然先后十四次来看望我，这真是一种荣耀。玛瑞拉，作为牧师的妻子，她每天该有多忙呀！阿兰太太一来，我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而最开心的，是我终于可以上学去看新老师了，同学说了好多有关她的事。黛安娜说老师有一头美丽的金发，眼睛很迷人，是个大美人，也蛮会穿衣服的，其中有一套美丽的大灯笼袖洋装，是无与伦比的漂亮呢！听说她每隔一个礼拜的星期五下午，就教大家唱歌。您说她是不是好棒。还有，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带大家做体操，而且她的体操动作很优美，德林太太说从没见过这样教的，大概是女老师吧，才会这么的与众不同。”

十月一开始，安妮终于能回到学校了。她坐回和黛安娜并排的位置，心里像喝了蜂蜜似的，有说不出的高兴。而且果然如同学形容的，斯蒂希老师个性开朗，活泼又温柔，很受大家爱戴。因为她的循循善诱，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大大地提高了。而安妮也在她的教导下，逐渐展露才华。



第18章 马修的圣诞礼物

名家导读

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马修会送给安妮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呢？安妮收到礼物之后，又会做何反应呢？

整整十分钟里，马修神色慌张，不知所措，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这是发生在十二月的一个寒冷、阴沉的晚上的事。

一个冰冷的黄昏，马修劈完柴进入厨房，准备脱掉厚重的长靴时，看见安妮和几位同学正在客厅里排练圣诞晚会的话剧《精灵女王》，他便静静地坐在一旁欣赏着。排练完毕，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晚会的事，但她们谁也没注意到在旁边的马修。马修便提着长靴，偷偷躲进厨房的黑暗角落里。

只见安妮被同学们热情地包围在其中，双眼发亮，脸颊红润。马修在黑暗中，专心注视着这群孩子，总觉得安妮好像在某些地方和大家格格不入，却又一时想不明白。

马修是个个性内向、沉默寡言的人，平时不善于观察人，但连他都发现，安妮就是与其他女孩子有些不一样。晚上一个人在屋里抽着烟斗，绞尽脑汁地想了两个钟头，终于想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原来是安妮的衣着打扮和旁人不一样！其他的女孩子一律都穿着红、蓝、粉红和浅色的华丽衣服，而玛瑞拉做的衣服不是黑色就是咖啡色，色彩凝重，线条也是最简单的。难怪安妮显得保守，缺少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




买一件和黛安娜相同的衣服给安妮，应该不算是坏事吧？对，就买一件衣服给她。马修决定瞒着玛瑞拉去做。虽然老实的马修对服装的流行趋势连起码的一点概念也没有，但他还知道衣袖必须是灯笼袖才对。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漂亮的衣服正是送给安妮最理想的圣诞礼物。想通之后，马修心满意足地熄掉烟斗，上床睡觉。玛瑞拉随后赶紧把门全都打开，换换屋里污浊的空气。

第二天傍晚，马修一个人悄悄上卡摩迪大街去给安妮买新衣服。他很不好意思对女店员讲话，所以买东西一向都习惯到罗逊的店里去，因为那儿是由老板沙米尔或他的儿子接待客人。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罗逊的店扩大了营业业务，也雇佣了女店员。

女店员是沙米尔妻子的侄女，是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头发梳成一个向上卷得又松又高的发型，一双茶色的大眼睛飞速转动着，不知什么缘故嘴角总浮现出一种夸张的笑容，手腕上戴着好几个手镯，手一动，手镯便闪闪发光，还丁丁当当地响着。光是这样一位女店员的存在就足以使马修慌得六神无主了，再加上手镯一响，就更把他吓得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了。

最终衣服还是没买成马修便回家了。

从这以后，马修又反复地考虑了一下这件事：看来买衣服的事，只好请人代劳了。玛瑞拉是绝对不行了，到时又要啰啰唆唆地数落他的不是。而除了玛瑞拉，马修只敢和林德太太讲话，看来只好请她帮忙了。于是马修便去造访林德太太，支支吾吾大半天总算说清楚了自己的意思。好心的林德太太便一口答应了。

“你想挑选一件送给安妮的裙子呀，我想这太好了，因为我正要去卡摩迪，到时候替你挑选一件吧。什么样式好，请你具体地说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限制的话，我就自己决定挑一件回来吧。威利阿姆的店里最近新进来一批非常漂亮的缎子布料，我来给她缝制一件吧，要让安妮大吃一惊。若是玛瑞拉缝制的话，也许事情很快就会败露的……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吧。”

“这个……非常过意不去，还有一点儿我不太清楚，最近人们的衣服袖子好像和以前的不一样了。这个……如果请你按照现在流行的样式裁缝袖子的话……”



“就是宽松袖子样式吧，好，马修，请你交给我吧，放心好了，我准给她做个最新流行样式的。”

马修一回去，林德太太便一个人细细琢磨起来。

直到圣诞节前一天晚上，林德太太送来安妮的新衣服，玛瑞拉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两个礼拜，马修不时地偷笑，就是为了这个啊！我还以为他又做了什么傻事呢！这个秋天我才做了三件质地很暖和的衣服给安妮，实在没有必要再做了。我看单单是做这个袖子的布，大概就可以拿来做件宽大的罩衫了！不过，这下安妮可开心了，她终于也有了灯笼袖的衣服了。”

圣诞节的早晨，到处都是银装素裹。安妮坐在窗前，凝望着窗外的雪景，深深吸了口气。这时楼下响起圣诞的钟声，她赶紧跑到楼下去。

“圣诞快乐！玛瑞拉！圣诞快乐！马修！银白色的圣诞节！哇！马修，这是给我的礼物吗？”

马修还是有些羞怯地打开包装盒，看了玛瑞拉一眼，才拿出衣服。玛瑞拉则装做不在意地泡着茶，实则偷偷注视着一老一小的动静。安妮不敢相信似的盯着马修手里的衣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一件多么漂亮的裙子呀！柔软、美丽的茶色缎子闪着光泽，裙子的一部分做成了波形褶边和抽褶，腰身也按照流行的款式打着精致的横褶，领口装饰着带褶的薄花边，然后就是袖子——这也是最精彩的——长长的袖口一直延长到臂肘处，袖口再



往上，宽松袖子被做成两段，两段之间用抽褶收拢起来，上面扎着茶色的丝绸饰带。

“安妮，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马修羞涩地说，“怎么，难道你不喜欢吗？”

顷刻间，安妮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不，不是的。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收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礼物，叫我怎么感谢您才好。太好了！这两只灯笼袖多美！”安妮擦掉眼泪，把衣服紧紧抱在怀里，脸上也露出了天真甜蜜的微笑。

“好了，快吃饭吧。”玛瑞拉插嘴说道，“虽说可有可无，但因为马修已经买回来了，所以你可要好好爱护它，安妮。林德太太还给你留下两条发带，和裙子一样都是茶色的，快收起来吧。”

“玛瑞拉，我吃不下。能拥有这么漂亮的衣服，我已经兴奋得好像自己吃了一顿圣诞大餐。林德太太真好，还特意为我做这些蝴蝶结和发饰，今后我更要做个乖孩子，不让你们操心。”安妮出神地说着。

圣诞节这天，安维利的学生们过得忙碌又兴奋。他们一边忙着装饰礼堂，一边做最后的排练。晚会从傍晚时分开始，礼堂里早就挤满了观众。同学们都十分投入地表演，演出非常精彩，而安妮的演出更是让人叫绝。

晚会结束后，安妮和黛安娜两人结伴回家。

“黛安娜，今晚的夜色太迷人了！”安妮激动地说道。

“嗯，一切都进行得这么顺利，太让人开心了。”还是黛安娜比较现实些，“牧师说，他要把今晚音乐会的盛况写成消息，投到夏洛特丹的报社去呢。”

“真的吗？那样我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上了！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内心就抑制不住地激动。黛安娜，你的独唱相当精彩，当你被要求再次演出的时候，我真替你高兴。”

“哪里呀，你朗诵时，观众才是拼命鼓掌呢！”

“其实我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开头的那几句话险些都没背诵出来，真把我吓坏了。可是一想到漂亮的灯笼袖裙子，勇气就鼓起来了，我怎么能给灯笼袖裙子丢脸呢？所以勉勉强强开始了，但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像在很遥




远、很遥远的地方都能听见似的，幸亏我在阁楼上练习多次了，不然的话就完了，呻吟也呻吟不出来了。”

“是的，你那呻吟的声音学得妙极了，我坐在坐席上，还看见斯隆太太在那里擦眼泪呢。基尔伯特·布莱斯演得也很好，虽然他以前捉弄过你，安妮，你为什么不能原谅基尔伯特呢？你不觉得你自己固执得有些过分了吗？你就听我的话吧。《精灵女王》短剧结束后，你从舞台上跑下来时，头上有一朵蔷薇掉下来了，我看见基尔伯特把它捡起来，放在胸前的兜里了。怎么样，这次总该高兴了吧？”

“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我甚至觉得连想起他都无聊，黛安娜。”安妮昂着头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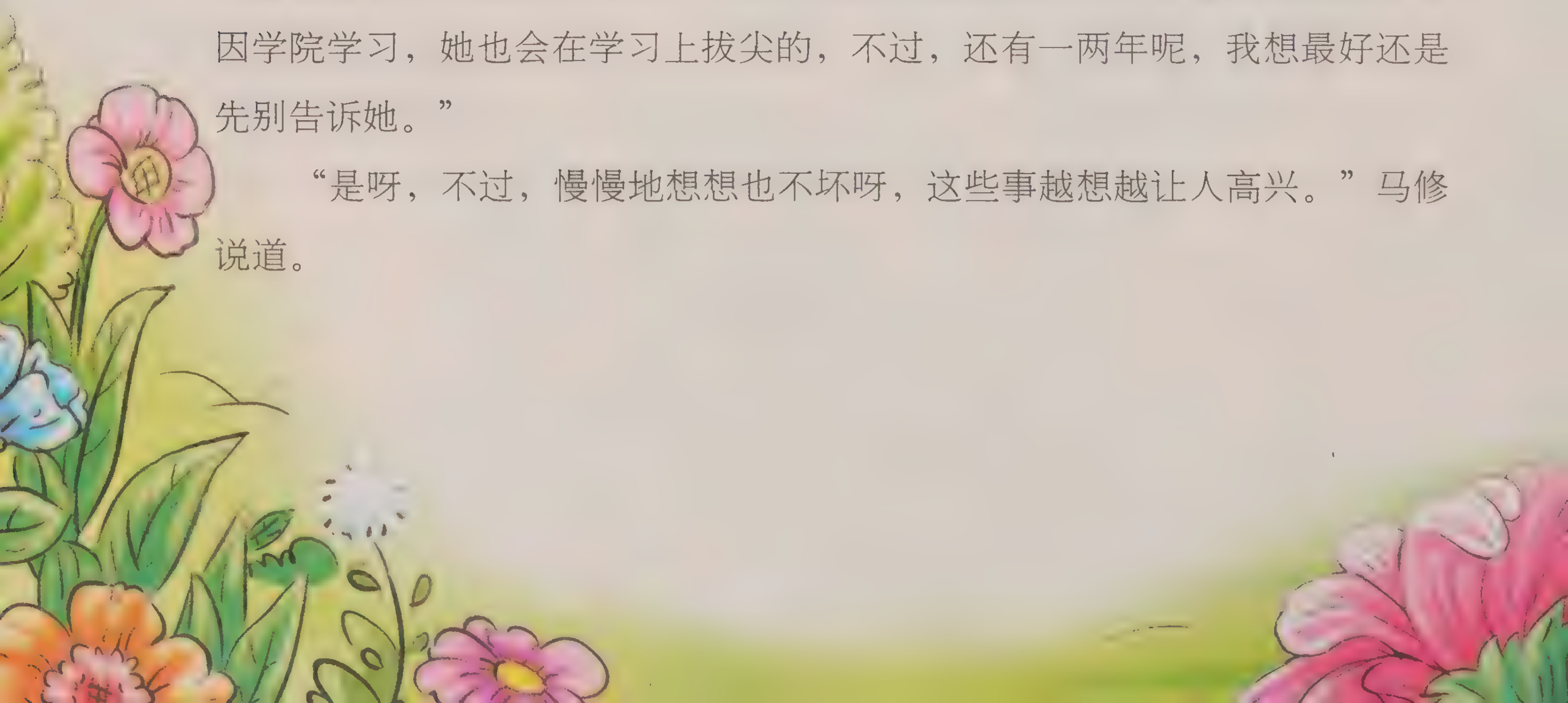
玛瑞拉和马修坐在客厅的壁炉旁聊天。他们已经有二十年没参加圣诞晚会了，马修甚是得意地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安妮演得那么精彩，和别人比一点儿也不逊色。”

“对啊！”玛瑞拉也深有同感，“马修，这孩子聪明伶俐，没想到她演得这么好。总之，我今天晚上也为安妮而感到自豪，但我并不打算把这句话告诉她。”

“我也为她感到骄傲，安妮睡觉前我已经对她说了。对于她的将来，我们是该好好计划计划了。过些日子，安妮光是在安维利学校学习恐怕已经不够了。”

“没关系，明年三月，安妮才十二岁，不用这么早就考虑这件事。不过今晚我猛然发现她已经长大了不少。这孩子很聪明可爱，我看将来送她上奎因学院学习，她也会在学习上拔尖的，不过，还有一两年呢，我想最好还是先别告诉她。”

“是呀，不过，慢慢地想想也不坏呀，这些事越想越让人高兴。”马修说道。



第19章 倒霉的百合少女（精读）

名家导读

为何大家都不愿意扮演“艾伦”呢？安妮会扮演这个角色吗？她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当然要让你来扮演艾伦了，安妮，我可没有坐着小船漂到那里去的勇气。”黛安娜说道。

“我也不行。”鲁比·吉里斯哆里哆嗦地说，“两三个人一起坐到小船里，如果小船还能继续往前走，那倒是很有趣，可是万一船要是翻了，我们就都会淹死的？这种危险的事不能干，太可怕了。”

“不过，那样会很浪漫呀。”珍妮·安德鲁斯说，“我可不想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这么待着，我总会惦记着船会到哪儿了，每隔几分钟就会站起来看看，这样一来，我们特意追求的那种情调不就被破坏了吗，你说是不是，安妮？”

“可是，红头发的艾伦实在让人感到奇怪。”安妮有些悲伤地说，“哎呀！我倒是很想扮演艾伦，而且也不怕在水上漂流，但要真让我来演艾伦可就太糟糕了，还是让鲁比来演吧，她皮肤雪白，长长的金发多漂亮，艾伦不就是‘闪亮的头发飘逸着’吗？艾伦是百合少女，红头发的百合少女怎么能行呀？”

“那又有什么关系，安妮？”黛安娜热心地说，“你的肤色跟鲁比一样雪白，而你的发色也比剪掉以前还深，一点儿也不会输给诗里的艾伦的！”





“真的吗？”安妮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脸上也高兴地泛起了红晕，“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是啊！那样可就漂亮了。”黛安娜说着，并出神地盯着安妮那如绸缎般光亮的短发。安妮短得要命的头发上，漂亮地系着黑色天鹅绒丝带。

阅读理解

这句话表现出了安妮听到黛安娜称赞自己的话语后的快乐心情。

她们三个人都不肯扮演艾伦，安妮只好无可奈何地答应：“行了，我来扮演艾伦吧。”虽然安妮对能演主角感到高兴，可是总觉得应该由更符合条件的人来演才合适，她认为自己并不太适合。

“鲁比演亚瑟王，珍妮来演基尼比亚，黛安娜演兰斯洛特，还需要有人来演艾伦的兄弟和父亲，年老的仆人就不用了。一个人横躺到小船上，就已经挤得满满的，两个人就更坐不下了。小篷船的上边也是满满的，连黑色的丝绸棺衣也盖不上了。黛安娜，你母亲有条旧的黑色披巾，正合适吧？”

黛安娜回家后把披肩拿来，安妮就把它铺好，然后躺下。她马上闭上眼睛，双手合拢搁在胸前。

“喂，看她的样子好像真的死了。”鲁比有些不安地说。安妮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白桦树枝的影子散落到她的脸上。

“我怎么感到有些可怕，我们这么演不知道行不行，林德太太看了肯定会说好好的戏让你们演得这样糟。”

“鲁比，林德太太说什么了？她说这样不行吗？”安妮严厉地说，“这可是林德太太出生前几百年的事了，不这样演能有气氛吗？下面该珍妮发挥表演才能了，设计几个动作吧。艾伦已经死了，死人要能哭出来才让人觉得奇怪呢。”

珍妮的扮相不太漂亮，没有银线的外套，只好用一件已经旧得发黄的日本丝钢琴罩子代替；没有百合，只好用一只长茎、青白的鸢尾花代替，乍一看还真像回事。

“准备好了！”珍妮说，“大家退一下，该与安静的艾伦吻别了。黛安娜这时就该说‘妹妹，永别了’，鲁比说，‘我可怜的妹妹’，你们俩人都要尽量表现出悲痛。安妮，哎，我明白了，艾

伦此时应该是微笑着，做出横卧的样子，这样就行啦，到小船上去吧。”

安妮随即上了小船，黛安娜、珍妮、鲁比三人目送着小船向桥那边漂去，然后三人立刻向树林跑去。船就这样慢慢地往前漂流。可是她们谁也没有发现船底撞上了水底下的旧木桩子，裂开了缝。

只见船还是逐渐朝木桥漂去。黛安娜等三人看船一走，便小兔子似的一溜烟穿过森林，越过坡道，往下游方向跑。因为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必须在那儿等待百合少女的小船出现。船还是缓慢漂浮。起先，安妮完全陶醉在这样的罗曼蒂克的气氛中，然而不久，船底的裂缝就慢慢渗进水来，她终于发觉情况不妙，慌忙起身，一把抓住黑色披肩和黄色钢琴布，神色慌张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看情形，船根本到不了下游就会先沉没了。宽阔的水域上，根本没有人能够听见安妮的呼救声。她因为害怕而嘴唇发白，面无血色，又得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阅读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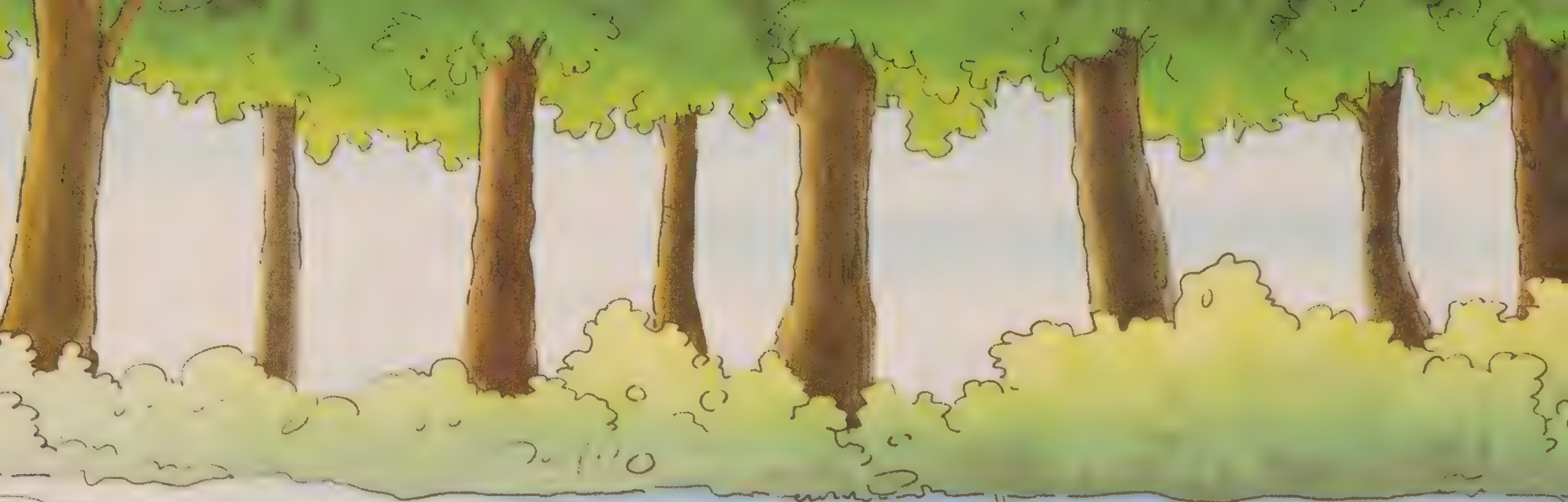
这段话生动地描绘出了安妮遇到危险时所感受到的恐惧，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表现出了她的勇敢。

安妮的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周围还有可怕的绿水。她的身体颤抖着，最初她决定不惊动它们，并开始展开临终前各种各样的想象。

当时的情景，正如安妮事后告诉牧师太太的：“真要吓死我了，水不停地跑进船里，我只好拼命祷告，可是我眼睛一刻也不敢闭上。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神只能用一种方法来解救我，就是让小船漂到桥墩附近，好让我爬上去。

“所以我张大眼睛环顾四周，嘴里不停地祷告：‘神啊！请让我的小船靠近桥墩。’而神也好像听到了我的祷告，小船终于如我所愿那样挨近桥墩。我把披肩和钢琴布披在身上，拼命地抱住湿滑的桥桩。虽然我知道这个姿态一定奇丑无比，但我已经无暇顾及那么多了，只能在心中默念感谢神的祷告词。”

安妮感激不尽地爬上桥墩，小船从桥底漂过后，不久便沉入水底。在下游守候的黛安娜三人眼睁睁地看着船沉下去，她们还以为



安妮一定会葬身水底，一时间呆住了。然后她们害怕地尖叫着跑开了。

安妮拼命地抱紧桥桩，等待救援，此时此刻，过一分钟像过一个钟头那么长。没多久她就手麻脚酸了，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她看到基尔伯特正好划着小船，朝木桥而来。基尔伯特是无意间发现桥墩上等救兵的安妮的，便赶紧把船划到她的身旁，伸出援手问："安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安妮只好拉着他的手爬到了船上，然后用两只手抱着已经沾满稀泥、湿淋淋的披巾和钢琴罩，气呼呼地坐下来。对于安妮来说，在这种难堪的状态下，再想保持住往日的威严已经相当困难了。看着安妮的可怜相，基尔伯特边划船边关心地问："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扮演艾伦。"安妮冷冷地说，眼睛并没看基尔伯特。"我坐在小篷船里，要到嘉梅罗特去，小船后来进水并沉了下去，我就爬到桩子上，等着她们几个来救我，你现在能不能把我送到停船场去？"基尔伯特热心地把小船划到了停船场，安妮决不能再拉他的手了，她自己敏捷地跳到了岸上。"谢谢你救了我。"安妮开



口说了句话就要走开。基尔伯特也从船上跳了下来，说了声“等一等”，并赶上来抓住了安妮的手。

“喂，安妮！”基尔伯特结结巴巴地说，“让我们做朋友好吗？以前都是我不好，才会当众取笑你的头发，我真诚地请你原谅。我们重新做朋友好不好？”

安妮犹豫了一下，马上又想起两年前基尔伯特叫她“胡萝卜”的事，于是冰冷冷地说：“不，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那好吧！我也不提跟你做朋友的事了。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再求你第二次。”基尔伯特很快跳上船，使劲地把船划开了。

当只剩下安妮一人时，她真想哭，心里莫名其妙地后悔了。由于精神松弛带来了副作用，她仿佛觉得基尔伯特那双可怕而愤怒的眼睛在紧紧盯着她。当安妮走到斜坡时，碰到了珍妮和黛安娜。见到安妮，黛安娜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也才松了一口气，抱住她又哭又笑。“噢！安妮！安妮……我还以为你被淹死了……安妮，你怎么回来的？”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安妮拒绝基尔伯特的道歉之后的矛盾心理。

“我使劲地抱住桥桩，”安妮疲倦地说，“后来，基尔伯特划船从那里经过，我坐了他的小船才回到岸上。”

“噢！安妮，这该有多了不起呀，是吗！多浪漫呀！”珍妮终于也能开口说话了，“从现在开始该和基尔伯特说话了吧？”

“不！不说！”安妮立刻痛快地回答，一瞬间她又恢复了以前的骄傲。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安妮性格的倔强，显得她十分可爱。

“珍妮，今后你不会再听到我说什么浪漫了，太可怕了，这么做太不应该了，是因为我的错才连累了大家。我总是把好朋友连累到困境之中。”所谓的预想在平时总靠不住，不过这回安妮的估计却完全正确，若是知道了今天发生的事，巴里和卡斯伯特家准会大吃一惊，并引起一场大骚乱的。

“你这孩子，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啊！”玛瑞拉听了之后责怪了安妮。

“玛瑞拉，请您放心，”安妮乐观地说。安妮在事情过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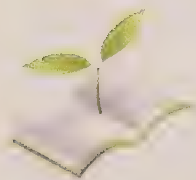


后，独自一人在东山墙的屋子痛哭了一场，心神已经完全安定了下来，“从今天起，安妮将是另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安妮了。”

“但愿如此。”玛瑞拉还是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去。

一直在老地方坐着的马修，把手放到了安妮的肩上。

“彻底消除了浪漫也不行呀，安妮。”马修不好意思地小声说，“稍稍有点儿浪漫也是好事呀，只是要适可而止，你要保留一点儿浪漫的心，只要那么一点儿就行了。”



名家点拨

安妮和基尔伯特是否一直都不会成为朋友了呢？在这一章里，基尔伯特救了安妮，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出现转折，这会是结局吗？



第20章 安妮的目标——奎因学院

名家导读

斯蒂希老师来到了玛瑞拉的家中，她的到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件事以后安妮有什么变化？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十一月的天气变得阴沉沉的，微暗的天色却使得绿山墙里的炉火显得特别温暖。玛瑞拉放下手中的毛线，双手按了按眼皮，心里想着最近眼睛很容易劳累，得到镇上去换一副眼镜了。而躺在壁炉前地毯上的安妮，正对着红红的跳跃的火焰想得出神。

玛瑞拉温柔地看着安妮的表情，表面上她从未表现出什么特殊的热情，可是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安妮对玛瑞拉如何在心里暗暗地喜爱自己并不清楚，安妮时常为玛瑞拉对自己缺乏同情心和理解而感到苦恼。不过，在这些念头一闪过后，她又会立刻想起玛瑞拉对自己的恩德来，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安妮！"玛瑞拉突然说道，"今天，你和黛安娜一同出去时，你们的斯蒂希老师来过了。"

安妮吸了口气，很快从梦幻世界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真的吗？你怎么不去喊我们呢？其实，我和黛安娜就在'幽灵森林'里。她说有什么事吗？"

"老师提到你的事了。"

"我的事？"安妮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马上抢着说道，



“噢！玛瑞拉，我不是有意要对您隐瞒的，而是忘记说了。我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偷看课外书《本·哈》，但我下课后已经跟老师认错，保证以后不再犯了，而且老师也接受了我的道歉。可没想到她竟然还跑来向您告状！”安妮激动得脸色通红。

玛瑞拉禁不住失声笑着说：“斯蒂希老师可是一个字也没提刚才你说的事，是你自己心虚才这么想的。斯蒂希老师说准备组织参加奎因学院考试的高年级学生组成一个特别的班级，在学校放学后进行一个小时的补习。我和马修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班，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想考入奎因学院将来做一名老师吗？”

“啊，玛瑞拉，那可是我人生的梦想呀！不过，那要花许多钱吧？”安妮跪下来，握紧两只手，不安地问道。

“你就不要担心钱的问题，当初马修和我领养你时，就决定要让你接受最好的教育。虽然你是女孩子，多念点儿书总是有好处的，你放心去参加考试吧！”

安妮用严肃的表情抬头看着玛瑞拉，“我非常感谢玛瑞拉、马修，我会拼命努力学习的，为了使玛瑞拉、马修感到自豪而努力。我一定会认真读书，让你们以我为荣。”安妮喜出望外，禁不住紧搂住玛瑞拉。她内心满怀感激之情，目光殷切地望着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母。

“我想考试对你来说不成问题。斯蒂希老师对我说你很聪明，学习非常努力。”玛瑞拉并没打算把老师说过的话全部都转达给安妮，怕引起安妮的虚荣心，“你不用马上像发疯一样地学习，不必担心，到考试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呢！老师说你还是应该先把基础打牢。”

“从现在开始我会更加一心一意学习的。”安妮陶醉了似的说，“这下我的人生目标就能实现了。牧师说，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应该向着自己的目标迈进。有意义的目标非常重要，我想要成为斯蒂希老师那样的人，这就是有意义的目标。玛瑞拉也是那么想吧？我认为老师是一种崇高的职业。”

不久，奎因学院应考班组成了，除了安妮以外，参加的人还有基尔伯特·布莱斯、鲁比·吉里斯、珍妮·安德鲁斯、乔治·帕伊、查理·斯隆、穆迪·斯帕约翰·麦克法逊一共七人。黛安娜因为父母并没有打算让她报考奎因学院，所以没有参加应考班，这对于安妮来说可是件大事。

“要是黛安娜也来参加辅导，那该有多好！辅导课很有趣，一点儿也不枯燥，鲁比说她毕业后只做两年老师，然后就准备结婚。珍妮说她打算把一生都奉献给教师这个职业，绝不结婚。乔治·帕伊说她是为了修养而进入学院读书的，而穆迪·斯帕约翰说他将来要做牧师。查理·斯隆说他将来要进入政界，成为国会议员。”话到这儿停住了，安妮接着翻开《雪莉亚斯·凯撒》看，玛瑞拉询问道：“基尔伯特·布莱斯怎么打算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安妮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到现在，基尔伯特和安妮依然是公开化的竞争对手。虽然以前的竞争意识是单方面的，但现在基尔伯特也和安妮一样，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自从那天在小湖边基尔伯特没有得到安妮的宽恕之后，除了更加强烈地激发了他的竞争意识之外，基尔伯特还摆出一副全然无视安妮存在的架势，对安妮视而不见。安妮本想继续坚持对基尔伯特的憎恨，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发觉自己以前对基尔伯特的那种怨恨竟然烟消云散了。在池塘边上的那一天，被基尔伯特救上岸后，安妮意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原谅了他，并忘记了以前的事情，但她已经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唉，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个冬天大家都过得非常开心愉快。安妮日常的生活起居也很快乐、很满足，平常专心读书长知识，礼拜天则去参加礼拜日学校的唱诗班，练习咏唱圣歌。

转眼间，春天再一次造访绿山墙。终日埋头与课本为伴，就连“啃书专家”安妮也感到厌烦。不久，学期即将结束，面对着美好诱人的暑假，老师和学生都想好好休息。在学期最后一天，斯蒂希老师很恳切地叮咛学生：“你们大家也用功好久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在放假的时候，能够抛开书本，尽量到户外多活动，让自己更健康，增强体质，好为明年的考试做准备。”

“老师，新学期你还在这里任教吧？”乔治·帕伊问道，乔治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敢满不在乎地提问。今天她提这个问题大家可都要感谢她了，别的学生都不敢向老师打听这种事，但他们又迫切地想知道这件事。最近学校里流传着令人担忧的谣言，说老师下学期要转走，因为她家乡的小学与老师商洽，想请她回家乡去任教，她也打算接受聘请。奎因学院应试班的全体同学此时都屏住呼吸等待老师回答。



“我有这种打算，虽然我也想往别的学校转，不过我还是要留在安维利。说心里话，我就是放心不下你们，我不能就这么说再见。所以下学期我决定留下来，一直等你们考完试为止，看着你们毕业。”

“万——岁！”穆迪·斯帕约翰叫道。穆迪从来没有过这样感情外露的表现，在这句话说出的一个礼拜之内，一想起这次冲动他就感到脸红。

“啊！太高兴了！”安妮忽闪着大眼睛说，“如果斯蒂希老师不留下来，那可太糟了！再来一位新老师，我相信自己根本没有学习劲头了。”

晚上一回到家，安妮就把教科书塞进阁楼上的旧皮箱中，把锁扣好，钥匙扔进了装毛毡的杂物箱里。

“我也已经下定决心暑假不去碰教科书了。这个暑假我要随心所欲地玩儿，让尘封已久的想象力再度自由地飞翔。因为这是我童年时期的最后一个暑假了！”安妮对玛瑞拉说。

玛瑞拉没有出席礼拜四的妇女会，是什么原因呢？第二天午后林德太太赶来询问了。如果玛瑞拉没有出席妇女会，一定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礼拜四马修的心脏病有点发作。”玛瑞拉解释说，“唉，感谢上帝，他现在虽然说好了，但和以前比他的心脏病发作频繁，真叫人担心。医生说不能再让他兴奋了。不过马修和兴奋之类的事情倒是不相干。医生还说剧烈的体力活儿也不能干了，一干重活儿就会拼命喘气。林德太太，把帽子放下来，一起喝点儿茶吧。”

“你这么盛情，我可就不客气了。”

林德太太口里这么说着，实际上刚才一进门她就这么打算了。在玛瑞拉和林德太太坐在客厅里随便闲聊时，安妮过来给客人倒茶，还烤好了小巧的、热乎乎的面包。雪白的面包烤得软软的，连林德太太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傍晚，玛瑞拉一直把林德太太送到小径那里，分手时林德太太说：“安妮真变成一个大姑娘了，你也有帮手了。三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孩子时，还想过她不会成为一个好孩子呢！现在看来是我错了。安妮的容貌变得更漂亮了。其他孩子和安妮在一起时，她们就显得有些平庸和过分妖娆，就好像是把水仙和大红芍药摆在了一起。”

第21章 河流和小溪的交汇

名家导读

玛瑞拉一直都对安妮管教很严，希望她认真学习，但是，在这个暑假，玛瑞拉为何希望安妮在外面随意玩耍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安妮一直盼望着暑假的到来，到了那时，她就可以整天和黛安娜在大自然中游玩了。“恋人的小径”“德鲁亚德泉”“闪光的小湖”以及“维多利亚岛”，都充满了神奇的魅力。

现在，任凭安妮在外面怎么嬉闹玩耍，玛瑞拉也不再生气了。因为在暑假刚开始的一天，当初在米尼·默伊得病时从斯宾塞·贝尔赶来的医生在一位患者的家里恰巧遇见了安妮。医生用敏锐的目光仔细打量了一番安妮，然后皱着眉，摇着头，托人给玛瑞拉捎去了口信：“要让那个红头发的姑娘整个夏天都在户外玩耍，直到她的步伐变得更加敏捷轻快为止，希望不要让她在此期间学习功课。”

玛瑞拉非常害怕，心想如果不按照医生说的去做，安妮可能就会得结核病死掉。因而安妮得以轻松、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美好的黄金之夏。她散步、划船、采集野果，尽情享受着幻想的快乐。随着九月的来临，安妮已经变得精力充沛，两眼炯炯有神，步伐也更加坚实有力了，达到了能让医生满意的程度，安妮浑身充满了干劲和激情。

“现在我要开始专心学习了。噢！久违的亲爱的书本，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几何也不例外。玛瑞拉，美丽而让人难忘的暑假已经过去，我要像战



士一样，重新赴沙场冲锋陷阵。”

“我要是男孩子将来就当牧师，只要努力学习神学，将来准能给人带来好影响。林德太太也能毫不逊色地像贝尔校长一样地祈祷。人需要锻炼，女人传教也是完全可以的。”

“真会这样吗？”玛瑞拉有点嘲讽似的说道，“如今，非正统的传教根本行不通。只要有雷切尔监督，安维利谁也不能胡作非为。”

“噢，玛瑞拉，我有句话想说说，不知你是怎么想的，礼拜天下午我就反复地考虑着这件事，都快想成心病了。我真心实意想成为好人。而且，有玛瑞拉、阿兰太太和斯蒂希老师在，这种愿望就越发强烈起来。我特别想让你们认为我很能干，让你们高兴，可林德太太总有些瞧不起我，使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个恶人，生来就罪孽深重。”

玛瑞拉一瞬间被弄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但马上就笑了起来。

“你要是那样的话，那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只要雷切尔在场，我也会产生那种感觉。她一年到头，总是唠唠叨叨地强调要正直地做事，可有时反而不能给人以良好的影响，真该用戒律好好加以限制一下。不过，另一方面，雷切尔这个人的确是个优秀的基督教徒，心里并无恶意，像她那样亲切热情的人，在安维利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无论干什么，她都是领先在前。”

“听玛瑞拉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安妮直截了当地说，“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真是太多了，会接连不断地冒出来。有像玛瑞拉、马修、阿兰太太和斯蒂希这么多善良的人在我身边，我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谢谢您给我的裙子下摆缝上了花边，虽然花边没有必要，但今年秋天就流行这个，一想到这个，学习就有了动力，就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感觉。”

“这么说我是做对了。”玛瑞拉说道。

斯蒂希老师一回到学校，同学们都来了精神，特别是报考奎因学院的学生们，一想到将来，都振作、紧张起来，学年末的入学考试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大家都看到了前途在召唤着他们。一说到入学考试，同学们又都吓得心直哆嗦，大家心里都在想，万一考不上怎么办？整个冬天，安妮想这个问题都想累了，礼拜天的下午也是如此，所以连道德和神学的问题也学得不认

真了。一做梦，差不多都是考试成绩发布时的情景。基尔伯特·布莱斯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名列榜首，而安妮的名字却哪儿也找不着，只能凄惨地死盯着合格者的名单。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学生们对即将到来的考试的恐惧。

尽管如此，这年冬天还是很轻松、愉快地在忙碌中飞逝而过。和从前一样，学校的生活特别有趣儿，竞争也令人感到刺激，同学们的成绩都有了飞速的提高。其实这一切都和斯蒂希老师渊博的知识和巧妙谨慎的指导分不开。斯蒂希老师很注重引导学生们自己思考、自己探索、自己发现、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林德太太及理事会成员们都大吃一惊，她们对于把传统的做法进行改革这类事情都持消极态度。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了斯蒂希与众不同的教学法。

安妮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社交方面视野也变宽了。也许是由于斯宾塞·贝尔医生的规劝吧，即使安妮经常外出，玛瑞拉也不再反对了。这期间，辩论俱乐部的活动异常活跃，光是音乐会就举办了好几次。类似大人们聚会的晚会也搞过一两次。此外，像乘雪橇、滑冰等活动更是家常便饭。安妮的个子在这段时间长得飞快。有一天，当玛瑞拉和安妮站在一起时，忽然发现安妮居然长得比自己还高了，竟吓了一跳。

“啊，安妮，你都长这么高了！”玛瑞拉难以置信地感叹道，心中似乎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几年来自己心目中活泼可爱的小安妮形象消失了，此刻站在身旁的安妮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清秀少女了。玛瑞拉虽然仍像爱童年安妮那样爱着眼前的这个少女，但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那天夜里，安妮和黛安娜一起去参加祈祷会了，剩下玛瑞拉独自一人坐在阴暗的角落中，泪水止不住簌簌地流了下来。这时马修拎着提灯走了进来，看到这个情景，惊慌地盯着玛瑞拉直发愣，弄得玛瑞拉又破涕为笑了。

“我在想安妮的事呢，这孩子已经完全长大了，一想到明年冬天她就不在这里了，真有点儿舍不得。”

“她会经常回来的。”马修安慰地说。马修心中的安妮还是四年前的六月他从车站领回来的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到那时候，通往卡摩迪的铁路线也已经铺设完了。"

"不过，还是和平常在一起生活不一样啊。"玛瑞拉闷闷不乐地叹息道，"没有办法呀，你们男人是理解不了这些的。"

近一段时间以来，安妮有了一些变化，不仅表现在外表上，也变得更加稳重、成熟了，考虑的事情多了，幻想虽然常有，但话语却少了许多。玛瑞拉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便问道："安妮，和从前相比，你的话少了一半，也不使用长句子了，到底是怎么了？"

安妮合上正在读着的书，红着脸笑了。她出神地望着窗外，室外春光明媚，常春藤红红的新芽纷纷冒出了头。

"怎么说呢，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太想说了。"安妮说着，仿佛沉思一般地用食指按着下巴，"我喜欢考虑美好的事情，然后像宝贝似的珍藏在心里，讨厌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引人发笑，让人感到惊奇。写作文的时候也尽可能要写得简洁精悍，起初做到这点很难，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老师的做法，而且明白了还是这样好。"



"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你觉得自己能通过吗？"

安妮听了这话，身子开始发抖。

"不太清楚，有时觉得没问题，有时又感到非常不安。"

"那就再回学校重读一次。"玛瑞拉满不在乎地说道。

"可是，那多没面子呀，没考上多让人感到羞耻呀！特别是假如基尔伯特和其他人都考上了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我在考试时十分紧张，到时候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的。我要是也有珍妮·安德鲁斯那样的胆量就好了，珍妮对什么都不在乎。"安妮叹了口气，毅然地把目光从充满春天魅力的窗外世界收了回来。窗外的清风、蓝天以及吐绿的新芽似乎在向安妮频频招手，但她对此全然不顾，又埋头看起课本来。






名家点拨

为了备考奎因学院，安妮放弃了很多玩乐的机会。看到她这么努力，玛瑞拉很开心。可与此同时，对于即将到来的离别，玛瑞拉也变得十分伤感。在不知不觉中，她才发现，安妮已经悄悄地长大了。




第22章

发榜的日子

名家导读

安妮那么努力地准备考试，那么，她最终能取得好成绩吗？她能够顺利考上奎因学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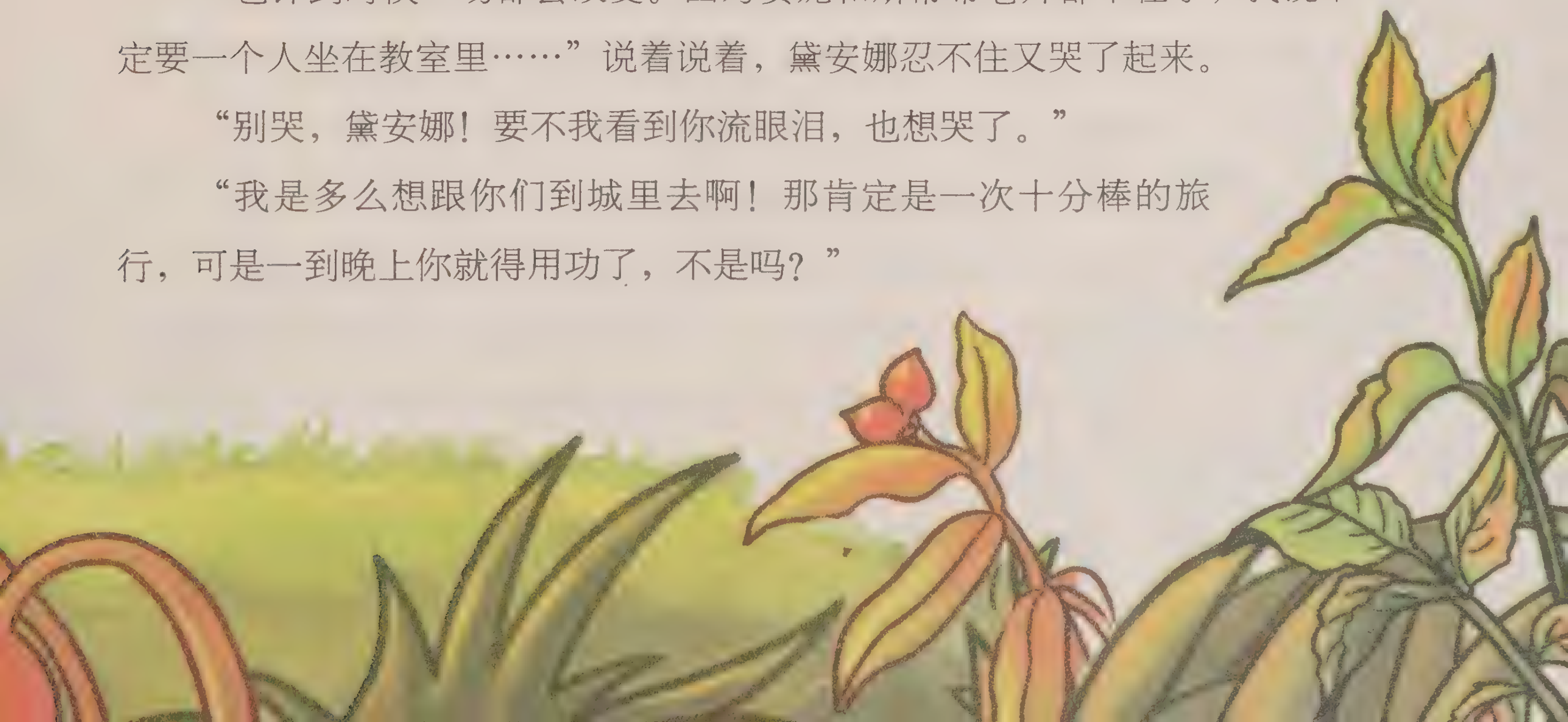
六月底恰好是学期结束的最后时期，斯蒂希老师在安维利学校的教职也将告一段落了。举行结业典礼那天，安妮和黛安娜离校时双眼都哭红了。两人相伴着走到松树林，黛安娜依依不舍地回头再看看校舍，深深叹息道："好像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黛安娜，到九月开学时，你又可以回这个学校了。"安妮说着，把已经湿透的手帕翻了过来，手帕里面也是湿湿的。"但是我呢？如果运气还算好，能考上的话，就要离开这个令人怀念的地方。"

"也许到时候一切都会改变。因为安妮和斯蒂希老师都不在了，我说不定要一个人坐在教室里……"说着说着，黛安娜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别哭，黛安娜！要不我看到你流眼泪，也想哭了。"

"我是多么想跟你们到城里去啊！那肯定是一次十分棒的旅行，可是一到晚上你就得用功了，不是吗？"







“才不呢！斯蒂希老师不是跟我们说过放轻松，不要再碰书本，早睡早起比较好吗？现在就不要再想考试的事了。”

“在城里这一段时间能来信吧？”

“礼拜二晚上我就写信说说第一天考试的情况，我肯定给你寄信。”安妮发誓道。

“那么礼拜三我就到邮局前等着。”黛安娜也起誓道。

礼拜一安妮进了城，黛安娜如约于礼拜三等候在邮局门口，终于收到了安妮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一些考试的情况。

不久，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安妮于礼拜五的傍晚回到了家。她觉得有些疲倦了，但却有一种可以通过考试的直觉。黛安娜很早就在那儿等候着，见到安妮，关心地问道：

“你可回来了，真是太好了！考得怎么样？”

“还好，除了几何，其他考得挺顺心的。”

“别的同学怎么样？”

“就知道他们嘴里虽然都说一定考不上，但都只是客气话，我看他们考得还不错。不过，离成绩公布的时间还有两个礼拜，真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至于基尔伯特·布莱斯考得怎么样，打听也没有用，这一点黛安娜非常清楚。所以她只是安慰安妮，说些“没关系，准能考上，不用担心”之类的话，可安妮立刻争辩道：“如果考不出上等水平，还不如考不上呢！”黛安娜知道安妮的脾气，即便是好不容易勉强合格了，她也不能对自己满意，每当回想起考试来心里就会不是滋味。安妮把战胜基尔伯特当成自己的目标，考试期间，她绷紧了全身的神经，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竞争当中。

基尔伯特有好几次都和安妮在路上相遇，但互相都视而不见地走了过去。而每次碰到基尔伯特时，安妮都比以前更加神气十足地扬起下巴来。每当别人劝说安妮和基尔伯特和好时，安妮虽然内心也这样暗自希望着，但一碰见基尔伯特，她就又会发誓在考试中绝对不能败在他的手下。

两个礼拜的时间刚一过去，安妮便和忐忑不安的珍妮、鲁比和乔治一起到邮局去打听消息了，只有穆迪·斯帕约翰一个人顽固得没有来。

“我没有胆量去邮局，我要等着你们谁突然跑来告诉我合格了。”穆迪对安妮说。

可是一连过了三个星期，成绩还是迟迟未能公布，让人心悬着，安妮都等得急躁不安了。

一天傍晚，通知终于来了。那时，安妮正在房间里，坐在窗前凝视着粉红的夕阳，突然她看见黛安娜穿过果园，手上拿着报纸，向这边飞奔而来。安妮马上站了起来，心想肯定是成绩公布了。她感到有点头晕，心脏像小兔似的扑扑跳个不停，双脚更是不听使唤，动弹不得。黛安娜飞也似的跑进来，喘着气说道：“安妮，祝贺你！你考上了，是第一名呢！你和基尔伯特同分，不过你的名字排在他前面。” 刚说完，便把报纸扔给安妮，累得倒在安妮床上直喘气。

“安妮考得最好了！”黛安娜终于变得呼吸平缓，并且能说出话来了。而安妮只是闪动着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一句话也没说。“十分钟前，我爸爸从布莱特·里巴拿着报纸回来了，是下午用火车发送过来的，靠邮局送，明天也到不了呀。我一看合格者的名单，简直都要发疯了。你们七个全都考上了，连穆迪·斯帕约翰也考上了，珍妮和鲁比得了相当高的分，成绩位于中等，查理也一样，乔治十分顺利地过了录取线，虽说只超过了录取线三分，但乔治肯定会像得了第一名似的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斯蒂希老师一定会喜出望外的。安妮，你的名字在这么多的合格者中居于榜首，感受如何？要是换了我呀，准会高兴得发狂的！现在我就有点儿神经错乱了，而你竟然如此平静。”

“我心里很乱，虽然有一肚子话想说，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能考第一名，我连做梦也没想到呀，不对，只考虑过一次，只有一次我想过也许会在岛内考个第一名什么的。我自己这么说，真有点儿自高自大，脸皮太厚了。对不起了，黛安娜，我必须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马修，然后再上街去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两人又急匆匆地奔下楼来，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马修和玛瑞拉。碰巧，这时林德太太也来串门。

“马修、玛瑞拉，我考上了，是第一名。不过，这次有两个第一名，我是其中一个。”

马修高兴得连忙放下手中的靴子，说道：“真的！安妮，我早就看出来你一定能考上。”

“安妮，你真行。太让我们开心了。”玛瑞拉压抑着兴奋的心情，还故作镇定地说。

而善良的林德太太的道喜则发自内心：“安妮，你考得太好了！我们都以你为荣，你是我们的骄傲！”

夜里，安妮又跪在窗前，在皎洁的月光下衷心地向神祷告，最后满怀甜蜜、感激和希望酣然进入梦乡。

第23章

奎因学院的普通女生

名家导读

安妮顺利考上了奎因学院，一家人为了入学又做了什么准备呢？安妮在新学校又遇到了什么新鲜事呢？

往后的几个星期里，绿山墙都为准备安妮入学的事而忙碌。似乎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叮嘱不完的话，决定不过来的事情。

安妮进城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九月，安妮就要去奎因学院报到了。离别出发的时候，安妮和黛安娜两人伤心得哭红了眼睛。和玛瑞拉依依话别后，她就坐着马修驾驶的马车出发了。

阅读理解

这段话描绘出了安妮和黛安娜依依惜别的情景。

入学的第一天，就在新生介绍和认识教授等事宜中匆匆飞逝了。

入学后，安妮听从斯蒂希老师提的建议，准备在一年内修完两年的学分，这样就能提早一年取得教师资格，然而相应的，功课将加倍沉重。基尔伯特·布莱斯也有着同样的计划。珍妮、鲁比、乔治、查理以及穆迪·斯帕约翰三人则没有这种野心，她们选择的都是两年制的课程。和其他五十名同学一同进入教室学习，安妮突然觉得很不安，因为只认识基尔伯特一个人，其他全是陌生面孔，她的心中不免产生一种失落感。不过安妮还是很庆幸再次跟基尔伯特同班，两人昔日的学业竞争又得继续了。

由于大部分同学都住在城里的亲戚家，到了晚上，只有安妮一

个人留在寝室里，所以备感寂寞。她马上写信告诉马修和玛瑞拉，说宿舍环境很幽雅，请他们不要担心。尽管信上是这么写着，但是当安妮环视这间狭小的寝室时，不免又深深地怀念起绿山墙来。夜晚的时候，外面是一片宁静无语的墨绿色世界。花坛里盛开着豌豆花，果树园里沐浴着柔和的月光，斜坡下的小河在欢快地哗哗流淌，河对面的针枞树在风中不时摇曳起舞。想到这里，安妮的眼泪便不听话地顺着双颊流了下来。

乔治正好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虽然安妮一向跟乔治相处得不太融洽，但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擦擦眼泪，说："你来了太好了！"

"安妮，你哭过了！很想家吗？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想哩！离开咱们那个古老村庄，有机会来到热闹非凡的城里，高兴还来不及呢！"

乔治向安妮表示过同情后，又像一阵风似的走了。安妮觉得，与其听乔治的风凉话，还不如自己放开地痛哭一场来得快活呢。这时珍妮和鲁比也来拜访。珍妮见了安妮劈头就问："安妮，快说你有没有哭？要从实招来。要是连你也哭了的话，我就觉得安心多了。刚才鲁比来找我时，我一个人也正在掉眼泪呢！"

鲁比一眼望见安妮桌上放着学校的日程安排表，便追问安妮是不是有心要得第一名，安



妮不好意思地承认了。鲁比接着说："啊！经你这么一提醒，我才想起来。今天，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跟我说过，学院要颁发埃布里奖学金，而且每学期都有。"

一听到埃布里奖学金，安妮就兴奋至极。刚来时安妮最大的目标只是在一年内获得教师证书和第一名。可就在这一刹那，她的目标又换成了争取奖学金，这样就能进入雷德蒙德大学文学系。安妮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身穿学士袍，头戴着学士帽的自己。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全心全意认真读书，争取拿到奖学金。"

埃布里奖学金是专门为攻读英国文学的人而设立的，而英国文学正是安妮最得意的科目。在奎因学院，英语和英国文学取得最高分的毕业生将获得这项奖学金，在雷德蒙德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每年付给奖学金的获得者三百五十元。

那天晚上，安妮兴奋得简直睡不着觉了。"如果说谁努力学习，谁就会获得奖学金的话，那么我一定努力。"安妮决心已定，"我要是取得了学士学位，马修该有多高兴呀！具有远大志向和抱负会使人感到生活充实。有许多想做的事会令人精神振奋。一个奋斗目标实现之后，还会有更新更高的目标在等着我去奋斗，去实现，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出安妮是一个奋发向上的人。








名家点拨

安妮顺利地进入了奎因学院，并给自己定下了宏伟的目标，她决定努力为之奋斗。同时，离开绿山墙独自来到奎因学院，也使她感到十分孤独。



第24章

奎因学院的冬天

名家导读

安妮离开绿山墙，她十分想念马修和玛瑞拉。她是如何缓解思乡之情的呢？安妮和基尔伯特两人和好了吗？

幸好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回家一次，安妮才不至于得思乡病。只要天气不是很坏，每个星期五，来自安维利的学生们都会一起搭乘火车，到卡摩迪后再转车回家。但圣诞节一过，大家为了准备好功课，都决定周末暂时留在学校，不回家了。

从安维利村的学校来到学院后，安妮的内心就对基尔伯特一直存在着竞争的意识，所以她对自己的课业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当然喽！没有外人能知道她心中的这桩秘密。其实她也不是非得打败基尔伯特不可的，只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挑战的竞争对象，如果少了这项竞赛，生命似乎就少了一份意义。

这段话表现安妮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性格。

“说来真不敢相信，这么快就到学期末了……去年秋天的时候，学院还可望而不可即，可谁知道一转眼，就要举行期末考试了。考试固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但看看周围所有的一切——蓝天白云，花树萌芽，顿时就会觉得万象有序，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安妮自言自语道。用不着担心不及格的安妮也许把考试的事儿看得很轻，但对将来的一切却很冷静、从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两个礼拜，我瘦了七磅。”珍妮叹了口气说，“怎么给自己吃宽心丸也是白费，还是放心不下呀。其实担心着急并不是坏




事，这样会有一种拼命学习的劲头。如果整个冬天都来回通勤上学，花了不少钱，结果仍没取得证书，那可就糟了。”

“我可不在乎。”乔治插嘴道，“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一次，反正我家允许我这么做。安妮，我听弗兰克说，特里梅教授认为金奖肯定是基尔伯特的了，而埃布里奖学金好像非埃米里·克雷伊莫属呀。”

安妮笑了。

“乔治，如果到了明天，我也许会感到厌烦的。可现在，我却一点儿也不在意。只要一想到在绿山墙下面那片不小的山谷里，盛开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紫罗兰，‘恋人的小径’上，羊齿草冒出了绒绒的小脑袋时，我就觉得能否获得金奖或者埃布里奖学金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我已经尽了全力。我现在终于明白‘勤奋快乐’的真正意义了。失败并非是坏事，失败后再振作起来，努力奋斗换来的胜利是最快乐的。我看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快看那边屋顶上浅蓝色的天空。此时此刻，安维利背后那片紫色又略带黑色的枞树林上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天空呢？”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安妮异于常人的良好心态。

“珍妮，你打算在毕业典礼上穿什么？”还是鲁比比较现实。

“你什么时候都是挑时髦的话题说。”珍妮和乔治异口同声地批评鲁比。

此时唯有安妮一人站在窗前，紧握着两只手，支着脸颊，独自遥望着屋顶以及尖塔上像圆顶一般晚霞四射的天空，在心里编织着未来花一般的梦。





名家点拨

一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面临着考试，心中都十分焦虑，但是安妮却不以为然。因为，她对快乐、成功、失败持有另外一种看法。







第25章 光荣与梦想

名家导读

在考试中，安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她是否获得了奖学金呢？她对未来是如何打算的？

考试成绩公布的那个早上，安妮和珍妮两个女孩子在校园里并肩而行。珍妮要求不高只求及格，因此她神态自若，笑脸盈盈，一副满足的样子；安妮则不一样了，她脸色苍白，连话也说不上几句，再过十分钟，马上就要揭晓奖学金和金牌得主了。两人刚踏上学校门前的台阶，就看到大厅里的男同学们热烈流动地将基尔伯特高高抛起，大声欢呼："金牌得主基尔伯特万岁！万岁！万岁！"

一瞬间，安妮认为自己输给了基尔伯特，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但是也就在这时候，忽然又听到一声："埃布里奖学金得主安妮万岁！万岁！"

"安妮，这下我真为你高兴。这样太好了！不是吗？"

珍妮兴奋得抱着安妮又是叫又是跳。她们一走进女生休息室，安妮就被同学们的祝贺声和欢呼声包围了。

珍妮低声对安妮说："马修和玛瑞拉该有多高兴啊！快给家里带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接下来，就是举行毕业典礼。马修和玛瑞拉都出席了毕业典礼，两人的眼光里几乎容不下其他人，都是专心注视着安妮。安妮身上穿着淡绿色裙子，脸颊微红，神采奕奕地站在讲台上朗读自己的得奖论文。台下的来宾们






则窃窃私语，纷纷讨论着安妮。马修把一切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安妮刚朗读完毕，他就开口讲了今天第一句话：“玛瑞拉，咱们能够领养到这个有成就的孩子，真是你我的幸运。”

玛瑞拉则早有所准备地回答：“我早就这么觉得了，而不是现在才这么想。”

这天晚上，安妮和马修、玛瑞拉一起回家了。重新看到村里一切熟悉的景物和邻居，安妮又是深深吸了口空气，觉得自己好幸福。黛安娜也欢快地前来迎接。

“黛安娜，回到家后，又能见到树林、果园和‘白雪皇后’，实在太棒了！最重要的是又见到了久违的你，我真的有说不出的高兴。”

“安妮，你太厉害了，能拿到奖学金，现在你不教书了吧。”

“是的，这个秋天我将进入雷德蒙德去学习了，所以我要充分利用这三个月的假期尽情地玩耍。珍妮和鲁比将来要当老师。”

“听说新布里基理事会很早就跟珍妮打招呼让她去呢，基尔伯特·布莱斯也接到通知了。为了不让父母掏钱交学费，他只有当教师挣学费，将来再靠自己的经济力量进大学。”听到这句意外的话，安妮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感，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原以为基尔伯特也会到雷德蒙德去呢，没想到他已经另有计划，眼看就要失去最优秀的竞争对手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安妮就发觉马修的脸色不对劲，等他一出门，安妮就挨到玛瑞拉身旁，悄声地问：“玛瑞拉，近来马修的身体还好吧？”

“唉！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春天时，他的心脏病还发作了几次，可是他还不肯停止工作，我也一直为他担心。幸好这段时间情况有了改观，你一回来，他就又有了精神，只要安妮在，马修总是非常快活的。”

安妮隔着桌子探出身体，用双手捧住玛瑞拉的脸颊：

“您看起来好像也有点疲倦，是不是太疲劳了？现在我回来了，家里的事就由我来负责吧。您也要多多休息，不能过度操劳。”

玛瑞拉苦笑了一下。

“这与工作无关，只是有些不太舒服。医生说也许是眼镜不合适，但已经换过好多副眼镜了，情况就是没有半点的改善。六月末，将会有一位著名

的眼科专家来看病，医生吩咐我一定要去看病。我想不去也说不过去了，因为最近看报纸、做裁缝啦，眼睛都觉得吃不消了。还有，安妮，最近你有没有听说亚比银行的事？”

“听说好像快要倒闭了，怎么了？”

“雷切尔也这么说的，马修听了很不放心，我们家里的钱一分不剩地全都存到那家银行了。”安妮只好拍拍玛瑞拉的肩，劝她不要想太多。

那一天，安妮到果园和“紫罗兰溪谷”散心，还到牧师家与阿兰太太叙旧。傍晚时分则到牧场和马修一起将牛群赶回家。一路上，年轻的安妮步履轻快，而马修则略显蹒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安妮很是担心地问：

“马修，今天又干了很多活儿吧？您今天好像很疲倦，应该休息休息了。”

“你说的也是，”马修说着打开院门把牛赶进去，“年岁大了就比较吃力了，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要是你想领养的男孩子就好了……”安妮痛苦地说，“那样至少我也能帮你干一些活儿，也能让你轻松一下。为了你，如果可能，让我变成男孩子我也心甘情愿。”

“不，不行，一群男孩子也抵不上你一个。”马修一边抚摸着安妮的手一边说道，“我说得是有道理的，获得埃布里奖学金的不是男孩子吧？是女孩子，是我们家的安妮，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啊！”两个人进到院子里，马修又冲着安妮腼腆地一笑。

夜里，安妮又静静地坐在自己房里的窗沿上，想着马修的话。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家乡这个祥和、温馨、宁静的夜晚。



第26章 死神降临【精读】

名家导读

马修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身体会有所好转吗？绿山墙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马修，马修，你到底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玛瑞拉用僵硬的声音呼唤着马修，气氛显得异常紧张。那时安妮正在庭院里，听到了玛瑞拉的尖叫声，便赶紧飞奔进屋，才踏上阶梯，就看到马修手里还拿着报纸，斜靠在房门口，脸色铁灰而且扭曲。等她赶到马修身边时，马修已倒在门槛上。

“已经咽气了！”玛瑞拉悲叹了一声，“安妮，快去叫马丁！快！快！他就在仓库里。”雇工马丁刚刚从邮局回来，他听安妮一说便立刻跑到了奥查德·斯洛普，向巴里夫妇通了信儿。碰巧林德太太有事也在那里，于是三个人闻讯急急忙忙地跑到了绿山墙，进门一看，安妮和玛瑞拉两人正拼命想方设法抢救马修呢。

林德太太轻轻地推开两人，上前摸了摸马修的脉搏，又用耳朵贴在马修的心口上听了听，然后她悲伤地抬起头，望着安妮和玛瑞拉两人焦急不安的脸，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玛瑞拉，”林德太太呜咽着说，“马修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马修不会离开我们的……”安妮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

“对不起，安妮，你过来看看马修的脸，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见过几

次这种情况，一看脸色就知道不对了。”安妮凝视着马修那张安详的脸庞，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医生诊断后说，马修肯定是受了什么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刺激，才会发生突发性的休克。幸亏这种死法没有半点痛苦。而事实上，马修就是刚才看到报纸上刊载着亚比银行破产的消息而休克致死的。

马修的死讯，很快便传遍了安维利每个角落，许多朋友和邻居都主动前来吊唁和帮忙。到了夜晚，绿山墙周围安静得出奇。马修衣冠整齐地躺在棺木里，面带笑容，就像睡着了一样。

黛安娜极想留下来陪伴伤心的安妮，可是安妮谢绝了她的好意，独自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马修房里，脑海里出现的全是关于马修的种种美好回忆。尤其是一想到前天傍晚马修那充满慈父般的笑容时，她不禁悲从中来，止不住哭了。





玛瑞拉听到悲伤的哭声，赶紧过来安慰安妮，却也情不自禁地陪她哭了起来。

两天后，棺木绕过马修亲自耕种过多年的田地和果园，算做最后一次巡礼，然后才下葬。之后安维利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绿山墙也逐渐恢复往常的生活。

有一天，安妮在马修的墓地周围种了一些玫瑰后，就绕道到牧师家，与阿兰太太聊天。临分手时，阿兰太太悄声对她说："安妮，你一旦去上学，家里就剩下玛瑞拉一个人了，她更孤单了。"

安妮难过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道声"晚安"，就慢慢走回家去了。玛瑞拉正站在家门口的石阶上，等候安妮。

"我上回跟你说过的眼科医生明天要来镇上看病。到时，留下你一个人看家可以吗？"

"您放心去看病吧，黛安娜会过来与我做伴的，我也不会再把药水加到蛋糕里去了。"

阅读理解
这段话表现玛瑞拉对安妮的关心，同时，也表现她听到安妮的回答后的惊讶。

玛瑞拉听了会心地一笑，两人便聊起过去曾发生的事情。玛瑞拉说到基尔伯特准备在村里教书的事，安妮只轻轻地"嗯"了一声。玛瑞拉听了怔怔地呆在那里。

"这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前一段时间我还在教会见过他，他长得跟他父亲年轻时简直是一个样子。当年，他父亲约翰·布莱斯跟我曾经很要好，大家都说我们是一对恋人。"

安妮听了不禁大感兴趣，赶快追问道："是真的吗？玛瑞拉，那后来为什么分开呢？"

"后来我和他吵架了，约翰来承认错误时，我没有原谅他。而实际上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了，只是一时好强，想给他一点儿厉害看看。谁知道后来他竟负气而走，一去不回头了。据说布莱斯家的人自尊心都很强，我一直觉得很内疚。后来，找了个机会我原谅了他。"

"这么说，玛瑞拉也有过一段罗曼史呀。"安妮轻轻地说道。

“是呀，没看出来吧。不过，我和约翰以前的事儿，大家都忘记了，连我自己也忘记了，只是上个礼拜偶然遇到基尔伯特，才触景生情，又想起来。”



马修因心脏病而去世了，玛瑞拉和安妮为此都感到十分伤心。在安妮离家之前，玛瑞拉真心地劝解安妮，希望她不要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失去朋友。






第27章 峰回路转

名家导读

听了玛瑞拉的劝解之后，安妮的心意有所回转吗？她和基尔伯特会和好吗？

第二天，玛瑞拉很早就进城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到家。看到玛瑞拉无精打采的样子，安妮感到一阵寒意，她从来没见过玛瑞拉这样有气无力的样子。

结果是那么叫人失望。医生说，如果不马上停止阅读和裁缝的话，玛瑞拉的眼睛不久将会失明。吃过午饭后，安妮搀扶着玛瑞拉回房休息了。然后，安妮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晚霞。此刻，除了晚霞，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情到底有多沉重。

过了两三天的时间，从卡摩迪来了一位房地产经纪商，他是来看房子的。安妮这个时候才知道玛瑞拉居然想把房子卖出去。

“玛瑞拉，请您不要卖掉这房子。”安妮劝着玛瑞拉。

“我本来也不想卖的，可是一旦你去上大学了，我的眼睛又不中用，实在难以管理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且光我一个老太婆住这么大的房子，也太冷清了。”

“请您别担心，还有我呢，您不会感到孤单寂寞的。我已经决定放弃奖学金，不去上大学了，我也要留下来教书。您像母亲那样照顾我这么多年，我哪能扔下您不管呢？家里的田地可以租给巴里先生，这样，我们还可以生

活在绿山墙，快乐地过日子。”

玛瑞拉简直不敢相信，说：“安妮，你千万别这么做，万万不能为了我而牺牲自己光明的前途。”

“这怎么能算牺牲呢？再说，我还可以读书自修来充实自己。总之，我要坚守住这个家和您做伴。而且我也有很多很多的计划，不过，我首先要做个好老师。

“从学院毕业以后，我原以为自己的将来是条康庄大道，可如今面临新的转折点，虽然我还不清楚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坚信只要还有勇气，就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

玛瑞拉内心按捺不住地高兴，这对她来说，生活中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

安妮决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自愿留在家乡任教的事很快就在安维利传开了，人们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人们丝毫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安妮这样决定是做了件蠢事。唯有阿兰太太理解安妮的决定。向阿兰太太表明了决心，并受到阿兰太太赞扬的安妮，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一天上午，林德太太来到家里来告诉安妮一个消息：基尔伯特一听到安妮决定留下来教书后，便主动放弃了在本村任教的工作，要求调离到较远的白沙镇去工作。这明显是帮了安妮一个大忙，给她留下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家乡任教。

“我不能让基尔伯特为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现在怎么说都晚了，基尔伯特已经和白沙镇的理事会签合同了，你提出辞呈也没有意义了，安妮，你肯定会留下来的。另外，从今往后，帕伊家也不会有孩子在学校上学了，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因为乔治是帕伊家最小的孩子了。唉！这二十年来，安维利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帕伊家的孩子在学校。似乎帕伊家这帮兄弟的使命就是让这所学校的教师不得安宁似的。咦，巴里先生家那边直闪光，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妮笑了。

“是黛安娜在发信号让我去一趟。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发出这种信号互相联系。我先去一下，看看她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儿。失陪了。”

安妮说完，便沿着长满三叶草的斜坡，像山羊一般跳跃着跑了下去，不



一会儿就消失在“幽灵森林”的枫树丛中了。林德太太眯着眼睛，一直盯着安妮的背影。

“这姑娘，还是那么孩子气。”

“不过，她身上的女人味也很多了。”玛瑞拉此时又恢复了以前说话时的流畅劲儿。

当天晚上，林德太太和她的丈夫托马斯闲聊时感叹道：“现如今玛瑞拉最大的变化就是说话又像从前那么流畅了，人也变得圆滑起来了。”

第二天黄昏，安妮想到马修的墓地去，替玫瑰浇浇水。刚走到半山腰，就看见一个高个儿的年轻人轻松地吹着口哨迎面过来，此人正是基尔伯特。他一看到安妮，立即停止了吹口哨，而且彬彬有礼地脱下帽子，打过招呼，

便想走过去。安妮这回却红着脸，伸出手对基尔伯特说："十分感谢你把学校的机会转让给我，谢谢你为我所做出的牺牲，也非常高兴能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谢意。"

基尔伯特立刻握住了安妮的手。

"这没什么，我很荣幸能帮得上你的忙。也不知道你能否原谅我小时候的冒失，让我们重新做朋友好吗？"

安妮笑了笑，缩回手："其实，上次在池塘边，我早就原谅你了。只不过自己太固执，不肯说出来罢了。坦白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就觉得十分后悔。"

基尔伯特听了，兴奋得又紧紧握住安妮的手。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其实我们早就注定要成为好朋友的。以后，我们要互相帮助，相互勉励，让咱们的人生更充实、更有意义。来，我送你回家。"

安妮刚一回到家，玛瑞拉便盯着安妮的脸问道："和你一起走到门口的是谁呀，安妮？"

"基尔伯特·布莱斯。"安妮没想到说完这句话，自己的脸竟红了，"我是在巴里家的山丘那儿碰见他的。"

"你们站在门口聊了三十多分钟，原来你已经和基尔伯特和好了？"玛瑞拉说着，脸上又浮现出了嘲讽似的微笑。

"以前我们一直是竞争对手，不过，他说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忘记过去，面向未来，成为朋友。玛瑞拉，我们真的聊了三十多分钟吗？我怎么觉得只有两三分钟呢。也好，这就当做是我和他五年间没有说话的补偿吧。"

当天晚上，安妮深切地体会到幸福的滋味。自从她决定放弃读大学以来，她逐渐地放弃了对未来的种种憧憬，不过现在她又开始燃起希望的理想，也许在家乡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也能开出幸福灿烂的花朵。

随后的日子里，工作的成功喜悦以及朋友间诚挚的友谊，使得安妮原来惆怅的心又好了起来，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她那丰富的想象力和绮丽多彩的幻想。安妮坚信漫漫的人生旅程中，随时都可能会出现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她不禁轻叹："有上帝在保佑，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是美好的。"

出 版 人：铁　山
责任编辑：白　鹭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Q · 1925790460 · 1273158535

美绘青少版

LV SHAN QIANG DE AN NI

绿山墙的安妮

本套美绘版系列图书旨在培养青少年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储备，拓展青少年的阅读面，知识面，从而提升青少年的整体综合素质，使身心得以健康的成长，潜能得以充分地发掘。图书配有精美手绘插图，使阅读不在乏味，给孩子带来阅读的愉悦，并从中体味到生命的快乐和意义。以渊博的知识去适应和面对未来社会的需要和挑战。



上架建议：青少年·阅读



ISBN 978-7-5521-0079-2

9 787552 100792 >

定价：29.00元